
現代文學叢刊

好人家

李劼人著

中華書局印行

# 好人家

李劼人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好人家

李劼人

据中华书局一九四七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辑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噜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捡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家一篇写于民国十三年十月，居了第一，谢杨青君遂建议，不如就取名为好人家，倒还平定通达。是的，这名字确乎止于平正通达。因此，想及刘大杰君一番话。那是民国二十五年暑假后，刘君由上海回到四川大学来时，承他代我向新月书店李小峰老板手中索取到一部中篇翻译小说霸都亚纳的版税一百元。他转述李老板之言：霸都亚纳实是卖不得，故六年半间的版税，只有这一点！（此书系民国十六年由舒新城君介绍到新月出版，民国十八年暑期中本人到上海时，舒新城君代为索到版税五十元。计九年之中，前后共仅收版税一百五十元，而到底印行了多少，则不知也。）刘君因概乎而言曰：「霸都亚纳之销不得，大约不是书的内容不好，而是书名太不响亮！」照刘君之意，如其将书名改一改，或为菲洲甚么录什么传，则版税之收入定不止此。嗟乎！版税之多寡，系乎书之销得销不得，而书之销得销不得，则专系乎书名之响亮不响亮，此岂天下之至理乎哉！若夫书名之响亮，光以林译者为例，其菲洲烟水悉城录，鬼山狼侠传，二千年艳尸记，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乃至香钩情眼，以言响亮，似乎不能再响亮了，以言雅致，亦不能再雅致矣，然而流布之广，行世之久，能如块肉馀生述乎？能如旅行述民异乎？能如茶花女遗事乎？故我觉得光在书名上用工夫，或力求新奇，或求雅致，或力求响亮，好像都不是顶好的办法。我于此集子，宁采平正通达之好人家为名，而绝不打算题为般尼西林集，彼一时集，或断红残绿集者此也。若其此集子印了出来，真个销不得，一如以往所译作的各书，我还是不愿将此责任归诸书名，只好自家正告自家曰「戒之哉，宜勉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李劼人于菱窠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书目

一、鲁　迅：《呐喊》
二、扬振声：《玉君》
三、李劼人：《好人家》
四、郭沫若：《塔》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七、叶绍钧：《线下》
八、郁达夫：《寒灰集》
九、茅　盾：《春蚕》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十二、老舍：《月牙集》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目录

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小说家、翻译家，实业家。

李劼人1912年开始写作，1919年底赴法国留学，回国后，1925年9月集资创办嘉乐纸厂，任董事长，并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任教。业余时间写作翻译，先是短篇，后致力于长篇创作。1935年5月写《死水微澜》，次年写《暴风雨前》，1937年夏完成《大波》上、中、下三册。这三部长篇小说既独立又联系，以四川为背景，系列地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变革，具有浓郁的时代氛围与地方色彩，被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史」。李劼人拥有广博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的知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故而他的作品厚重生动，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气派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

《好人家》是李劼人短篇小说的结集，其中，《编辑室的风波》曾选入茅盾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内。然通观《好人家》所收短篇似以《湖中旧画》最好。它是那样的随意、挥洒，颇有风土散文的风致。

# 周序

时代，尤其是积变的时代，一经过去了必定要留下许多渣滓。这些渣滓，有的漂浮在社会的上层，一眼便可以看出；有的淀坠到社会的下层，如果不细心经意的去发现，便永远不会为人所察觉；有的还会随着时代的巨浪漂流下来，固执的存在着而披上一层美好的外衣。尤其在不为时代主流所冲刷的都市里面，它更像旁岸的洄旋微涡，更足使这等漂浮或沉默的渣滓暂时在那里宁静的聚集停留着。这一些时代的留痕，无论在人生的鉴赏或慨然有澄清之志的人，都可说是绝好的资料。在那上面，如果单是鉴赏的话，可以使人换替的感觉到清新、沉郁、妩媚、丑怪，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总可令人感觉有一种美；尤其是赏鉴者如果因而偶然引起了自我分析的雅意时，会哑然失笑或忍俊不禁。没有那个逃得脱时代的点染，只是有是否老漂停在洄旋微涡上之分。即使是悠闲的旁观者在客观的观照之下，也会有若干的警省；至于志存澄清的人如果不只是为现实所束缚，而欲知其纠结的底里，也可在这忠实的时代留痕的记录中，发现若干珍贵的线索！

时代的记录，贵在存真，而人仍却每每着意的乱真。历史官书是大规模的谀墓式的杰作，在那里面，只令人看见着意粉饰的人生，而无形中倒果为因又增加了人生粉饰的艺术。

真的，我们试在这在一较高的水准之下去检寻作品，可令人满意的实在不多。本书（好人家小说集）著者这十篇小说，却令我们能在读过以后，发生各种的反响。既然使我们对于大部分已被时代冲刷过去，而小部分还抵死的固执的停留着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活姿态，得一清晰逼近的难得的印象，又使我们对于杂陈于眼前的现实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更能了解其来源与脉络。而且，在这个时代的急遽缩演的伟大程途中，更供给我们以不少宝贵的启示。是的，「若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但谁又肯殷勤而热忱的去勤求其情而揭发其隐呢？这决不是作者闲情偶寄的消遣人生，亦决非只冀自我的表现，这是诚挚忠恳的最实际的人生介绍文。

至于作者的作风技术的明快、勇敢、精劲、周密，则是读者所容易感到的，我在这里只须再将本书各篇的时代关系略为介绍一下。这十篇所写的是包括五十年间的鄱阳湖上与成都城内的一些点滴故事，直到抗战前一年为止。而写作时代则系自民国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都是已经在各杂志上发表过的。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在作者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及大波等各书以前，而事实上只系其短篇作品的一部分。其中除湖中旧画外，都是写在封建势力摇撼之下，追逐低级享受的人们的一些突起倏灭的小故事。透过这些故事，也可使读者隐然感到更有广大的群众曾经是如何的在运用传统的明哲保身的方法，阒静的渡过这些时代的波澜。可是，无疑的，这些深刻的印痕并未尝被拭去，相反的，还清晰的保留在若干人的下意识中！这一切，在读者细心的读了过后，一经检证，或者都具同感。

周大玄　三三、一一、二五

# 自序

我并不要自抬身价的故意谦逊说，这本短篇小说集，都是前若干年未成熟的作品，自己现在好像很进步了，本不愿再拿这些幼稚东西来污读者之目，来糟踏读者宝贵时间，而是托不过朋友的劝导（这里自然要借朋友的口气说出一篇大道理来的），因才『祸枣灾梨』，藉以请教于高明云尔。不，我并不要这样说！我要说的是当我每回提笔写作这些东西时，并不曾苟且，而确乎用过力来。用了力而写作得不好，而只能写成这些样的东西，那是我的天分，我艺术的修养，止于此境，再谦逊也无济于事，也未见得便能增加读者的好感。

我还要说，自从民国元年以来，我所写作的短篇小说以及短篇而不大像小说的，本不止此集中所收的十篇；此十篇也绝不是『拔其尤』，而其馀的便更为不堪。在我想来，其馀的若干篇中，或许还有较可者。不过到现在，因为出门几次，搬家几次，历来所积存的报纸杂志，以及若干有用的书籍，大都化为乌有；而自己所写作的，只有若干题目尚遗存在自家的脑里，和几位老友的口中。例如民国元年在成都晨钟报登过的园游会，周太玄君尚记得，民国四年在成都娱闲录登过的三篇儿时影，宋师度君还说得出个梗概，民国五年至六年在成都群报登过的二十几篇盗志，则已故的曾孝谷君和近来尚常过往的李培甫君都曾

时时道及，兼代为惋惜过不曾将其集成一个册子。又例如自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所写作的一些，已故的叶菲洛君便提过一篇，说他之认识我，是因为那篇棒的故事。总之一句话，上来所举的几例，绝非有意自炫。三十几年内只写作了不上六十篇的短篇东西，不算是多产作家，而提名的几位老朋友，并非当代纱帽名公，自然也无『互相标榜众口喧天』之嫌。我的意思，只在说明此集内所收的十篇，不过在民国三十三年暑期中，儿女辈偶然从残存的书报杂志中翻捡出来，我也就不嫌『家有敝帚享以千金』的偶然将它们集拢；自家看了一遍，感得了兴趣，又偶然发了几天奋，把好人家、大防、「只有这一条路」三篇修改了一番，并立了意要将它们印成一个集子，如斯而已，实实说不出甚么道理。

再说，我在民国二十四年暑期，将头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写成时，自已累极了，分判不出好歹，便请周太玄君代看一遍，斟酌下，可不可以卖钱吃饭。承他的好意鼓励，我才敢于卖与中华书局。但他许我作一篇序，却未曾交卷。这次，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我立意要将其印行之后，才又请周君先看的。劳烦他在百忙之中，公然为我作了篇小序，还无中生有，公然说出了那么一篇大道理；这也像是民国二十六年郭沫若君之批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篇一样；因为都是中学同学，又不曾伤过感情，又都到了中年，都有了一点世故，提起笔来，谁肯红口白牙的得罪人？自然乐得多说几句恭维的话。不过迹近标榜，受之有愧，无法摒拒，只好一总在此称谢了，称谢了！

兹再说一说此集子名字之拟定。按照一般办法，我打算提出对门来作集名的。周太玄君认为市民的自卫似乎较好。后来因为编辑这十篇，是依着原稿写作的先后而排列，好人

家一篇写于民国十三年十月，居了第一，谢杨青君遂建议，不如就取名为好人家，倒还平定通达。是的，这名字确平止于平正通达。因此，想及刘大杰君一番话。那是民国二十五年暑假后，刘君由上海回到四川大学来时，承他代我向新月书店李小峰老板手中索取到一部中篇翻译小说霸都亚纳的版税一百元。他转述李老板之言：霸都亚纳实是卖不得，故六年半间的版税，只有这一点！（此书系民国十六年由舒新城君介绍到新月出版，民国十八年暑期中本人到上海时，舒新城君代为索到版税五十元。计九年之中，前后共仅收版税一百五十元，而到底印行了多少，则不知也。）刘君因概乎而言曰：「霸都亚纳之销不得，大约不是书的内容不好，而是书名太不响亮！」照刘君之意，如其将书名改一改，或为菲洲甚么录什么传，则版税之收入定不止此。嗟乎！版税之多寡，系乎书之销得销不得，而书之销得销不得，则专系乎书名之响亮不响亮，此岂天下之至理乎哉！若夫书名之响亮，光以林译者为例，其菲洲烟水悉城录，鬼山狼侠传，三千年艳尸记，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乃至香钩情眼，以言响亮，似乎不能再响亮了，以言雅致，亦不能再雅致矣，然而流布之广，行世之久，能如块肉馀生述乎？能如旅行述民异乎？能如茶花女遗事乎？故我觉得光在书名上用工夫，或力求新奇，或求雅致，或力求响亮，好像都不是顶好的办法。我于此集子，宁采平正通达之好人家为名，而绝不打算题为般尼西林集，彼一时集，或断红残绿集者此也。若其此集子印了出来，真个销不得，一如以往所译作的各书，我还是不愿将此责任归诸书名，只好自家正告自家曰「戒之哉，宜勉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李劼人于菱窠

# 好人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与人一谈起这个好人家，总是颇感兴会。朋友们往往聚在一处，红葡萄酒摆在跟前，黄淡芭菰挂在嘴上，悠哉游哉，大家都不要再用脑经，而叫我随便说一件故乡的故事，以为消遣之具时，自然而然，及时被我想起的，必是这好人家。不过有时才一开口「我们那里有个好人家……」，朋友们就哄的大笑「又来了，你的那个好人家！……也好，再讲一回，可是不许太过火！」

「太过火？」他们以为我过于『艺增』了罢？甚至有些时，不等我讲完，就有人插口：「算好了罢，世界上哪有这样人家？」

啊！没有吗？他们要不是蔑视现实的理想者，便是遗忘了故国情形。他们不晓得在我们四川，像这样人家，正是社会的柱石。要没有它们，就没有这多年的内乱，而一般社会也不致永远停顿在十八世纪，而大多数的民众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其利害，顶少数的聪明才智进步有为之士，亦何致横尸原野，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虫称快哩！

这个好人家，是我家的老亲。他们的姓氏名号，我当然晓得；但是月前回到成都，尚无缘无故多谢过他一顿空前未有的便饭，我们的亲谊如此其笃，似乎不便把真名实姓给他

们表彰出来。我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且把百家姓上第一个字借与他们，那位当父亲的，排行老么，便名之为赵么粮户，以次该提名的，斟酌提几个名字。

赵么粮户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初入川的祖宗，就是居在成都府新都县，于今二百多年了，自然算是新都县人。但他们还是和其他的嘉应州移民一样，不但大门以内，说的是「不忘本」的客家话，即在老同乡跟前，也不能随便谈四川方言；而一切习俗礼节，据说犹然从广东传来，并没有更改过。

赵么粮户有好几个哥哥，虽然都分了家，都各有若干亩的腴田肥地，都各有好些商店同住宅，却因为赵么粮户是后妈的亲生子，照例是父母的宠儿，大家产诚然公平分派了，而父母名下的养膳田和两所典质店，则于父母死后，无条件的通归了他。

为了这笔额外的收入，才惹起了弟兄间的不平。老大哥早死了，老二哥便代表众人，出头说话。訾议老么没道理，父母的遗产，应该拿出来三七二十一的公平分配，为什么一声不响，就吞没了。老二哥的话一说出，立刻就得了众心，在守孝期间，已经请凭亲戚族里理落过几次，因为两方面都有十分道理：老二哥凭的习俗，老么则凭的遗命。亲戚族里间的老人们——行辈老的老人们，又都是难得出过里关，没有功名，无权无勇，而又富有作人经验的老人们，既难于褊袒某一方，也断不出一个公道来。一直到终制下葬，三天的复山大礼，那一天，化灵之后，供饭才吃到中途，他们又乌烟瘴气大闹起来。老四哥脾气燥些，越说越起火，先是拍桌打掌，末了，双手一举，一张大八仙桌子，连同满桌的碗盏，哗刺刺直翻下了阶檐。老大哥的第三个儿子没有念过书，更跳有八尺高，骂他么叔是杂种。他

么叔气白了脸说：「反了！反了！」也不管人单势孤，要扑过去抓打小老三，恰被倒在地上的大板凳磕伤了孤拐，便蹲下去大喊：「打死人！」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这场喜剧中，我也是看客之一。不过才五岁多，并不懂得什么为人的道理，只晓得跟着大人们坐席吃甜烧白。他们唱文戏时，我只顾吃，同我比赛的，是比我年纪大两岁的大老表。到演武戏时，我们便一溜。

后来，当然打了官司。起初是你一状我一状，砌词栽诬，恨不得把知县大老爷耸动到只听自己一面的话，将对方枷号市众之后，再丢卡房。但是像这样打家产的案子，知县大爷比什么人还明白，也是全衙门审办差人顶喜欢的。待到两方的钱用得差不多时，才批候送案，才挂牌待审，审的那天，从早候到二更，到末了，不过一齐跪在石板地上，被一阵听不清楚的官腔，亡八羔子的骂一顿，堂谕下来，再凭亲戚族里理处。理处不行，又当然你一状我一状打将起来。两方面都有钱，都不肯输一口气，都想把对手打服。本地讼师各自包在家里还不算，连外州府县略有声名的讼师，也你徵我聘的请了些去，一如守孝那几年之聘请地师一样。

记得我十岁上，又不知因为何故，跟着大人到他府上去作了几天客。亲眼看见他三个别院，住满了一些斯文人，个个是鸠形鹄面的，头发不剃，辫子不梳，成日靸着两只双梁鞋，躺在床上烧鸦片烟。五老表告诉我说：「都是些顶有名，顶会做状子的老师伙。……你到二伯伯那里去看，那里的老师还多些哩！」我们要走到前两夜，听见同去的一位老太太，坐在烟榻边，旋啃甘蔗，旋劝他同二房和了罢：「这样的家务官司，有啥子打头？分多分少，

肉烂了总在锅里。……你们不是打了几年了？官也见过两个了？总打不出一个输赢……花了那们多的钱，只落得跪堂见官，何苦哩！……」

赵么粮户把烟签一掷道：「表婶，你老人家不晓得吗？钱，我不在乎，只是输不下这口气……！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啦！」

一直到光绪末年，我从外省搬运父亲的灵柩回四川成都，在青羊场祖茔上补行祭奠的那天，忽有一位宽袍大褂，觉得面熟的人，到棺材前来磕头上香。我自一身孝服，爬在地上回礼。那人行礼毕，忽蹲到我身边来夸奖我道：「老表侄，看不出你才十五岁的人，倒干了这桩大事！……山遥水远的几千里，当真亏了你！……唉！要是我的精儿灵儿也有这能耐时……」

精儿灵儿？……啊！我恍然了，这就是赵么粮户。他怎么会在成都？也公然老了？更想不到他抽了手不再打官司！——因为始终打不出一个名堂，大家的钱花得不少，也渐渐心满意足，厌烦起来。老二哥又死了，老四哥中了风，几经亲戚族里的劝告，双方答应和解，才把一伙烟饭两开，供奉在家的老师们开销了。赵么粮户毕竟有志气，不甘心与那几房伤了感情的骨肉住在一个城里，这才把老房子锁上，全家迁到成都，另自买了一所大门道住下（在清朝，城内住宅的名称，是有阶级的，不可乱称呼。官宦人家住的，称公馆，有大有小；没有功名的寻常百姓住宅，称门道，亦有大有小）。

后来，我更晓得他的两个儿子，即是叫做精儿灵儿，即是我应该呼之为三老表五老表的都在一个洋人开办的私塾里念英文，——开通得太骇人了！

还不止此哩，我又晓得他的么娘子（那时还不能随便称太太哩！）死了好几年了。守鳏时，曾和一个三十多岁，颇为风骚的寡妇，——是他佃客的嫂嫂——偷偷摸摸的勾搭上了。他一心安排要讨来做姨娘，带管家务。却给两个儿子把那位出了嫁又出了名的泼辣姐姐接回来，和老头子短兵相接，大闹了几场。老头子强不过，只好投降，把那业已接进门的风骚寡妇送回去。然而大姐尚恐老头子不安分，不待商量，立逼着将精儿媳妇的一个十七岁的肥头大耳又粗又蠢的丫头，打扮出来，给众人磕了头，叫老头子拿去收房。说是暂时作为身边人，好服侍他，好给他烧烟理床，待将来有了功劳，——意思就是说待生了子女，再改名称。所以收了房后，一家人还是春梅来，春梅去的呼唤。这事过去不久，赵么粮户就移了家。

他虽是在米囤中喂养大，而自少就吃了一副大鸦片烟瘾，但是到了中年，本能上有了需要，既尝味过了那风骚寡妇，所以春梅实在代替不了，而成都不比新都，对于性的安慰，不但有的是半开门私窝子之类，而且茶坊酒店间，还有的是相公要子。（要系古字，音姬，以男作女也。即外省所谓兔崽子，而成都人恰用了这个有考据的字。）恰好他又得了一位一切在行的好友，陪着他东边走走，西边走走，如意倒如意了，只是有一天，正在小金花的床上『短笛无腔信口吹』时，悄悄的突然抢进几个人来，满脸狞笑道：「赵么粮户的鸦片烟抽得安逸吗？……今天可也拿住了你！」原来是几个专门查拿烟赌的警察总局的便衣密查。

他这回的亏，吃得真不小！第一，登时就被抓到警察总局的察验处关了七天。这七天里，茶饭虽可由家里送去，但每天的十颗烟泡，却得在负看管之责的太爷手里去买，连别

的使费，一总算起来，差不多米粒大一颗烟泡，至少也值十大块龙洋。他后来向人说：「好像在吃自己的肉！」其次，就是被总办周大人提去亲审。他本是安分良民，虽曾打过官司，跪过堂，但是你们晓得的，家产案子，无论如何不会挨打受刑，而知县又那能及周大人的风厉刻薄？又一时传说，周大人顶恨的是瘾民，对粮户们更其挖苦，只要一句话回得不好，他有本事打了你，还要把头发给你剃去，只留下脑门上一塔做记号，赐以嘉名曰鞋底板，收你在工厂里去做苦工。据赵么粮户自己说，那天还好，提审的不止他一人，而且排在后头一点，仅仅挨了一顿臭骂，但是放了回来，已不啻剥了一层皮。亏吃得太大，一连滋补了三个月，才把怔忡病养好了。鸦片烟哩，并没有戒，只是着小金花惹给的一身恶疮，倒大发特发起来。

他曾经读过圣贤之书，自称儒门弟子，所以不相信西医。说那是邪道，说只要吃过洋人的药，就会迷失本性，看见祖宗牌子便要砍了当柴烧。他引证说，从前有位乡邻，尚是赴过小考，调过堂号的童生，就因为害什么病，吃过教堂里洋人给的半瓶药水，病固然好了，但立刻就奉了教，投了洋人，把祖宗牌子砍掉，当了他那一姓门中的罪人。所以他才『抱定宗旨』，始终拒绝找西医，而找了好几个有名望的中医，连唱小丑而兼医生的蒋八娃也找过；虽然牺牲了一条腿，弄成一个跛子，到底作了赵姓门中的孝子贤孙！——但是，却又把两个儿子送到洋人私塾念英文，足见他并非感情而是很理智的！

到了辛亥年——即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年，按规矩说，应是清宣统三年，时髦点，则应写为一千九百一〇年。——成都的保路同志会闹得天乌地暗的时候，大隐的赵么粮户公

然受了影响，留心到时事；偶而也买一两张西顾报启智画报商务日报来看看，偶而也发表一些政论。不过他的见解，总与人不同。人人骂的卖国贼是盛宣怀是李稷勋，而他则偏以为是周浩然，——那时已升官做到三司的地位——人人说盛李等人卖的路是川汉铁路，而他则咬定说，殆不止此，「光是条把铁路，有啥要紧？不见得人人都走铁路！可恶的就是除铁路外，连四川全省的大路小路，全都卖给了洋人。洋人出了钱，他就可以三里五里设座卡子，你要走路吗？抽你的釐金……！并且这主意全是那个留过洋的周浩然打的。如其不是他，为啥子盛宣怀只晓得卖四川的路，不卖别省的路呢？……照我的主意，并用不着这样的争法，只须把那姓周的拉来砍了，便啥事都归一了！」不过他的高见只能在他府上大门以内发表，所以尚无碍于国家大事。

军政府成立，赵而丰的脑袋搬了家，中间还发生了一次也是成都最后一次建城以来所未有过的兵变。赵么粮户的大门，几乎关不牢。惊惧之馀，到底把辫子剪了，力表同情于军政府；这因为军政府到底还餍人望，公然定了周浩然的罪名，虽没有『明正典刑』，却将其骇跑了。但是袍皮闹（即袍哥）横行起来，世道毕竟不同了，赵么粮户终得要想办法。

我记得在民元之初，当道的人一时为权宜计，不得不借重同志会以制巡防兵，不惜把自己搅在浑水里，于是袍哥因得揭去秘密集社的黑幕，而充分的光明化起来（俗话叫作闹过了火）！城内各街为了要维持秩序，公然把一伙向不止于人口的坐堂大爷搬出来，成立一些公口，——只管是一间小铺面或破神庙，当中也不过演戏似的放一张白木方案，系一条红桌围；两旁武器架上，仍按十余年前卡子房的办法，插上些生了锈的关刀矛子羊角叉；以

及两面『公口重地禁止喧哗』的虎头牌。可是一条乃至三四条街的居民的一切自由和治安却都系于这里！——袍哥气势炙手可热的时候，一天，我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走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忽见迎面又吆吆喝喝走来一大伙人。还不是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不是那样的打扮：青纱头巾，鬓边斜插一朵纸花，密排扣子的各色绸紧身，拴一条四寸来宽的腰带，一大把须子拖在裤裆下面，脚下则大半是漂白琢袜之外，套一双有五色绒球的麻耳草鞋？还不是各人腰带上都挂一把杀猪刀，有的肩头上则扛一杆四瓣火的后膛枪？还不是另有一个稍长大汉，挟着一只大的皮护书，露出一大叠梅红名片纸的头子，满头是汗的在队伍前头飞跑？还不是每到一处公口，便飞出一张片子，一面大喊着：「某公口的某山某水某堂某龙头大爷栽培的某街某大爷拜会了？」这是一天要看多少回的把戏，并不足奇！不过这一回，我要特别提说的，乃是仪仗队之后，那顶扎有红彩的蓝呢大轿内，巍然坐着的，正是舍亲赵么粮户！妙妙！

我不待问询，就直觉的料到赵么粮户着栽培后，名倒出了，然而定有许多文章在后头哩。可不是吗？他诚然风光了三天，拜了三天公口，——也不过只南门一只角，但因为他是一步登天的白棚大爷，何况又是粮户，照规矩，他就得『叫化子穿草席——满围！』所以从被栽培的前几天起，这一个公口上的几十个弟兄伙——就是排仪仗的那些——便全在他府上打搅起来。饭哩，自然不光是饭，须得有鸡有肉，而且还要喝酒。恩拜兄很仁义，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他。单是便饭，就不寻常，虽然他哥子很通方，总是说：「不必过于费事，我既然时常来。」但是据本堂管事说，则不能菲薄。恩拜兄是大瘾，自然应该供应。就是管

事以及么满十排的弟兄伙，又何尝不一天不要烧几十口呢？鸦片烟之外，无所事事，得推推牌九，打打纸牌。赌博了，自然有输家，输家不得不借钱，开口十元，并不大，你不好只借八元；不过人人借，天天借。人聚多了，自然有口角，有时当真打起架了，家俱陈设，自然得被损坏一些，譬如条几上的雍正磁博古花瓶，好几只都变了出气的东西。一言蔽之，赵么粮户的府上，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其热闹得无秩序，也和前后两个军政府一样！幸而袍哥极讲义气，只管穿堂入室，没有人我界限，但对于春梅和两个年轻媳妇，尚能维持礼教，不敢随随便便的动手动脚。

这情形一直演到军事巡警总监陆军中将杨维的力量充实了，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办公口！再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奇装异服，佩刀戴花！并因严禁庇护烟赌，不惜把栽培自己的两位龙头大爷——一个开烟馆，一个摆赌场的，立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后，赵么粮户的府上，才恢复了原状。恩拜兄们才各自收刀检卦，躲回去咬自家的豆芽，不再打搅他了！

赵么粮户之和中华民国不对，与夫厌恶一切世事，依然藏声闭气，回复他城市大隐生活者，我敢说，全是为了这一回事。

赵么粮户之表示他大隐态度的第一步，便是令灵儿废读。

精儿哩，早就废了读的。因为他有绝顶的聪明，能够写『启者无别』的来往信，而不旋翻新出版的写信不求人；能够拿起算盘滴滴达达打归除，据说比甚么钱铺里的先生都强；能够检便宜，能够说下流话；只不宜学英文，读了几年洋人私塾，赞美歌唱得出口，而英语初阶的第三册，却死也记不熟；好在并不用它，是忘干净了好些。精儿能干，所以他父

亲才说：「光是念书可惜了！又不希罕你去考洋状元：回来给我管管家，我老了，（其实还不到五十岁，不过面貌和身体确乎已到了暮年，大概平生操心太过了罢！）该交跟你们，待我好好的享几年清福算了」。精儿管了家务之后，犹如蛟龙得水。成绩太多了，数不清，只略举几大端：第一年把各处佃户的债欠就清了一个头绪；并将新都县城的老屋整个出租给福音堂；第二年田屋收入增多了二千七百馀两纹银；其次，便商之于父亲，说近年来预征借垫的次数太多，差不多一年上到十多年的粮税，即使佃户永不债欠，也只能划到四厘利息，太微了！买房子哩，倒稳当，利息却不大，顶多划到八厘，而现在城里的滩派也重，比方今年就是四回，名堂多得很，大概都是拿房屋来做标准的。做生意的利息确可以，比方公泰只做了一批钟表生意，就赚了十多万，但是不内行，没有得力的脚爪，也不行。想来，还是拿钱下乡去放月息，月月收，月月转，只要利心不重，五分息是保得定的，只要手面宽点，不怕收不回老本。……光是这种打算，赵么粮户已经只好点头，而不能不向人力夸他精儿了得！何况他尤能打官司，告佃户，告债务者，县里司法是认熟了，公安局长更不用说；而且还交上了团总，交上了驻军。这更合了他父亲『不输气』的口味，时时鼓励他说：「面子上的钱该使的。不过总得时时想到使出去一文，至少得拿二文回来。如其到处伸得起腰杆，不受瘟气，这就值上四文了！我是不打小九九算盘的，一年拼个万把两银子花罢，不在乎，只要争得回气来」！

因为精儿能者多劳，在外面跑的时候多，家里的小事管不了，遂时时骂他兄弟：「读他妈的啥子鬼书！借了躲懒罢咧！……」赵么粮户因才叫灵儿也用不着再读了，「从前读书为

的求功名。目下哩，只好说为的找饭吃。我家不是少饭吃的，书读多了，不但无益，说不准还会惹些怪事。回来帮帮你哥哥，外事帮不了，管管家里的小事，也是好的！」这于灵儿倒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一切不如他哥，乃至念英文也不例外。

赵么粮户移住成都有年。以前虽没有甚么朋友交往，但常尚到亲戚家中走走。自然按照老规矩，无故是不宴客的，可是拉到茶铺喝碗香茶，茶钱总是他开。及至吃了周大人的大亏后，胆子小了，意态也萧索了，不但茶坊酒店绝了迹，就是常来往的亲戚，也疏到只是拜年拜节，贺生贺寿，出头应酬一下。又自大隐以来，就这些应酬，也交代给与儿子去露面。渐渐的，精儿事情太忙，亲戚们的家事又多半和他们的走到反比例的途上，这使精儿听了也头疼，自然而然就『避之一刻大吉』。灵儿简直是上不得台盘的，只管业已当了两个儿子的父亲，但是走到人前，老是面红筋涨，连一句好也不能清清楚楚的说出口。因此，他几年来的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好像遮上了一片幕。经我多方打听，才弄明白了只是这么样：清晨，不依季节，不论钟点，除了老头子和春梅外，一家大小完全依照乡居的良好习惯，同乌鸦一齐起床。起床后，并不忙着梳头洗脸，扫地撢灰，而第一忙的便是弄早饭。女的全下厨房，男的则上街买菜，和打扮几个小孩子。菜饭上了桌，大嫂便一把毛竹筷子哗一声撒在桌面上，这等于打乌——吼！于是大人小孩一窝蜂抢去，抓住菜饭就向嘴里掏。前几分钟，只听得见饭筷嘴巴响，过此，必有两个小孩为了争菜而相打，而相骂，而号啕大哭；四个大人——有时是三个，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责难，而口角。这一来，春梅醒了，蓬头垢面，呵欠连天的跑出，发气。饭后，精儿上街，两个媳妇同着老妈洗衣服，

做活路。春梅则专门服伺老头子。灵儿则带着孩子们，呆坐在堂屋里古式椅子上养气，有时寂寞不过，也知道张开口长打一个呵欠。

他府上最多的是鸦片烟。赵么粮户是老瘾，三十多年的老瘾；春梅由于服伺老头子，昼夜烧烟，也吃了一副大瘾；有时精儿劳累了一整天回来，疲乏不堪，老头子说鸦片烟是提神的仙丹，也奉父命抽几口。虽说前后足有八年光景，吃鸦片烟是犯禁的，大而可以杀头，赵么粮户也曾吃过亏来。可是他能神而明之的知道得很清楚：「鸦片烟禁不了！」他并不害怕禁，「只要我的大门关得紧，不同人家来往，不惹事生非，让他们在门外去禁罢！」他害怕的只是把生烟吃完了，不好买。但他心计很深，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拨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烟，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人。（但是只限定一代一枝烟枪）。其次，他府上多的是尘埃，无论那件家俱上，挨一把，五个指头全会黑，据说并不因为懒，而是由于迷信「打扫干净了，不主财」。再次，多的是鸡粪，多到不能下脚，多到堂屋古式椅子上也是一堆一堆的。银子也多，可是不像尘埃鸡粪，不大看得见。田自然多，然而不能摆在家里。至于书籍，不客气的说，确乎太不多了，把省寓所收存的全积起来，怕还不及精儿管家以后，所置备的帐簿高。报纸哩，从民国建元起，是不准进门的。

一家人顶好消遣的时候，在吃了午饭以后，老头子和春梅吃了特备的早膳，有时精儿也回来了，一家人男女老少（这一点是他变了老规矩而维新了的地方，儿媳不必迴避公公，弟媳也不必迴避哥哥）全聚在老头子房里，——房间很大，安了两张头铺床，若干的老式家俱，两个媳妇大抵坐在靠窗子的高椅上做活路，春梅在黄坭小炉子上烧开水，灵儿老是抄

着手呆坐在春凳上，孩子们则听便，老头子躺在铺上打烟泡，听精儿站在当地，口讲指画的谈官司，谈利息，谈田上和放债的情形，其后，就该老头子述旧了。

赵么粮户虽已年过半百，因为命运好，除了成都新都四十华里的平阳大道外，平生不识跋涉之苦；既没有交游，复不愿读书看报。他所能述的旧事，颠来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连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头乌云盖雪的好猫儿，被门前一个穷人偷了，他那还未出阁的姑奶奶，一连几夜梦见猫儿来告状的事，也不止谈了百多回。然而这是他家廿四小时过于安静，过于单调生活内的黄金时刻，也是全家人枯燥的感情得以交流的时刻，所以老头子的话，只管重复了又重复，而在众人耳里，终比光听耗子叫要好得多，到底是人在说话啊！有时两个媳妇极想听点新鲜事情，比方城里的炮火几时又要响起来了之类。然而问之于当家的精大哥，精大哥则非衙门佃户欠债者不谈，再问，只有一句：「哪有闲心去听那些不相干的屁事！」问之聪明内闭的灵二哥，更其『问道于盲』了，面红筋涨之时，也只有一句：「少和我开玩笑！」

黄金时刻一过，又是吃晚饭的一场大混战。向后，不等点灯，两个媳妇便各自带领小孩去睡了。灵儿睡得也早，并且是从不起夜的。确乎是精儿忙得多，除检点火烛门户外，还要写账打算盘；大约挨近二更，也便完了。再下去，便是老头子和春梅的世界，一盏幽明烟灯，总要点到三四更。

赵么粮户虽无应酬，但是说良心话，我偏偏打搅过他不少。固然我们是多年的老亲，有往来的，但是光这一点，尚不行哩。而顶要紧的，是我家只管没有田产房屋，只管经了若

千年没有人挣过钱，而仅赖四百两银子的分二利息，一家人极其勤俭的过了下去，可是从不曾向亲戚中间求过帮助，更不曾向有钱的人们借过不还的钱，这一点，使他父子们放了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子，就是我常在外面做事，跑过几处衙门，相当认识了一些有势力的人。他家万事不求人，只在不得已时需要一二人代为撑撑场面，也是说不定的事。我哩，正可以充当这一角。因此之故，除了每年照例吃他一台顶没趣味的候光春酌外，当我第二次出远门时，精老表还公然从百忙里抽空跑来送行，临走时，还用红纸封了两枚袁头，恭而敬之递到我手上作为乾折的程仪。到末了一次，大约在前六年，我将有更远的远行时，他们觉到仍是两枚袁头，似乎不好出手，而加多些，好像我又断不敢领谢，因才借了他的一位老人的百年冥寿，下全红贴子来请我去吃了一台上好的席，作为祖饯。

我记得，那一天，同席的有几位面子上的人，也有两三位多年不见的发了迹的老亲戚。我的年纪与行辈最小，坐在末席上。但是赵么粮户（他家规矩很严，父子是不同席的。所以精儿弟兄只能站在席旁，上菜斟酒，实行『有事则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一直向我说话的时间多，而且举杯劝饮时，也每每先从我起头。那天的我，很像辛亥年吃他丰肴盛馔的恩拜兄一样！

我远走了后，从没有听过他家的消息。我想，几年来国家大事，日有万变，尤其我们成都的局面！……

现在回来了，果然人事已非，城郭也不像从前的样儿。以前锯齿似的，整整齐齐的雉堞，早不见了！以前砌得很平坦，可以作为绝好的散步道的城面砖，也揭去了！至于雄伟

的敌楼，更其年久失修，仍然挺立在高处，真比破落的古庙还难看，然而城里则正在大兴土木，修马路，「啊！都变了！」

就在上月的一天，我到某处去会个朋友，无意间走到一条街上，很熟；又走到一家门道跟前，更熟。哦！原来是赵么粮户的住宅，就是我常向朋友们谈及的好人家。恰好我携了一点异乡的东西，于是我就进去了。……

现在我归结一句话，大概又是许多朋友不大相信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好人家，简直与儒家的『道』一样，『天不变』，『道』亦是不变的。然而亦有小小不同之处：烟枪多了一枝，灵老表也继他哥哥吃了一副大瘾，而两位少娘也学会了烧两口来消遣；烟禁已是大开，每条街上都有彰明较著的『售店』（即烟馆之管称），赵么粮户自然更可以放胆推行他全家黑化的政策！其次，是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头三个进了小学。再次，是春梅死了，老头子无意于再纳宠或续弦了。再次，是精儿因为预徵借垫，越来越凶，他更专门走到放高利贷的路上去了。仅仅这些不同，但可以说是进步的。此外，全和以前一样！一样！尤其一样而非二样的，便是老头子的述旧，与夫不准孩子们到大门外去走动，说：「免得听些怪话进来胡说八道！」

（民国十三年十月于成都指挥街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抄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 大防

我们故乡——成都，一直到这时（中华民国十三年），男女之间的『大防』，尚非常坚固哩。人欲的海波有时也会汹汹涌涌漫过那道高堤；新的潮流也会一起一伏，向那广大的基座上作过有力的冲击，但是它仍顽强的界在青年男女中间，好像不毁的万里长城。它何以有此耐力？自然，它的钢骨是历史和习惯锻炼成的，所敷的沥青则得力于三种原料：一是不方便的交通，二是讲面子的绅耆，尤其得力的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有气力的军爷们。

这第三种当沥青的东西，依我的愚见，或许也和桤木蹲鸱川芎榨菜般，是我们四塞之邦的土产罢？我为发扬乡光起见，且谈一件故事（我应该说摆一个龙门阵）！权当一碗麻婆豆腐，好吗？

且说，有一位大……大……很大的军爷，他成功以来，身上就秉赋了『新』『旧』两种极其不同的人格。有人说，大似一只浑圆的皮球，『旧』的是其内胎，『新』的恰是绷在表面，叫人看了颇能称好的包皮。不过这是惑人之言，大为肤浅，研究有素者则曰：「一切皆是批评家的无聊之谈，实则这所谓大……大……很大的军爷也者，只不过『浑然一物』耳，

极言之，像一枚蛋而已矣，实实说不上甚么两重人格！」

幸而他本身无此研究，因才能够长日生活在矛盾当中，而『无视』『无觉』。他之所以造就至此，大不容易：第一，他固然也进化到把前两只脚变而为手，固然也进化到有一个大脑壳，壳内也有了髓，髓上也布了经，但是经的作用恐怕不很发达罢，——啊，我说错了，不是不很发达，实实因为使用不同，致令它中了毒，化了脓，脓往下流，流到心包络上变为厚厚的一层脂膜（这是我的生物学，与寻常的不同），使得偌大一个壳空出了三分之二，而空间偏又蓄积了些顽强的拒力（这也是我的物理学，不同凡响的），所以，有益的常识，有益的反省，多被拒掉了，此为造就他『无视』『无觉』的主因。

其次哩，因为在他势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他是无大不大的一个大……大……很大的军爷，他没有比他高的师，也没有同他拉平的友，岂特无师无友，而且还没有僚属。在他左右侍奉的，大抵一般『仰承色笑』的奴才，奴才本领在乎没有自己，在乎把主子的周遭造成一种真空，让他一切能以自由膨胀。既然一切自由了，那吗，脑壳越空，眼孔越大，真空圈外的反动，即令没有被奴才们全遮住，他也满不在乎了。膨胀之极，自然就只感到『言出法随』『朕即国家』的快乐，此为造应他『无视』『无觉』的副因。

已是『浑然一物』，而生活于真空圈内，而『无视』『无觉』了，那，他就不应该还有烦恼！是的，按理说，是不应该，然而此人也，却公然有了烦恼，岂不可怪！

原来他们的烦恼才是这样生出的：

如是我问：一天早晨，他刚从他顶庞爱的第八那位太太房里出来……这位太太是他讲

新文化的神圣自由恋爱时讨来的，样子并说不上，然而却是个女学生。因为这一县的惟一的女子中学第三班快要毕业了，校长是个能干的新人物，打算借机会把学校的声光宣扬一下，在教务会议席上，提出邀请驻防的最高官长来参加典礼，并希望他来一篇动人的演说，好拿去登在某一家新文化杂志上。校长说：「和公师座不是平常的军官武人，他是提倡新文化的，又是提倡男女平等的，他的声名业已不仅仅扬溢于四川，并且不仅仅扬溢于中国，果其蒙他垂青了，我们的学校怕不附骥着光华远播于四海吗？」当然全体赞成，而他也果然届时惠临。此际若说他挟有什么目的，真是诬枉，在他不过不善谦逊，而且喜欢来这么一套，以表示他是个『万事通』的通品而已。伟大的嘉宾致了训词之后——当然不免打胡乱说一番，和我刚才的生物学物理学一样。——照例有一个口齿清楚，可以出得众的女学生，代表全班毕业同学登坛致谢；他那时正坐在高台的头把交椅上，对于这位代表观察得可谓无微不至，因而他的本能遂指挥着他，说这位代表有学问，比他现有的那七个婆娘都强，正好配他的文化（这的确是他的名词）。于是就本著他一贯的作战方法，直截了当的叫校长把那位代表的家属找来，当面夸奖：「好一位人物！如果把她胡乱嫁跟一个平凡的人，那，太可惜了！你得注意，那，太可惜了！……」

这样一赞美，校长便神会了，赶快和一般有身份，有地位，全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富有社会经验的宾主们，一例的摇头摆尾，嘻着大嘴来逢迎这一番有意义的话。而那位当家属的父亲更其若有所悟的连连答应着：「和公教训得是！」同时他蓄之已久的想头，似乎已得了一个着落，若干年来抑郁寡欢的境遇，该可以来一个不变了罢！是的，一点也没有违

背他的心愿，在不多几天里，他果然很热闹的，于四面八方「恭喜贺喜」的声中，变为和公师座辕门内的外老太爷，同时也荣任了两个县的，收局局长，三个要口上的护商事务所所长，完全合乎世俗通例。

那时，确也有几位无拳无勇的新文化先锋，大大不以这位新文化师座的办法为然，为了不便于批评他，只好车过话头，专门来讨论那位女的。一种主张，她是受过廿世纪之初「人」的教育的优秀者，她必不甘于这样的糟踏了自己；相信她到不堪时，一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震惊社会的举动，至低限度，效法娜拉的一走了事，总可以的。别一种则以为受过教育的优秀份子，与其跳出社会去作自爱运动，倒不如身入地狱去说法，纵然不能从里面杀出来，总多少会发生一点影响；因此却主张她姑且忍辱，而徐徐去发展她的作为。但是，无论如何，两派人都具有一种同一的感慨：「这是很耐描写的悲剧啊！」

果然是悲剧么？那才大大的不然哩！新文化还新文化，新教育还新教育，「人」还「人」，享受还享受，虚荣还虚荣，直至师座荣升大……大……很大的甚么座，而带起八个婆娘，威风凛凛打入成都，平平安安定居下来，那般作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才俯首贴耳，取消主张，宣布又得了一次教训。

如是我闻：一天早晨，他刚从他顶庞爱的第八那位太太房里出来，还未走到自己的办公室，便回头向一众跟随在身后的勤务兵中间的一个说：「副官处去看，昨夜我下条子去传的那位小姐来了没有，……领她到这儿来见我。」

一伙勤务兵都像平常一样，倒理不理的应着，同时若干双狡猾的眼睛里，都放射出一

派讽刺的笑意。在他身边，这模样，只有勤务兵们才敢。

他毕竟是军人，中年了，腰板犹然挺得笔伸。几年来大讲新文化，更猛力的迎接西洋化，尤其心仪西洋人有精神，讲卫生，过科学生活。他曾恢复过早操，并采用了睡午觉的新法；一心想拿自己做标准，恨不得使他范围内的人民，在几天内，全跟着他新文化——西洋化起来。但是，如何措手呢？一般出过洋留过学的秘书参事们便激烈主张，贴一张告示出去，限期改变服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农工商学，一律改着西装，如不遵行，便是腐败份子。『与众弃之』（那时还没有打倒的口号），和处治那般敢于出头反对修马路的老家伙一样！这本来简单，用不着多考虑，何况自他本人起，凡在他左右的，不管文的武的，不就早已整个改装了吗？市上已不像往年了，西装呢绒有的是，西装裁缝也有的是。然而偏偏有人主张慎重，听起来也对：「我们还不是易服色的时候！我们的巡帅恰是一个国粹派，我们还不能完全不理睬他……」然则不办吗？不，那如何使得，「只是提倡穿短衣裳就是了，用不着一律像秘书们穿那样崭新的不分季节的洋装；比如学生装的制服（他不便说中山装，因为还不是三民主义的四川哩）！不就可以吗？」好，就定学生装为制服罢。不过他本身并不要穿这样的制服。这天上午，在他办公室不甚考究的一些洋式家俱中间散着步时，自然是一身熨得很好的西装，而一条花领结打得尤其漂亮，一点也不像中年人。

他来回的走，颇颇有点不耐烦的神气。末后止步在一幅西洋画的拓本前，不知不由把插在裤袋裹的右手取出，伸去放在半背的第一和第二钮缝间，做了个拿破仑姿态，两眼正杳忙的瞅着那画，房门外恰响了一声：「报告」！

勤务兵一让开，啊！怎么是两个！……两个！……女人！

身材都不算高大，也不怎么矮小，也不怎么瘦弱。打扮得很素净：蓝洋布上衣，短短的袖口，露出四条微黄的手臂；青绸短裙，可以看见膝盖以下的两对浑圆的不很粗壮的小腿，麻纱袜子全是青色，高跟皮鞋也是青的。乍看去，很像一对孪生姊妹。……深深的一鞠躬。于是拿破仑姿态不能保持了，尊严的脸上也不由摆出了微笑；而且颇有礼貌的点了点头，伸开右手向两张软椅上一让：「请坐」！自己则坐在较暗这面一张圈椅上，看得更清楚了，断乎不是孪生姊妹，虽然都挽着髻子，都在前额上打着长长的刘海，可不是大有分别？一个微微抹了点脂粉，年纪比较大些，顾盼之间，并不似那一个略含羞涩，也不如那一个妩媚。

「唔」！他明白了：「这个是嫂嫂，那个才是本人。」

本来，昨天下午，他们的第八位太太就向他讲清了的，两位先后同学，很有学问，前几天曾会着，谈得多么投合，有一件要紧事，求他援手。他高高兴兴的答应了：「可是可以，不过得当面求我。」到夜里，再经第八那位太太提说起来，才下了条子到副官处，传的本是一个，而两个都来了，倒出乎意外。

谈话的开始很是枯涩，嫂嫂引起了头，那本人才渐渐镇静了，态度也自然起来，谈到「家父」怎样的遭受冤枉，简直是声泪俱下，如其不受感动，除非是顽固派。

那本人名字叫淑贞，谈话时老是自己称着名字，称他哩，则为先生。简直不像是在一个最高军政机关，向一位手操千百万人生死大权的大……大……很大的人物在控诉，而颇

像是在讲堂里，同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习在谈家常似的，这更合上了他自以为是『平民化』的口味。于是更加和蔼起来，不惜大喊勤务兵倒茶，以便淑贞小姐好畅所欲言。

她的家父，也即是她嫂嫂的公公，原是下川南某一县的一个大粮户。（粮户者，纳粮缴款之户也。粮额越多，则其从田地上所收获的利益越伙，异乎一簸簸之类，故题目之曰大。即新名词所称为大地主者，是也。）好几年来，就变成被人所共的共产党：先被土匪共产了几次，次被团防共产了几次，又次被军队共产了几次，又次被官府，被豪绅，被……总而言之，他已逐渐感觉到自祖若宗手上苦挣传下来的遗产有限，如其再共几次，虽不致弄到精光，而不出气力不流汗的茶饭穿着，总不能像现在这样，光是张张口，伸伸手，来得撇脱。因而思之思之，才不声不响，采取了时下一般人的办法：把整块的田产，分零卖出一半，惹人注目的高房大屋，出租给洋人；一面到处告穷，逢人借钱，一面就捆载细软，悄悄逃离本土，躲到成都来，『万人如海一身藏！』并且抽上一口鸦片烟，以为消遣之具。

不过富翁到底是富的，富翁头上的金银气，据说和佛光一样。他所佃住的那条穷街，不止三个月，便人人皆知，某门道内的那一户，是下川南避难来的肥猪啦！于是，不管上头有无甚么捐款派下来，而每半月，街正首人乃至左邻右舍，总要踵府拜会；出了钱不算，还要多多少少挨些软骂。他恨极了，每到烟瘾过足，就要发牢骚骂人骂世：「妈哟！啥子世道！……亡了国，让洋鬼子来当了家倒好！……大家不是说上海像个洞天福地？妈哟！上海就得亏人家洋鬼子管得好！……你们问问上海作不作兴把人捆去非刑拷打的出乐捐（乐意捐

输的简名，幸勿误会为音乐之乐。）作不作兴十天半月的派一回款！……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洋鬼子总不像我们这里杀了羊子割皮呀！」

后来，有一个同乡人为了见好，代他打了一个好主意，说是这么样，才可以保得后来的清平；并且是已有前例的，不算新奇。他在烟榻上沉沉的想了好几天，同家里人一商讨，大家都说对；尤其赞成的，就是他的小姐和他儿子的老婆，她们两个算是顶有新知识的。他因决了意，打起精神，大捧的钱搬出来，交与他那好心肠的同乡去使用，去联络。恰恰机会来了，正碰着一伙被打出去，一伙杀奔过来，几阵混水中间，居然被他捐了个不由军功出身的团长。

团长，本来不必有一团足数的兵。顶多有两班乌鸦队伍，有两杆在团部门口执卫的打不响的步枪，就可以了。既不必一定要到总部军需处去按月领响，只要你有本钱，就报捐旅长，也未始不可。然而招牌既打了出来，生意哩，自然而然就有得做。那位好心肠的同乡，又是一位能干内行，于是就给他计划一些方法，又本着他本人平生所受的经验，他的生意倒还顺手，岂特老本已经捞回了一些，如其不出事情，还可看上几十分的利息哩。

他何以不能一帆风顺，而弄到出了事情？说起来很繁杂，其实也简单，第一，他有二大缺点：声光不大，手段不辣。第二，他犯了循环律：不能猛晋的做到窃国，自然就该是一头只顾在前面捕蝉的螳螂。所以，才在清平无事的一夜，团部忽然被解散了，几杆打不响的滥枪被提去了，好心肠的同乡闻风逃走了，实只把他，团长，像绑票一样，抓了去押在一个什么也不十分正式的司令部。

他家里对于这种绑票式的拘押，倒是早有经验，并不怎么着慌。急其所急的，就是使小费，买通卫兵，先把被盖饮食鸦片烟弄进去，光这一次，据说已花了一千多元。几天之后，等风头过了，再到处托人打深消息，运动出险。然而这一回不比往常，传来的话是：「冒入军籍，结纳匪类，抢劫拉磕，作恶多端。经本司令查有据，报呈总部，派队捕拿，严行办理」。怎样严法呢？「枪毙本身，查抄家产，以伸冤抑，而儆效尤」。

谁相信？连他的老婆，连他的儿子，连他管家务的几个管事，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在才抓去时不加严办，那就算松了，这些唬吓话，不过照规矩有的。到底该花多少钱呢？回答是：十二万袁大头！如其不然，就送总部法办！并且限期很短，并且几天之后，看管得更厉害，差不多送一回饭，也得花百多块小费，送鸦片烟另议。看来，比真正的棒老二（绑票匪徒也）拉肥猪还轧实得多。第一，棒老二可以供你的伙食鸦片烟。不要你零星花费；第二，你可以软求，也可以硬拼，并且有法律保护，你可以要求官府，要求团防帮忙，你吃了亏，你还有控诉的地方，而司令哩，你却把他莫奈何！他可以杀人，又可以抄家，命也要，钱也要，他只有一个管头，但是你敢拿公事去告他吗？且不说自己确乎不大安分，要找把柄，确乎是有的；尚可说，你的公事未必能够送到办公室，而司令却有本领先斩后奏，奏了还是要抄家，或许还要顺带着多办几个出头的有关系的人哩！那吗，怎样办？搓商又搓商，十二万袁大头，顶多可以少纳一万，况且还有其他的花费，其他的人情，都不是千数可了，倾家啊，破产啊，然而未必凑得够数，怎样办呢？

老太婆大少爷管事们通通想不出办法。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只有几个同乡人，都

不大像鲁仲达之为人。于是大小姐挺身而起说：「我有办法！」

大小姐，即淑贞，也即是第八那位太太所代表的毕业同学中的一员。那一天，代表致谢，本应该派她的，她学科分数每回都要多一些，口齿也来得，据同学们的公道批评，模样儿也在前五名里面数，就因为仗恃了这些，校长同监学总嫌她脾气高傲，不是驯良的那一类。恰恰老头子正在受欺负的时候，没人看得起，所以才把代表一职，派到那一位所谓优秀的头上。起初倒没有多大的反感，只是不自在罢了。到那位代表因此而荣华富贵，而显亲扬名，而恩被兄弟，而光大门楣，这却把她气炸了肺，痛哭了好几天，方稍稍舒了一口。但是，一直几年了，只要有人提说到那一位，她犹不免气吁吁的叫道：「你们恭维她，羡慕她吗？我才不哩！说学问，历来的国文没得过七十分，英文哩，只会一句古貌林，讲到说话，就打比那天的几句道谢话，还是监学先生给打的稿子，前三天三夜就背熟了。为啥子那天会派她？不过会巴结，会献殷勤！……本来要派我的，只是这些人不屑于，不爱出风头，也不会巴结人！……你们恭维她，羡慕她吗？那也不过因为当了人家的第八个小老婆……小老婆呀！是啥子好名色！再说得意透了顶，这些人却瞧不起！不高尚！没有人格的东西！如其这些人稍为卑鄙一点儿的话……」好在听见她这番话的，不过一些永远不会出头的同学，和一些成见极深的顽固派，她并未曾写出来登过报，所以她所批评的那位对象，倒一直不晓得有这一回事。

她家移住到成都，她也一直不屑于去会一会那位得意的老同学。倒是有一天，在什么一个讲演会上，两个人碰见了，那一位很是热情的周旋了她一回，极力邀请到她公馆去叙

叙旧。她很诧异那个没有人格的家伙何以并不把她当作仇人？并误会了她之周旋她，是有意奚落，有意绷大方，「好个不要脸的！」因而，也才极力赞成她家父去充当团长，认为只要弄得好，三年两载，不也可以爬到师座以上的地位，那时，她要出阁，至少也可充任什么督办什么会办的正命太太，比当姨太太小老婆，强多了，这口气才算有争得回来的时候。她嫂嫂是高小毕过业的，自认比她丈夫高明得多，对于小姑的打算，常是十二分的同情。

到这时，一家人全没有办法，尤其她，淑贞小姐，更是丧气极了。她细细想来，老头子一多半是她怂恿落水的，她这时怎好再骄傲，再不向仇人低头，别人以后谈起她，倒不说她是在争气，反而会议论她是个昧尽天良的不孝的女儿。于是，挺身而出，认为只有去投降仇人，确乎是一条可走的阳关大道。第一个赞成她，是嫂嫂。两人先商量了一番，又得了母亲与哥哥的同意，才由淑贞低首下心。备办了一份重礼，到她仇人公馆来求救。

她于最初几分钟内，应有的胆怯，和她那少女的羞涩后，已渐渐镇静了。及至抿了一口茶，她那支配自己的力量也恢复了；她越发看清楚对面那张和蔼的面孔，她越有把握来贯彻她的目的。

她侃侃然的说道：「你先生从前在我们学堂讲演过的话，我们至今都记得。你先生教我们要迎合新潮流，要发挥新文化，我们都容纳的了。你先生如其不信，只看我，淑贞，今天来，可搽过一点儿脂粉没有？淑贞可以说受了你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晓得国民顶要紧的修养，就是健康。健康也就是美。这是你先生说过的。何况我们是国民之母，母亲不健

康，下一代的国民，不是更令人悲观吗？……」

他更其高兴了，前面一排牙齿整个露了出来道：「不错，我说过的。」

「因此，我们舍间都受了影响，家父是第一个……他先前因为气痛病，经医生劝告，不免吃上几口鸦片烟。但是听淑贞一说，健康要紧，鸦片烟那能治病，他登时就戒了；还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早起会，天亮就起床，下床先讲卫生，半点钟的八段锦，四个鸡蛋……」

他又着手点了点头道：「好的。」

「家父一经振作，便想到自已岁数并不大，不过才四十七岁，从前也曾习过武，读过兵书，为什么不给社会贡献了呢？因此，才破了产来练兵……」

他眉头一皱道：「这就胡闹！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我这儿投效？」

「是的，错就错在这里。但是，负过的是淑贞。」

「是你？」

「是我！家父的事，多半要和淑贞商量了才做。淑贞见识不够，满想劝家父练出一支好兵，再来投效你先生，做一个统一的先锋。然后跟随你先生把现在这个腐败社会，大大改革一番，也不枉听了你先生的教训。」

「你有这样大的志向吗？」

她把双眉一颦，微微叹了一声道：「现在啥都说不上了！只求你先生念及淑贞是一片好心，把家父救了，再来报答你先生的恩德！」

接着，她嫂嫂也补充了一番，不过没有她说得自然，而且有几个名词和文法都用错了。他包着牙齿严肃的说道：「我老实告诉你们，陈司令还没有公事报上来，就是放人，我也得先派人调查清楚了再定夺。」

「啊！先生，……先生，……我晓得你是向来讲究科学的新人物，怎么还在公事上打磨旋！公事是那些滥官场的把戏，讲科学的，只论是非，如其你先生信得过淑贞的话，家父并没有罪，那你先生只要下个条子，陈司令敢不放人！如其再派人调查，再办公事，眈心陈司令来一个措手不及，把家父黑办了呢？」

「他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其人家故意捏造一些罪名呢？……啊！先生！……」

及至他一个人在办公室中，又做起拿破仑姿态，徘徊起来时，心里很是不安定，耳朵边犹然呜响着：「啊！先生，你是讲新文化，讲科学精神的！……痛快点罢！要不应，你就砍砍截截的拒绝我，我死心暝目！既是答应了，还讲什么公事！……你先生的话，不就是法律吗？要怎么便怎么，不是你先生向来所标榜的吗？谁敢不拱服你？谁敢议论你？何况是救人全家性命的好事啊！……」

使他下了决心的，尚非上面那一派哀呜，而只是「陈司令没有命令，敢于提枪拿人，他眼中早没有你先生。事后又不报告，只是勒索银钱，其心更不可问。如其你先生命令他放人，他再不奉行的话，那他还能算是你先生的属下吗？从今以后，一切权柄，都在陈司令

手上，大家眼里，只有陈司令了！我们遭了害的，只好去向陈司令求情！……」

他才毅然决然坐在办公桌前，用自来水笔在一张洋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又盖上一颗私章。叫副官持此立刻带一排人到陈司令处去提人，提到后着副官长讯释，连保都不必取。

这一来，两得其便：莫上的权威巩固了，不必卖的情面卖给了。至低限度，讨情的人应该来道个谢。假使说话作数，那她还应该商量如何来『报答恩德』。按照书上说报恩有两法：一是报于来生，这近乎迷信，太不科学，可以置而不论；一则报以本身，男的用性命，女的用躯体；那吗，淑贞的报恩，难道只是拉拉手，哈哈腰，口头再说一番好听的话，就算了吗？那末免太菲薄，太不近乎情理了！若是以那天说话情形而论，把她讨过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这女子还不错！」他在治公之余，这样寻思：「身体健康无病，又没有一般新式女子奇装打扮的怪癖，又有学问。据她同学说，文理很好，字也写得刚劲，讨进门来，倒是很好一位家庭教师，用不着再在外面去找。将来生的子女，一定更优秀，比目前这些都好……」

他已感觉满意了，复又寻思：「像那天那一番说话的口才态度，好像还有些真实本领，其本领，一定还在家庭教师之上。我内里只管说是有了八个，其实哩，只能算一个，何以呢？光是生儿育女，多多为我传些优秀的种子罢咧！说到治家，都不行，希望在事业上能够给我帮点忙的，那……」

他黯然了。据他自己表白，他之所以前后连讨八个老婆者（他是尊重女权的，所以他

不承认在老婆之中有大小分别，不管先来后到，一齐拉平。那吗，在名称上呢？他想了个不着形迹的办法，就是用她娘家的姓来称某太太，而废去那些不好听的数目字），意欲披沙检金，或许遇得着一个真正的人才。要是得遇了真正人才，他是不仅以家庭教师待遇之，他可以改变态度，也要期望她在政事上作一位心腹，一位股肱，帮着他来指挥那般奴才。至少，当一位真正的入幕之宾，总不致三心二意的罢！

以此，他于淑贞，更寄了莫大希望，希望她早了践言。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直过了半月，方据派去的人回来报告，那一家早已逃走得无影无踪。

这一下，他大怒了。以他堂堂一位大……大……如此其大的人物，竟被一个女子玩弄得像要猴戏似的，岂不丢人！但是，据第八那位太太解释来，却又不是淑贞的过失。淑贞曾向她暗示过，就要她当丫头也心甘情愿，何况拉平做太太。听说只有那老头子是个食古不化的东西，或许又因了吃过军爷的亏，一说到军爷，便心惊胆战，不敢亲近。这一定是那老头子在作怪，到不是淑贞忘恩负义。——不管怎样说法，他行年四十有五，关于女人，他第一次失败了，而且如此的厉害！

于是乎他烦恼了！

他这烦恼，也由于所欲不遂。事情说来并不算大，可是在他心境上，其成分并不下于几年间所怀想的南征北剿东荡西平，而又为种种条件限制着，急切不能着手的那种说来算是大事的成份。而且大事尚在进行，前途希望无穷，排日准备，颇为顺手，烦恼有时诚然不免，但总觉得没有这次失望后，像胶粘着在精神上，越想摆而脱之，越粘牢得可怕。

他自己想不出那古怪女子何以要以烦恼给之的渊源，他只好浩叹：女子确是一个迷！更想起了孔夫子的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既是迷，既为难养，则男人们何苦以有用的心思脑力去解她，去驯服她？让她去好了！给她个不理！岂不免了却许多人的许多无谓烦恼？

本着自己的十足道理，再一转弯，因就转到男女之间实在不应该太自由，而委实应该规规矩矩。顶好是不许两方接近……这未必做得到，何况新政办了一二十年，老腐败的「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姑姊妹女子不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等等，一定是过了时，行不通的。然而不许彰明较著的胡闹（即所谓荡检逾闲也），却是理所当然。

『新道德建设论』据说便是这样产生，而经在东西洋留过学的秘书们参事们从而发挥、润色、构成的。

新道德的学理说明有几十万言，是一本杰作，并且有好几国的外文课本。这太严肃了，用不着说它。新道德的实施第一个节目，却非常简单，除了不准不找事情傲而闲坐茶铺，除了不准包白帕子（即白布头巾），除了在酷暑天气不准打光董董（应该是光秃秃，秃字转为董字音，即打赤膊也）外，对女的则规定出门必带帽子，最好是荷叶边的白布软帽（很像西洋女人的睡帽），自然其余条款尚多，而对男的，顶严厉的便是严禁雗神了。

雗神，也是四川特创的名词，创制于满清末年的重庆，而这个雗字，则是民国元年成

都报徒新造的，并不见于字音，与辫字同音，而意义不但包括流氓痞子，且着重在调戏妇女这一举动上面。向来官中人注重维持风化，以及保障道德，对于辫神，恨之入骨，认为天下兴亡，国家治乱，其惟一的枢纽，便在能否把辫神肃清，也和差不多同时而把这全责归之于妇女的衣袖之长短，和裙子之高低一样。不过到新道德建设论实施后，其办法更为严厉起来，除了把辫神按在街面上，以军棍痛打光屁股外，还特别在通街大衢上竖立一些石条，把辫神缚在上面示众，以昭炯戒，此石条便名之曰辫神桩。其中有一次，是他亲自处理的，据说更加厉害。

事情之发生，大约就在淑贞失踪后三个月内。一天，有一个什么高级学堂，举办一个什么讲演会，请他去致训，题目是新道德之养成。顶精采的是在现成稿子之外的一段临时发挥的话，举了西洋人若干行为以示新道德的标准后，便慨然叹息：「一句话归总，要举成新道德，先就得把精神振作起来。如何振作精神？先就得爱干净。西洋人不说了，光说日本人，日本人一天洗三个澡，所以他们只要把两手在裤袋里这么一插，站在你们跟前，你们能不自惭形秽吗？你们，哼！……你们还是受了教育的，你们自己看，你们中间有几个人的衣裳是穿整齐了的？拖一片挂一片，肩头上的灰尘那们厚！……不爱干净至此，配讲新道德？配称新国民？配和洋人们站在一块办外交？……」训了一顿之后，心里很是痛快，连休息室也不再进去，一下讲台，挥着手杖就打伸腿子走了。

心里痛快，精神也更有了，一直大踏步走出学堂，一直大踏步走到街上。街上迎面而来的行人，即使不认识他，而看见他身后几十个武装勤务兵，一顶漂亮的三人藤轿，气焰

薰天的漫街走来，也就知道这是一位什么人了。当然远远的避开，而包白帕子的也就自己知趣，连忙取下揣在怀里。背着他走的，以迎面而来的人为鉴，也等于脑袋后面生了眼睛。然而有两个人，公然在他前头街心走着，并没有意思避道。

一个是女人，剪了的头发，白鹤尾巴似的光光的梳在后脑下，衣领很浅，看得见一段黄而粗糙的项脖：一身都还时髦，只脚上是一双不是正派女人所应该穿的平底花鞋。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件博大无伦的长袍子，业已可厌了，还格外挽了两只龙抬头的白袖口：身材比女人高大些，耳朵后面的皮色也比较白嫩些。跟在女人肩头后面不远，好像一路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女人又好像不大理会。男子抢前了一步，一伸左手刚好把女人的微棕色的右腕捉住，她恰微笑着把身子向右一侧，忽然又正经的大喊道：躲神！……躲神！……」

「假绷啥子……」那片头油抹得极光的后脑壳上，业已很沉重的挨了一手杖。连下半句「谙我不晓得吗」尚未来得及变为破口大骂，而拿破仑发式的前脑壳上，又挨了一下。看清楚打他的是什么人，天然的就护着头，朝石板上跪了下去。同时敲打在肩上背上的手杖，则一杖比一杖重，一杖比一杖快，伴着而来的，更是像牛吼一样的诛语：「躲神！……浪痞！……坏种子！……破坏社会的恶徒！……女界的蟊贼！……」

女人也骇着了，脂粉太浓，虽看不出脸色是青吗是白，但站在勤务兵丛中，她全身的确在打抖。

大概手打得软了，才喘息着扶在手杖上，掉头问女人：「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好人，……我回娘家去的。……我叫王素卿。……我男人是……」实在抖得说不下去了。

「这个坏人你当真不认得吗？」

「不认得！……他跟了我半条街，我正眼都没看过他，尽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天晓得我没有搭过半句白呀！」

「唔！……不干你的事，你好好的回去罢！……这艄神我非枪毙他不可！」

据说这艄神被抓到军法处，后来到底枪毙了没有，则无下文。因为不久，他就开始了他的南征北剿东荡西平的大工作，更有别的烦恼袭入了他的心灵，不但替代了淑贞给与他的烦恼，而且新道德的建设，也随着他的新文化暂时消沉。在成都最为遗爱的，就只留在男女间的这道『大防！』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于成都状元街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 「只有这一条路！」

张桂荪所肄业的那个中学校放了暑假了。他在自己家里，已清闲而又舒适的住了五天。这天，到吃早饭时，他最后才出来。虽是洗了脸，嗽了口，到底看得出精神颓靡，是个夜来睡得不好的样子。

天气到了伏中，早饭倒还吃得下。他父亲张肯堂扒了几口饭，连看他两眼，忽问道：「到底打啥子主意呢？……看你想了一夜，该想妥了？……依我说，还是昨天那一番话对些。……」

桂荪并不看他父亲一眼，仍顽强的低着头道：「还是在中学校读书吗？我不！……」

当母亲的生恐两父子又说岔了，赶快说，「这才是哩！你们总在吃饭时候讲这些，吃完了饭消消停停的细讲，好不好？……桂荪不许回口！娘老子的话，难道会害你？……翅膀还没硬哩！就这样强法！……」

他们那位二十岁尚在待字的女儿笑了起来：「妈也是呀！又该你来唠叨了！……小三子，来添饭！」

张肯堂是个由士而幕，由幕而宦，由宦而商，由商而隐的高士。在前半截，顶羡慕的

是左文襄，是张鸣岐，羡慕他二公不由科举出身，而居然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及入民国，改了行，在几家公司里投了点股，充了几个名誉职，所羡慕的便是南通张季直。民国四年，裕商公一倒闭，自来水公司一不振，商业场电灯公司一收拾，于是他的什么梦都醒了；反身自省，觉得平生运气太差，不宜妄求，因才毅然决然「息影蓬庐」「闭门却扫」起来，请人刊了一方水晶图章：「还读我书斋主人」，用以明志。居常扬言：诸葛公抱膝长吟，是在未定心以前，说不上真隐；他哩，张肯堂，别的诚然不能与诸葛公相比，但是「腔子里这颗心自己却还把握得住」，因此，他那间卧室里，又才请人写了一张横披曰：澹泊宁静之室。

张肯堂自以为半生蹭蹬，因就抱他的绝大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大儿子顶好，高等学堂的预科刚毕业，就弄了一名官费生，跑往日本，住的是早稻田大学。民国三年回到北京，恰逢袁世凯考官，或许因他的新旧学都来得，公然考得了一个什么名位，以县知事用，分发湖北候缺。喜信报来，几乎使张肯堂笑了一个通夜，向他太太说了多少回：「这等于前清科举时代的榜下知县。底子很硬铮，差不多也可算在老虎班子里头。只要老大运气好，一转身是道尹，再转身就可爬到巡按使地位。哈，哈！巡按使！你可晓得巡按使么？就是前清的巡抚呀！」

谁晓得老大的命运比他还不如：快要得缺了，也快要娶老婆了，偏偏一场漏底伤寒，呜乎哀哉。张肯堂同他太太也几乎气死，所以未死者，因为还有老二桂荪。从此，桂荪就成为他父亲希望中的惟一的一颗明星。

桂荪在高小毕了业，就被送到一个还讲究读中国古书的中学校去。按照计划，在毕业

以后，即弄一名官费出洋留学。然而真真料不到这个刚刚十八岁的青年，受了大环境的陶镕，到今年暑假放学回来，大胆的向他父亲提说，他不愿意再继续读普通中学了，因为学校办得没有精神，注重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经史百家杂抄，和沉闷的诸子平议说文解字等。「读毕了业，仅晓得一点中国老东西，有啥用处，永远不会发达的！」别的学科哩，比方数学英文，浅薄极了！教习们都是三等以下货色，为别个学校所不要的。物理化学，也只是敷衍场面，仪器药品都不齐全，「只是按本宣科，从不作兴实验。……」

他老子摸着八字胡道：「你打算怎样呢？照你的意思。」

「我决意同他一道去考军官学校。」

张肯堂做梦也未想到老二会向这条路上走。当下呆了一会，方说：「这才是瞎说哩！别的不讲，你只去把族谱翻一翻。从迁到江西那支祖宗起，五百年以来的先人，谁不是读了书后，功名发达的，就做官；不发达的，就躬耕垄亩？至不济，改行学幕，改行经商，到底是书香人家的正经途径！从前洪杨之乱，几十年间军功顶带遍天下，然而我们先人里面，独无一人去拿人血来染过顶子。天民公还有遗训说，投身行伍者，皆为我家不肖子孙，生不许入祠堂，死不得葬祖茔。这是他老人家从江南逃到四川的伤心话！所以你祖公公也才接着说，后世子孙就落得到讨口叫化，也不准去干那卖人头的勾当。祖公公也是身经过索短搭搭蓝大顺之乱的，所以……」

他儿子笑了一笑道：「爹又在『述古』了！爹可晓得以前是以前的时代，以前就因为过于重文轻武，国家才弄到积弱不振。……」

「这是多少年前做『富国强兵』论的调子，你却在我们门前来弄大斧，……哈！哈！……」

桂荪红着脸不做声。

「再好生想想，不要得罪了祖宗。」

桂荪把头一昂道：「『祖宗不足法』，这不是爹常爱引用的话吗？」

张肯堂闭着嘴唔了几声，才骂了一句道：「好东西！打起我的翻天印来了！」

这是他父子在前四天第一次的冲突。

到前两天吃饭时，张肯堂又闲闲说到这件事上，他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才结论道：你以为我是不通世情的老顽固吗？其实说真话，我读盛世危言清议报时，今日若干了不得的新人物，还正在读人之初性本善哩！……说到你的前程，难道我还没有给你安排好？我并不希望你怎样的做到显亲扬名，也不希望你怎样的富贵利达，使我和你妈享福。我只是希望你照你哥那样，留学回来，做一两任官，把家声继续下去。……至于向军界找出路，我们也不必再提先人遗言，只像眼前这般强盗头儿的行径，且不说还要在他们手下去帮凶，就是爬到他们那种地位，也不过多造些孽，多挨些骂，就照眼前的新潮流说来，无非做一个像你们常说的社会罪人罢咧！……」

他妈也插口说：「真是亏你想到这上头！……你没听说过武学堂多苦呀！一天操到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出来了带兵打仗，性命就交给别人了！」

桂荪并不理睬他妈，仍向他父亲说道：「爹望我的，不过出洋留学找出路，出路在做官。

爹以为大哥走的是条大路，要我学他，但是现在行市不同了，大哥那条路，现在已不大走得通。出洋留学回来的，一天比一天多，硕士啦，博士啦，顶亨通的当到秘书，就大极了。爹所想的，全是十九世纪的办法。……」

「你敢挖苦我不维新吗？……」

他们又冲突了一次，还是没有结果。

到昨天吃饭时，张肯堂虽然还是那一番话，要他老二继续把中学读毕了业再说。不过对于改行学武一层，已不作原则上的批评，而只是从消极一方面立言：「古人说『孝子不立于严墙之下』，为什么呢？怕的是变生不测，以遗父母之忧。我晓得你们现在的想法不同了，忠啦孝啦，不值一个狗屁，我只管横得了心不期望你当一个孝子，但是看看你的妈。……如其你哥不死，那我倒不一定阻挡你！……你再仔细想想看。」

张肯堂到底不了解他老二的心志啊！假使他能设法把桂荪在自己脑里用玄想和感情所制成的电影看一看，他一定不会这样的枉费唇舌。桂荪脑里的电影制片公司，大概成立在一年以前，一切材料，都是国产，尤其是土产。他逐渐摄制，逐渐修剪，到最近两个月，算是大体粗具，及至放暑假前，看见军官学校招考广告，又和一些有志投考的同学们每日高谈阔论之余，于是他的电影工作方完成了。并且得亏电影的制造，今年大考的成绩因才有那样的坏，坏到六十分及格的分数都差一点没挣到。但是他毫不在乎，每夜必将他这精工制成的电影开映一次，一以自娱，一以自励：昨天夜里，因他父亲叫再仔细想想，他的电影才映得越有劲。

第一本：他和八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齐去投考军官学校的热闹画片。投考的很多，总有几千人，一多半都像是学生。只有他们八十多人考得顶好。一来，他们学校注重的是国文和习字，说到做策论，他们就占了上风。二来，他们学校的学生对于投考军事学校，是有很好的历史的，前些年有二百人去投考讲武堂，取录的达到一百八十多人，他们学校的声名，因而大著；从此，凡用他们这学校名义送往各军事学校去应考的，差不多落第的就很少。于是乎他们八十多人都考上了，都名列前茅，而且后来也都是高材生，无论是术科，是学科。

他们在军官学校的画片，以一天举例罢，操场讲堂，讲堂操场，……每一门，他都学得不错，并得力于他的身体超群，别人受不了的操练，他全行。

而且十二个月的光阴并不算久呀！七天尚有一个星期日，还有各种的纪念例假，核实计算，真正学习的时间，顶多十一个月罢了。苦吗？并不！十打个月，算得啥！和普通中学比起来，其余四年时间，真过得太冤枉，而且那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学科，管你喜欢不喜欢，总要逼着你死读死记。并且不准你活泼一下，连踢踢足球都说你不安分，老是拿记过来唬吓人。于是画片上就特写出一个死气沉沉的普通中学校，和一个自命维新的守旧派的尖酸刻薄的校长。

第二本：十二个月修学期满，他们毕业了。——按照以前所住的普通中学计算，他才在三年级上，距离找出路还远得很！——谁考第一名？就是他！这又得力于他国文好，身体好。毕业那天，所有高级军官，和最高的那位都来了。一个一个的致训词，起来致答词

的，谁呢？自然也是他！因为他是榜首，他的话一定说得顶精彩，顶得力。怎样说的呢？……字幕非常模糊，有重新摄制的必要。……总之，顶精彩，高级军官们和最高的那位都很注意，都很赞许。

因此之故，他的出身才比全体同学都高。有得差遣的，有得见习排长的，有得排长的，有得……独他一个，被调到总部当参谋。不管阶级是少校是上尉，总之是很有变化的参谋。每天到总部办公，也不过批拟一些公文，这又沾了他国文程度好的便益。他身边也有两名勤务兵，上上下下的跟着，也有一顶时兴的拱竿藤轿，三名很精壮的大班，三炮台的纸烟，可以随心所欲的抽。

第三本：差不多全部是战事画片。因为到了这时，那种带周期性的战争，是应该发生的了。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抢防地。他们这面的理由很正大：要统一！他们这面的兵力也强些，正由于他出了大力。……但是应有的文章中间，必然有一团人不甚稳当，因为团长有了异志，风声传出，总部赶快商量办法，又因为他建了议，遂得破格派他当了团长，去接管那一团。……他接事之后，当然要从新整顿编制，拿他的精神贯注到队伍上去。于是不久，这本来不大行的一团，就成了劲兵。上峰很为高兴，命令他加入正面作战。这一仗，激烈极了，大约比前两年重庆浮图关，简阳龙泉山，内江稗木镇的战事，还激烈。五天五夜，他一直在前线上，也带了点微伤，但是不要紧，只作为光荣的记号而已。结果，他自然打胜了，于是追奔逐北，一连就夺取了六七县防地，都是出产丰富的好地方，仗打完了，他又缴获了几千支好步枪，几十挺好机关枪，几十门好迫击炮，子弹军需无数，因有这样

的实力，他便自然而然升任到混成旅旅长。

第四本：又是很混乱的几个打仗的画片。不过结构都不及前一本来得条理明晰，大约先是甲联合乙打丙，次则乙联合丙打甲，末了，必是甲打弱了，或打跑了，而又从甲那里分出两派新生的甲二甲三，同时，乙那里也分出一个次强的丁来。他自家不知归类于甲二吗，甲三？总之，结果他的人枪增到三万以上，防区扩到十五六县，名义是新编师师长，而实际则编了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他不是首长，但也算首长之一。他早可以用各种名义向地方要钱，而这时他更可以随他的爱憎，委派县知事，委派征收局长，委派护商事务所长，委派禁烟查缉处长。并且可以派出多少代表到外面去代他奔走，代他鼓吹，代他登各种广告。并且可以随便用人。……用人就不容易，又要和自己有密切关系，又要能够效忠于自己，又要听吩咐，又要能守秘密，……哪些人呢？胡老表，王老表，小学同学的罗正钧，李秉之，文肖愚。……「哈哈！说不定一伙人还在中学校没有毕业哩！」

他这时最好是刚满二十三岁。为什么呢？大哥恰是这年纪出的洋。「爹常爱夸耀大哥有出息，二十三岁就出了洋。到那里，叫他看，都是二十三岁的人，哪个出息顶大？大哥虽说出了洋，考了官，但是芝麻大个县知事的资格，算啥？把老头子请到我司令部来看，二指宽的条子，写一张就一个县知事，然而我恰好也二十三岁。从考军官学校算来，不过五年，要是依了老头子的话，怕不还是一个前途渺茫的学生吗？唉！老头子可以休矣！」末一句的字幕是很大的。

得意忘形之余，桂荪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麻布帐子外蚊声嗡嗡，已当夜深，该是它

们开会的时候。

接着第五本电影开演了。他已做到什么督办，虽是自己封的官，到底打了通电，也就作数。……督办公署在成都，电影开始，正是督办正式进城的画片。那场面够得什么热闹：从牛市口一直到东门大桥，整五里地上，全是士农工商的欢迎队伍，每一个队伍，有一杆大旗，题着各式各样的欢迎词，多到难于细数，但有几杆旗是特写了出来的。总商会的是『抚我元元』；绅耆们——即是五老七贤的，是『后来其苏』；各部队代表的是『群龙之首』；教育会的是『作育烝民』。还有一杆旗，是以前中学校先后同学的，该怎样题呢？这须好生斟酌一下了，暂时让它打个白板。一言蔽之，欢迎的人太多了，只能检重要的敷衍一下。妈和姐姐也来了，这可不同寻常，于是吩咐副官分头代为应酬那些队伍，自己便偕同家里人和一般至亲，从军乐声中，国旗影里，一直步行回到一所顶阔的公馆。

督办是自己最终目的。但是目的达到后，若不给人民做些事情，似乎不大对罢？事情必要做的，譬如在城墙上修环城电车，譬如把城里未修建的街道通通改为马路，譬如增辟十几个大公园。此外哩，办工厂，办大学。……总之，什么事都做都期必在最短期内做成做好。『那时，成都定是中国西部惟一的一个繁华城市，绝不亚于东部的上海，北部的北京！』

于是电影上就映出了一个新成都。简直和他平日所见的上海北京的照片一样，有些地方，还参加了一些西洋景物，却是从真正的外国电影上采取的。

至此，可谓功成名就，再要紧的，就是他个人的婚姻故事，第六本电影就是这件事组织成的。

讨老婆自然要紧，但讨谁呢？这问题一提出，电影上登时就映出三个艳影。第一个身体丰腴，肌肤白净，头发多而且黑，眼睛大而且亮，只管鼻梁不很直，嘴唇略为肥厚，却终於掩不下她少女的风姿。这是长他两岁的一个姨表姐罗三姑。他十六岁时，他妈曾向爹提说过，要同罗家打亲家。他爹说孩子还小，成龙成蛇此刻还看不准，待几年，等孩子稍有出息时再说。不料就在那年，听说罗姨父要将他这独生女放给一个团长，以便保他当监场知事，得巧罗姨母不知从何处打听出来，那位团长业已有了三位太太，不甘心把女儿拿给人做四房，和丈夫大闹了一场，这买卖才搁下了。自此，张肯堂很有点瞧襟兄不起，到桂荪决意投考军官学校的这年春上，他妈又旧话重提时，他爹便不则一声。这老头子不知道他老二已届「慕少艾」的春情期，对於他饶有风姿的表姐，恰正「辗转反侧」的在慕哩。第二个影子年纪最轻了，约摸十六岁光景，身裁也娇小玲珑，眉目口鼻脸蛋儿，无一不俊美，无一不风骚，看了总令人要想。这是邻居吴科长的么女儿，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在门前碰头。吴么小姐大方得出奇，不但见了男子不害羞，而且一看见桂荪，还必然带起一种挑逗的笑容，把他瞅着。大约因为桂荪的行动太莫名其妙了，——他是怯色儿，只要有年轻妇女看他，他准会红着脸低下头去，但是觉到没有看他时，他又会偷偷的去看人。——颇想得机会问问他，可是每次他总是急急的逃了开去，而心裹一而跳，事后又必半天不自在，又必暗恨自己太胆怯。第三个影子也是少女，模样很是庄严，衣履也极其朴素，是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学生。看来并没有十分姿色，不过眼波很流利，一个爱司头格外梳得好看。他曾经脚跟脚的从女学校门外，一直跟到她的住处，一直跟到女学校，只是从未说过话，尚

不晓得她的贵姓。

三个少女的影子一齐映在电影上，仿佛春日朝花，争妍将斗艳，叫他切实下个批评，谁好些，谁更好些？谁该要，谁该不要？真把他作难了。照新潮流的说法，一个男子只该讨一个老婆，像以往的纳妾畜婢，据说是不人道的行为，那种制度，不应该存留在二十世纪。但是有例外的，前辈中一位讲新文化的人，不是光明正大的一连就讨过八个老婆，而且八个婆娘还共同发表过甚么宣言，公然称呼「我们讲新文化的丈夫？」像这样，谁又敢谓之为不然？倒也有守着这戒条的，那无非是些庸庸碌碌的老酸。目下一般稍有能耐的人们，谁又管了这些？谁又能说他们不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何况自古以来，惟英雄为能爱美人！只要是美人，英雄便应爱之，那倒不论多寡，惟其是大英雄，倒多多益善。前辈中那一位，不就本的是这个道理？不过姨太太这名字，到底不好用得，依此同嫁一个丈夫有何大小之分？不特不平等，确乎也不人道！前辈中那一位创的例子，倒真正可取。因此，桂荪才有了凭借来解决这问题：「决定这样办吧，三个一齐讨，表姐就叫罗太太，东邻的那个叫吴太太，女学生哩，她总有姓的。……」

电影映到这里，就模糊了，努力看去，只隐隐约约显出一所华丽得形容不出的房子，确乎比华西坝上那些建筑还为美轮美奂。其间有许许多多的女体，都在活动，似乎并不止三个。……

所以，到次晨快八点了，桂荪才起了床，精神疲备得也像失了眠。但是为了夜来电影的迷人，益发使其决心相信他的光荣的前途，益发使其毅然回答他父亲：「……我不！」

及至早饭后，张肯堂因约有几位好友到望江楼做消夏会，不能再讨论他的问题，而匆匆的走了；他妈才抱着水烟袋，一面吃，一面说他道：「你这婊子养的，硬是一条牛！你老子偌大年纪，啥事不明白，他教你的难道不为你的好！你哥哥比你行得多，不管啥事，总要先问了你老子才去干哩！如今偏你就对得很，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了！……别的我不说，只问你为啥事去干这些不要命的危险事？我家并不是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人，没计奈何，只好去吃粮，像本街张木匠的儿子，一个月不到，死得连尸骨都找不着！你哥哥若果不死，也还有说的，权当你那年出天花死了，把一条肠子割断。可是哩，……你老子是六十岁的人，我也五十好几了，一辈子苦苦熬熬的，享不着你的福也罢，还这样的淘气，安心要把我们焦死吗？啊！如今翅膀硬了，……」

桂荪打着赤膊，仰面躺在一张竹床上，等不到他母亲说完，坐了起来道：「算了吧，我也听够了，翻过去，覆过来，横顺是这些话。……你就一直弄不清楚进军官学校，并不比当兵，我不晓得说过好多回，光是当兵，我怎吗会干？我安排的只是将来当军官。军官并不一定上战场，就作兴打起仗来，也不一定打死。你只看民国以来的小军官，谁不是几年光景，就爬上去了，谁又是打死了，重生的？大家运气都好，偏我一个人的就坏？……你们告诉我的，只管说是好意，但是你可少咒我一点！少说些不利市的话在前头！……我敢打包本说，你要享我的福，就得让我去！不然的话……」

他姐姐恰洗了脸，换了衣衫，挥着扇子，从后房走出来，接着说道：「妈硬是太操心了！

如今年轻人的前程，做老的哪里管得了许多！老二既是安心要走这条路，不如劝爹爹让他去走罢了，吃屎狗始终断不了的！你们即使把他挡去了，他后来总不免要抱怨你们害了他，为好不讨好，那又何苦哩！我现在说句老实话，民国的世道，倒也不比以前；做别的事，谁保得定比当军官的好。爹不是也曾说过，从前说到四棒加一棒的，哪个不笑，如今该他们翻梢了，从前过啥都会的是候补道，如今却是旅团长了？……说到危险……」

桂荪已经跳到竹床下拍着巴掌道：「到底姐姐是二十世纪的人！妈，你只看现在的斯文人，谁有多少出路？哪怕你学问再好，资格再是出洋留学了二三十年考了几十年博士，要是不甘心在自己家裹吃老米饭的话，就是芝麻大一点小事情，你总得要依赖军官。如其不然，管你啥资格，管你好大本领，不用你硬不用你，你敢怎样！我现在不过立志要做一个只有人求我不是我求人的脚色，你们偏偏听不懂！」

他姐姐瞪了他一眼道：「又该你放屁了，等我跟妈妈说！……你只想想，大哥读了多年的书，倒做了官，倒不危险，倒可望他一天天的上道，『扬名声显父母』，可是哪个料得又会短命呢？到头来你还不是只看见一付棺材！如其老二也这样，你想得过吗？况且读书求上进，也是亏人的事，我们亲戚中间读书读到吐血死的就不少！说不定大哥的病根，在读书时候已经伏下了哩！……老二历来心粗气浮，光看样子，就比不上大哥，倒是早点改了行好些。若果尽这样下去，一定会弄到文不文武不武，再说不靠他挣钱养活，光是看他那没出息的样子，你和爹难道不呕气吗？与其将来打失悔，倒不如现在硬一下心肠，让他去吃点苦。……」

桂荪不耐烦他姐姐的长篇大论，遂接口叫说：「啥子苦！我愿意的事，没有苦！」他妈咬着牙齿骂道：「拿你一天到晚去扛枪筒子，看你苦不苦！不成器的东西，我就叫你老子让你去，总有一天要看见你向着我哭哩！」

「不会有的，你放一万个心！」

桂荪知道难关已过，遂穿起麻布衫，四下里一溜，把一伙同志——都是决心投考军官学校的一般十几岁的青年人——邀约着，冒着大太阳，跑往少城公园绿天茶社来吃茶。一面磕着五香瓜子，一面兴高采烈的谈着未来的光荣，以及得意之后，各人将要怎样怎样的志趣。中间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忽然发了一个疑问：「我听说，这次投考的人特别踊跃，报了名的，已有千多人了。像我们尚未去报名的，还不知有多少。我们学校的招牌自然不坏，不过正额只有五百名，你们拿得稳个个都考得上吗？」

这当真是各人命运中可能的绊脚石呀！大家呆了呆，不免都有点颓然，末了还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解答道：「我想中国的事情，有面子，有里子；考，不过是面子，我们顶好是一面报名，一面去要求校长办文咨送，一面还是分头找熟人找有力的人去递条子的好。」

桂荪道：「哪能个个都弄得到条子？」

别一个更有精神的青年把手一拍道：「有啥要紧！这里考不上，还有征滇征黔的随营学校，还有顺庆的教导队，泸州的讲武堂，还有重庆万县嘉定叙府绵州雅州许多地方的军事学校，只要大家诚心走这条路，岂有找不着之理！不过须得先问你们一句，除此一条路外，你们还有别的路想走不？」

不约而同的全是这么一个回答：「只有这一条路！」

（民国十四年一月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 湖中旧画

我与江西的鄱阳湖相别，业经十六七年。在这十几年的长久日月中，虽然走的地方不少，见的事体甚多，但偶一回想起来，湖中的几幅旧画图总尽先展在我的眼前。

我实实在在还很记得清楚我们所乘的那只米船。那船是由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外载白米三千石往湖北武昌去的；我的父亲死在临川县，正要运灵柩回四川成都老家，我父亲的朋友，我叫陈老伯的，便代我们雇定这只船。陈老伯说：「你们盘费短少，既不能由南昌乘小火轮到九江，只好雇一只民船，一直坐到武昌去的好；民船哩，假若雇一只空船，你们的行李不多，载轻，湖里和江里的风浪很大，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应去犯这种险；我替你们想来，倒是包一只米船的全舱面，现在往武昌去的大米船正多，价钱一定不贵，只是多耽搁一些时日；好在你们运着灵柩，也无须乎急急，多走一两月权当休息。你去和令堂商量商量，看我的话可行得去么？」

陈老伯是广西人，与我父亲同官十多年；又能写，又能画，又能作诗，是个很风雅的人。那时他已六十多岁，故旧之情甚深，他那短命的第二个女儿又曾几乎做过我的未婚妻，所以对于我家的大事，陈老伯的言语，简直就是我们的指南针了。

米船。

于是乎，八月十六日，我们便扶同父亲的灵柩在临川县东门外搭上了这只往武昌去的米船。

船价原不算贵，是陈老伯代我们讲定的，由临川到武昌，全包舱面，只烂板洋八十元。可是开船的头一晚，船上又搭了三位河南纸客，并五十包毛边纸。我母亲发气，说船老板欺负人，要送他到临川县衙门去理处。得亏我们的底下人许贵讲人情，说船舱很大，多搭几个人和几十包纸，不过仅占头舱一大半；既于我们无妨，就请太太大量些，老板终究感恩的。说着，又叫老板到内舱门外来磕了一个头道谢，然后这件事才算说好了。

抚河的水很枯，我们一天才走得几十里，还要叫人站在水里来抬船；九月初间，我们这只双桅米船才入了鄱阳湖。

那时湖水大退，到处都露出浅水平敷的泥洲，洲上芦苇丈多高，一眼望去，完全就是漠漠的荒林。芦洲中的港汊，弯环曲折，没有直到一二里之远的；港面也不宽，顶阔处或有三丈多，寻常不过一丈六七上下。

我们入湖时。船家刚吃过午饭。太阳不但不厉害，并且若有若无，只稀稀一点淡白光影从薄云间筛下来。又没有风——风是有的，不大；两幅新白布补旧白布的硬风帆大张在舱前舱后的两道桅樯上，虽是懒洋洋的没甚气力，却也使得动船，能把它左旋右转的在暗蓝色港面上推着走。

船老板站在后梢较高的一段船板上把舵，管理帆索。他是临川县乡下人，原来是当舵

工出身，积了几文钱，再经亲友帮助，才买了这只旧船，我们同舱板下的白米算是他当老板后第一次的新载。

船上只有两个船夫，都闲坐在船头上同我乱谈。就中一个癞头，最爱说话。他说若是水路不精的人，一到这里，包他半年也走不出去；他又说湖底浮泥极深，要是失脚落下去，越动越往下，沉一辈子也浮不起来。

舱内本来清净，三个纸客都悄悄的约着许贵在打上大人，只因那徒弟安生打扫火舱——做饭的火舱，无意的把那头母狗打了一下，它便奔到船头上来汪汪大叫。老板最爱他这头狗的，听见了，便从船舷跳板上跑来把安生打了几拳，安生打哭了，三个纸客都起来拉劝，癞头也骂安生不对，一时之间，全船都闹震了。后来因为我母亲在内舱中假装问什么事这样大闹，许贵借此虚骇了一番，一切方回复了原状。

我那时仍静静的坐在前桅之下。十五岁的浑小子，原本说不到欣赏自然，不过每当船随港转之际，远望见几片风帆高出芦叶好几尺，仿佛是贴在天上似的，总觉得好看。港汊中还时时看见许多蟹断，横划在水面上；起初本不晓得这些竖在水中的竹片做什么用的，船一走过时，刮得船底一片响，后来看见几只大蟹在竹片间爬来爬去，因才直觉的悟出是蓄蟹的东西。

我不甚记得真日子了，大约就是入湖这天的午后，薄云已散，很红的夕阳照在淡黄芦苇之上。芦苇渐稀，湖面渐广，风势也渐大了些。似乎我们都吃毕了晚饭，头舱的席篷也

全推开了，不甚关心湖景专门打牌睡觉的河南纸客们也都抽着潮烟，坐在跳板上东瞻西眺。

忽然一阵浆声从极近的芦荡中传出来。

我问：「甚么船会在荡里走？」

癞头抢着说：「打鱼船。」又加一句解释说：「打鱼船小。」

我好奇的问道：「他们的鱼零卖么？」

癞头说：「怎么不！你看我唤他……你少爷要买鱼么？」于是他就很高的唤了一声。果然有人回应了，浆声越急，不久就由芦荡中摇了三只渔船出来。都远远的向着我们问道：「买得多吗？」我们高声回说：「几十斤罢咧！」这原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我想：「那里吃得了许多。」然而三只船便仿佛端阳节划龙船似的，争着向我们摇来；中间一只较小的较快，距我们的船约模二三丈远处，那两只方转了舵。

渔船上也有篷，也有桅，两个男子打浆，一个妇人把舵，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手执一根桡钩站在后梢上。我平生没有见过偌大的渔船，并且不知道鱼放在他船上何处。

我母亲听见我要买鱼，连忙叫女仆万继娘出来嘱咐我少买点，并且问大鱼价多少，小鱼价多少。癞头做个手式，叫众人都别开口，仿佛他就是买鱼的主人一样，问道：「说罢，百钱多少斤？」

渔船头上一个中年男子答道：「百钱五斤。」

我不信会有这样便宜的鱼。在我们成都，鱼价是历来就比猪肉贵二倍的，在南昌也得

四十多文钱一斤，抚州更贵〔一〕。依我的脾气，当然买了就是，还讲甚么价？然而癞头却把嘴一撇道：「算了罢，讲不成功，你载到九江去卖好了。」

「你老多少总得还个价钱。」

「那吗，两不相亏，百钱十二斤。」

「你老倒会买，也请到九江去买好了。」

渔船业已开走了，我母亲忽叫许贵给他讲百钱九斤，再不然就八斤也好。

渔船上几个都争着开口说：「百钱七斤，准卖给你。」

癞头连连说太贵太贵。许贵也还在犹豫，我母亲早在窗孔中答应了，说：「使得，使得，不过我要大鱼！」

渔船上的人都欢然掉过船来道：「有大鱼，随你老选择。」

两船系住了，头一个跳过去的就是我，其次是许贵，再次是老板，他提着一柄大称。

「鱼呢？鱼呢？」

一个年轻人把中舱船板揭开，我们就看见鱼了。原来中舱竟是一片活水池塘，船底据说是铁网做的，可以与湖中的水相通，池里的鱼，泼泼刺刺，不知有多少。那中年人手提一柄鱼叉，站在旁边道：「你们看清楚，指那一尾，我就叉那尾。」许贵说：「把你那顶大的青波鱼叉几尾来称称看。」

〔一〕那时一块鹰洋在江西仅换七百多文钱。

我母亲看见那些十来斤重一尾的青波鱼，好生高兴，说：「多买点，拿来腌了晒干，带回成都送人情，比甚么还贵重。」于是一连就买了二十几尾，她还要买，癞头便劝道：「太太，老实说，你今天买的鱼实在太贵。湖里秋鱼，我们吃了几十年，从没有吃到百钱十斤以下的；你太太要买时，前面还多得很哩。」

末后渔人又提了一尾大鳜鱼出来，足有六七斤重，母亲也买了。我亲自提它过船，因为它太活泼，把我弄来在船板上跌了两跤，还几乎送它到水里去。后来被安生在鱼头上敲了一斧，它才哆着口不动了。癞头说这鱼是闰年产的，因它背翅上是十三根刺。

那一夜的大工作就是杀鱼。

大约是九月初十边罢？我们的船寄泊在一片小沙洲前。这地方除了那片沙洲和洲上几丛芦苇外，四面都是湖水和圆天。同我们并泊的尚有五只双桅大米船：不但同行，并且所载的白米，也是一个米贩的。

泊船时已在傍晚，癞头说，若明天再得大半天顺风，明晚定可以到大沽塘。大家看见风色很顺，而且云霞满天，都以为一定是可以的，入夜之后，大家俱安安静静的睡了。

到次日的黎明时，我猛然惊醒，看见母亲已坐了起来（她因为右膝有病，不能行走，所以诸事都过于谨慎，每逢上路，从来是穿着衣服睡的），脸色很不好看；船也颠簸异常；并听见篷外风声怒号，和众人的呼声，觉得光景有点不佳。我便问：「有甚么事吗？」

母亲说：「好大的风！……怕不是好事，快点穿了起来。」

及至我穿好了要到舱外去看看时，母亲偏不答应，为什么呢？她也说不出来。然而我

到底出去了，不过也只好在舱门口望一望。

果然好大的风！遍湖都是排山般的大浪，浪头打在沙洲上，激起的水花总够四五尺高。沙洲上的残芦，昨天傍晚看见时，有八九尺高，然而此刻却只能望得见一点儿叶杪，并且浪头一来，它们便随势倾倒，直待浪过了许多久方软软的翻起；第二第三的浪又接连而来，所以它们便老是那样一起一伏，得力它们没有劲健的力量，所以也才能那样的一起一伏。

天上全是乌黑的云堆，被呜呜的暴风驱得团团乱跑。我们的船业已拉到沙洲边，下了两道大锚；沙洲上又打了三条粗桩，安生同癞头正把一条粗缆用力的拉紧在桩上。然而船在浪头上还依然偏偏倒倒，舞个不休。在我们这只船的两侧，那四只米船都一样的泊好了，不过两船之间，仍留有六七尺宽的距离，大约恐怕两船过于并拢时，不免有互撞的危险。

此刻，人声依然在狂风中大吼，原来尚有一只米船在昨夜原泊的地方不曾拉过来；正见乱浪之间，一只小小的划子，上面三个船夫，奋着短桨，一上一下，同风浪之势鏖战着，向沙洲边划来；各船上的人都向着他们一声一声的大吼，大约是替他们助威的意思。小划子好容易的逐渐划了近来，划子上的水载了一半，划子上的人浑身都是湿的，刚到沙洲边，三个人便跳出划子，站在水中，从划子上取出一道大铁锚，埋在洲上，齐吼了一声：「拉呀！」于是那只醉人似的大船上也回应过一片声来：「拉呀！」跟着就见一条铁链，从抛锚处隐隐由浪花中牵起，一直牵到那只船头上，其间七八个人，都直着两臂，蹬着两脚，挽着铁链，直向怀里拉，拉一把，打一声哨子，这方法果然好，那船果渐渐的向沙洲移来。船头上的人，我至此才看清了，原来我们船上的老板和那一个船夫叫张老二的都在那里。

那风一直刮了五整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的无聊趣味。也在这五天之中。上下四周的环境，没一时不是那样的：阴云黯淡的天，浪头起伏的湖；沙洲上不能涉脚，惟有在一只船上，从船头走到船尾。他们年龄大的人当然不是第一次感受无聊，所以他们都能忍耐，都能自寻消遣；打上大人，推牌九，骂架，唱小曲，或竟长躺在铺上打鼾。独有我，真太无聊，几本七侠五义传翻了不知多少次；惟一的希望，就是那一天才能开船。

后来又在大沽塘扎了几天风。读者诸君假若有坐过江湖中民船的，便知道行船口号，有什么三不走：逆风不走，无风不走，大风不走。大沽塘的几天就因为既是逆风，又是大风。不过大沽塘有避风的船埠，有镇市，虽然米船载重，不能泊岸，但各船都带有小划子，上下仍极方便；我也勉强弄得来划子，若遇船夫不在，就是安生划，安生不在，就是我自己划；所以七天之中，我丝毫不感烦闷，因为我在岸上的时候居多。

大沽塘的市镇距船埠还有二三里，这是饶州府景德镇磁器出口的地方之一，市街很热闹。船埠上仅有三四十家茅屋，日用生活的东西都有卖的，其间最令我注意而生兴会的，就只一家卖茶的茅屋。

这茅屋临在船埠上，门前一个高坡，由坡上直趋下来便是我们泊船之所；茅屋那一面是沙滩，又一面是倾倒垃圾的空地；而茅屋的盖造又极窳陋：粗糙的木柱只有小饭碗大，两面黄土墙，一面泥壁；屋中一道席篷间隔着，靠里一间算是睡觉的卧房，席篷门上挂了一幅印白花的蓝麻布帘，外面一间就是待客吃茶的地方。白木方桌有四张，然而都备极龌龊，

泡茶的碗，十只内只好有两只是完整可观的。靠墙是柜台。柜台之外，一个洋铁炉子，炉上一把洋铁壶烧着开水，这就是茶铺的外表内状，老实说来，真没有令我能生兴会的所在；而且地上又凹凸不平，盐炒葵瓜子的壳，涎浓的口痰，布了一地；风向不顺时，还时时闻得见一派恶臭。然而，我每到岸上，必要在这里来夹在粗鲁的船夫们中间喝一会茶，临去时还不免要恋恋然的，这是何故呢？

读者诸君，你们自然是愿意知其故的。那吗，就请你们随着我的笔尖向柜台之侧一看！你们不见那里时常都坐有一位年轻姑娘吗？得呀！就是这姑娘。她姓什么，名字叫什么，我通通不知道，依我那时的揣测，相信她是卖茶老太婆的女儿。她那时或者不止十八岁，但我总觉得她嫩得同初熟的荸荠一样；她的模样到底美不美，我此刻记不清了，不过那时，看见她抹着白粉，涂着胭脂，两只眼睛又大又明，一排牙齿又白又整齐，穿着浅蓝洋布衫，栏臂缘一道水波纹的青洋缎边，总觉得好看极了。每一次去喝茶，差不多偷看她的时候最多。何以要偷看她呢？这个我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要看一个女人，又害怕这女人觉得我在看她，又害怕旁人觉得我在看这女人，其结果必得等这女人和旁人全不注意时，才从眼角上偷着下死劲的看她。

我第一次登岸，就注意了她，就觉得这地方有生趣；后来听见许贵们也说：「这小娼妇还长得好！」我立了几次意，打算从许贵口里问问这女子到底是娼不是，第一我没有恁大的胆量，第二就知道她是娼也等于不知道，第三我宁可不知道她是娼，而且许贵们是年龄已大的人，就说道，「这小娼妇还长得好！」似乎并不很注意，他们在这里喝茶的时候顶少

顶少。

这几天里，我每到茶铺去时，总要叫万继娘光光的给我打条发辫；心里总想怎么样才能做出一种出众的举动来，好叫这女子留心我（至于留心以后又如何：说老实话，我那时还未曾想及哩。）我自以为实实在在总比一般粗鲁的船夫们体面得多，纵然年龄才十五岁，身体还小；然而那姑娘总把我同一般粗鲁的船夫们看作一律，她笑的时候，多半是向着粗鲁的船夫们，她看我，只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我一个人暗暗的生气极了，恨不得鄱阳湖的水立刻涨起来把这片高岸全淹了，众人都各顾性命，只有我一个人划着小划子来救她，到此刻看你睬不睬我？

到末了的头二天傍晚，我无意的看见老板把他载的白米量了足一石，用箩筐载了，运上岸去。这原是常有的事：老板常把白米量去贱价卖了做赌博本钱，赢了，把银子装在肚兜里，输了，回来把安生打一顿，说他把饭糟踏了，为什么倾在水里，不都晒干了渗在米中，将来人家量出来短了载时，还要打断他的狗骨头！

但是，到夜里，却听见许贵们悄悄的笑着说：「老板此刻正乐呀……呸！那小娼妇也值得一石白米吗？……前天老艾去关一回门，才花了五百钱，一个整夜，顶多抵上关五回门罢了，那里就要花许多！……却也不怪他，白米又不是他的，他已经算是公道人，不比那一般老板了！」

我知道老板竟自同年轻好看的姑娘打相好去了。本来一个接待船夫们的暗娼，算得什么正经事，然而我心里却难过了一夜；就是第二天，我也不再上岸去，直到第三天早间风

向转了，大家准备拔锚，我上岸买水果，才末后的偷看了过一次。她还是那个样儿，依然和吃茶的船夫们有说有笑的，我们这只船上的老板，此刻正从镇上回来，走门前过时，遂进去在她脸上摸一下，笑着说：「好乖乖，等着我，回头给你带点湖北的好土产！」她是如何的回答，我不知道，因为我早就奔下那高坡来了。

我们一行几只船出发时，是九月二十七日早晨。那一天的风虽是很顺，却刮得不小，略小的船都不开，说要等风声小一点再走。

我们的船已拔了锚，偏又出了事，因为那头花狗奔到岸上，任凭你们唤，它总不肯下船来。纸客们主张不要管它，老板不肯，我也不肯；于是老板又带着安生上岸，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捉住它的项毛拖了回来。

我们船上的风帆大些，老板又长于把舵，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但仍把同行的米船，一只一只的赶过。

太阳很晶莹的斜照在水波上，每一个浪头掀起，就像钻出了一条金蛇；风帆影子极长的拖在船的左边。我们每从一只同行的米船旁边驶过时，两边的舵工和船夫都要彼此笑骂一场，竞争一番；各船上都在淘米做饭了。

我站在舱门口，遥望见小沽山，这是我前六年来江西时见过一面的，还认得它。癞头说它是鞋山，却也像得很，它山头一座白塔，确像一只旧式女鞋的提手；不过这鞋样断不是太太小姐们穿的，完全是丫头大姐裹得倒大不小的脚穿的。船从山脚下经过时，还看得

见山间的殿宇，一直引到水边的石梯，石梯下面的小船；遍山是树，觉得景致很好看。

我们的船算是快了，船头上激起的浪花也翻银滚雪似的，然而总比不过火轮船。一过鞋山，就遇见了好几只火轮船。从米船上望去，简直就是一座楼山，并且走得箭似的快；它走过了不算，却一定要在屁股后拖起一派波浪，叫我们的米船朝着它磕头。

老板们吃过早饭，接着就是我们吃。老板吃了饭，坐在火舱里抽水烟，后梢把舵的，换了癞头。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早间我们下饭的是一碗冻红肉，一碗冻鱼；母亲坐在床边，跟前摆一张矮方凳做桌子，对面就是我。我正吃第二碗饭，船头上忽然大响了一声：沙！船身往后一挫，接着又往前一顿，那碗冻红肉便从凳上跳在床上。母亲胆子最小，便放下饭碗说道：「怎么！……」我还镇定的说：「或者又是搁浅了！」因为前在抚河中时，常有这种事体发生。

但是老板张张慌慌的奔到内舱门外，从许贵床铺上抢了一床棉被出去。母亲脸色大变道：「完了，一定出了事了！」我也不知不觉的端着饭碗走了出去，全船的人都默然无言，但是极惊恐的拥挤在前舱，争着要看外面的事。许贵从舱门口挤了进来说：「船破了！船头打破了，棉被已塞不住！」这一下全船都骚动起来，我丢下饭碗，不由的把棉袍脱了掷在别人铺上，单穿着一身薄棉紧身和薄棉裤，同许贵向船头奔去，纸客们只顾收拾他们的零碎东西。

癞头奔来下风帆，但帆页都被风势鼓涨着，落不下来。许贵拿着劈柴刀抢去把帆索割

断，帆才落了。老板同张老二各拿一条长篙向船侧一探，深极了，只船头左右有许多暗礁，可以插得下篙，他们便想借篙的力量把船撑出礁石，移向岸边；但他们枉自费气力，那船头却结结实实的夹在礁石中间。于是老板便号淘大哭起来。我断不料他这个三十多岁，强壮有力的男子，倒哭得比寡妇哭老公还悦耳；我又气又骇，心里想：「这就叫打破船了！大约是实在的罢！」

我自然而然就跑到后梢把系在船尾的那只小划子拉过来。不知怎么样的一阵手脚，竟将我母亲抢上了划子，三个纸客都抱着被盖衣物要接踵奔上走，却被我同许贵拦着，仅上去了一个，张老二也拿着短桨跨上去，那小划子就在波浪里荡漾起来。万继娘忙极了，从后梢往划子上一跳，董的一下却落在水里，骨都都几个小泡，登时就看不见她。划子上和大船上的人都大喊起来，幸得水神不收容万继娘，刚下水不多久，一送，才将她送到小划子旁边的水面上。张老二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曳上小划子，她业已将近昏迷了。

小划子偏又是漏的，仅仅一两分钟，早已小半划子的水。划子上的人复又移到大船后梢上。我这时完全麻木了，向左一望，似乎距岸不远，但岸上的大人看去只像小孩子；江里波浪甚大，任凭善泅泳的人，也未必泅得到岸上。右岸更杳杳茫茫只看得见一点树影，这只破舟，到底还能支持到什么时候！

大家都失望已极，打不出一点安全的主意。正这时，三四只同心的米船都从后面乘风驰来，大家遂说好了，有救了！待得头一只船走近时，众人都一齐大叫：「救人呀！我们的船打破了！」大家呼救的声中，直挟着一派喜气。然而这喜气登时就消灭干净，你们说为

什么？原来那几只同行的船都害怕耽误了路程，都不愿停下来救人，他们船上的人似乎俱嘻皮笑脸的看着我们。

这又怎么办呢？三个纸客都顿着脚向他们大骂，然而只有风听得见，水听得见，我们自家听得见了！老板到底有见识，见别无生路了，遂也鼓起勇气，把张老二安生等唤到船头，各拿着面盆水桶将涌到舱里的水极力朝外舀，不过这也只能把沉没的时候多延长一点。

幸而今天的风顺，由大沽塘或湖口县放回九江的空船还多，十来分钟之后，就来了十几只小船；那些小船多半是两三人驾驶的。当它们初来近时，我们又欢喜了；我母亲连连念着佛号说：「阿弥陀佛！天不绝人之路，到底也有救星了！」她才待挣扎着要向一只小船上走时，却不料那般人之来原是别有目的。他们一上大船，就揭开舱板，把下面的白米任情任意的朝他小船上运，约摸抢得二三石，又顺手把河南纸客的毛边纸包和我们的箱笼取一些，立刻拉起风帆，我们只有睁着眼赞叹他们的财运亨通。

这样扰攘了好一会，许贵和我才抓住了一只空船，答应他抢米抢纸抢箱笼，但须把我们几个人载到九江，到后还要给他们两块洋钱。他们答应了，然后才把我母亲和万继娘扶下去，母亲叫我进内舱去拿点东西，我四面一望，都是可拿的，然而都拿不了，只自然的抱了两床被盖完事。许贵自愿留下来设法提我父亲的灵柩，我们约在泰安栈取齐，那只小船上的米和纸抢得差不多了，催着要走，我方跳上去，一同离开月多天气相依的旧米船。

小船从大船前头驰过时，尚见安生一个人双脚站在船板水中，有一桶没一桶的将那浑黄色水舀起向船外倒；那头花母狗蹲坐在篷上，好像很不明白船上何以这样的不安宁。再

受着群蚁攒食一般。

走远一点，安生和狗都看不清楚，只见大船两侧围了二三十只小船，仿佛一个小虫，正在

在路上我们才问清楚这里叫卵石矶，距九江水程二十五里；这里暗礁极多，假若舵工稍为推板一点，没有不出事的，而今而后，才证明了万事皆通的癞头实乃万事不精。

这天的中午，许贵才押着提运灵柩的小船赶到九江来。然而问题就随之而生。

许贵起初招人提运灵柩时，并没有人瞅瞅他，及至水已侵入中舱，抢无可抢，才有一只抢了六七石米十来包纸的小船答应帮忙；但是他船上六个人，每人须得一块钱的赏费。许贵一口就允诺定付，仍不行，第二个人嫌少；于是一人一句，从六块钱直涨至六十六块钱，许贵也答应了；可是要现钱，许贵说：「你们看，我身上那有这么多钱！主人家已先往九江，行李银钱都在他们手边，到了九江，自然会照付的！」说了许久，众人才用刀将船篷劈开，把灵柩提上了小船。据许贵说，灵柩提后，水已涌入内舱，老板船夫安生们都乘别的小船走了，河南纸客们走得较早，所未走的只那头花狗。直到他将次走时，泊在对岸的巡江炮船才开过来，趁水打劫的诸小船也才纷纷逃开，让炮船上的人来扫拿残货。

所谓问题，就是那六十六块钱，那里去筹？

泰安栈的老老板忽然义奋起来，来向我的母亲说道：「太太，你们身在难中，并且是异乡客人，就有钱，也不犯着给人敲竹杠。这样罢，我来替你们撕落，你们的管家不必出去，只交六块钱给我，我包把这般东西打发走路。」这是何等的好事，我们当然恭请他去出马的

了。

老老板出去不久，就听见外面人声嘈杂，末后只听得老老板大声说：「你们可别乱想，我就去请出少爷的名片，送你们到德化县衙门去！先问你们船上的米是怎么来的，然后再问你们乘危勒逼的罪名！何况这是做官人的灵柩，你们敢这样没王法吗？……多一个也没有，这六块钱还是我替你们说情，太太才肯开赏的哩！」

得亏老老板的文章做得好，这头一重的难关居然打过了；至于以后的难关，不在本题之内，从略了罢。

花狗是殉了船了！腌鱼依然回了水府，不过各个身上多载了斤把盐去，这是我们损失以外的大损失！

（民国十四年，四月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 编辑室的风波

日日报的编辑室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的某条街中。这省会有五十多万人口，每日吃的米麦菜蔬，鸡鸭鱼肉是很多的，独于日日报的销数在本城中经过了七八年，依然还只千余份。

有人说，这城里的人因为吃得太多太好，一个个都有肠肥脑满的样子，所以无须再拿眼睛来当口，再拿日日报来当粮食，再拿头脑来当肚腹了；又有人说，并不是人家的头脑不想容纳日日报，只怪日日报太缺少资养料，差不多同芜菁一样，惟有肚腹饿到十二万分的饥人才不得已而欢迎它。这话倒也有理由，我们只销走进日日报的编辑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现日日报资格的所在，除了印字钉的模糊，和报眉上几千几百几十号的数字外，最确切的还是要算编辑室里的蛛网尘埃，与夫到处堆积的上海北京等处被剪裁以后的废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赵先生每每于对客的言谈中慨然说道：「怎么能得一个机会把这编辑室好好的整理得像个样子！」然而一直到日日报被封之前，这机会竟不曾来。

日日报被封的前两三月，已经恶耗迭传。总编辑赵先生一天又向编辑本省新闻的周先

生嘱咐说：「周先生，我们以后恐怕更要谨慎些才好！许多人向我说，我们近来的报上对于那有作用的教育联合会的态度不大对，听说其间几个坏人正在鼓动他们的靠山，要向我们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烟袋，撑起两只水泡眼道：「我并没有自家拿过主意，他们送来的稿件，我总一字不易的交给排字房，反对他们的东西，一篇也未发表……」他便把近一周的报纸通通翻出来，把这一类的新闻指给赵先生看。

赵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一条短评说：「赫，赫，赫！或者这上面生了问题了。」

那短评是周先生做的，标题是「吾人对于新组织之希望」，不过是些普通的说法，中间有这么几句话：

「……国人通病，往往因个人之私利，遂不惜举团体之公益而破坏之，窃负之，一而再，再而三，驯致四万万人咸为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过于是……今幸而有教育联合会之组织，诚不啻天鸡之一鸣……问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观其后效……」

赵先生道：「你这文章原是恭维他们的，不过他们看法不同，一定说我们又在弄什么鬼了……这样好了，周先生，我们以后对于这些事简直给他个不闻不问，短评的材料宁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谈谈胡憨在河南的战争不免是和平的障碍，张冯的暗斗影响必大，望执政有以调解之一类毫不会生关系的东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琐碎事拿来说说也行，

比如昨天那条虐媳致死的新闻，就可以大做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们注意街上的疯狗。不过说到官厅，我们的口吻总得放和缓一点，最好是在文后加一句『请勿河汉斯言』或『言之者无罪』的话，那就更活动了。」

赵先生周先生从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评做得几乎等于一幅白纸，而且本省新闻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们用心之深浅，只须看报上用的某字或一个大口字的多寡便足以测验之；例如说：「某师长于某日派某代表往某处议某事」，或「某伟人曾向某人有某种表示」；最使他们感困难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电，或是历数他人的罪状，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虽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对头，但电上偏要说彼此早有联合，这等公电既可以拿来填空白，又可以省俭许许多多的裁剪工夫，当然要尽量的发表；因之，他们才发明用大口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删去而以大口字来代替。

你们必以为某字和大口字的妙用一定会使看报的人感受种种不明了的痛苦了。其实不然不然，因为这千把饥渴的读者若干久来早能和赵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来早练习成一副特别眼光，专能于无字处看出痕迹，凡是某字和大口字，在他们眼中仍足以显出它们代表的字义。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时的忽略，把某种新闻编得略为明显，比如说：某县知事因县民反对勒种鸦片，遂变本加厉，横征暴敛之类。于是乎亲爱的读者们必费纸费墨费邮票，寄信来说：「贵报主持正谊，诚可佩服，惟处今之世，记事言论总宜少加隐晦，勿多树敌为是，鄙人为贵报之老友，既深爱之，敢贡愚直……」

赵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这种怯懦的暗示之下，所以新闻的编辑越发弄来只剩了

一点枯燥的影子。然而还是有风波，这却从他们不甚注意的外省新闻上发生出来的。

日日报上本省新闻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种：『衔略钧鉴』的快邮代电，『开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谒见』的辕门抄等算一种，这是它的骨干，也就是亲爱读者们所最愿看的东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广告的东西，比如说近闻某人作七言绝句一首，竟将某公姓名官衔概行嵌入，颇为某公击赏，称为巧不可阶之作云云，或是说某名公途经某地，为某将军招宴一次，喝绍酒一杯，大欢而散，这也算一种；其次，是专门把小事化大，不是报告某排长近由火神庙移札龙王庙，便是报告汪二麻子某日大醉回家，当街踩死老鼠一只，人尽称奇的地方通信，这也算得一种；末了，还有一般以条子计钱，写恭呈主笔先生钧鉴的滥访事们，他们既要吃这一项饭，却又没力量去采访有价值的新闻，只好关着门捏造一些产妇生蛇，城隍托梦的话，也算得一种。末后这一种太滑稽一点，但位置在枯燥无味的新闻中，倒也很别致，既是亲爱读者们欣赏之件，所以周先生也尽量发表，滥访事也尽量制造，居然成了日日报的一种特色。

至于它的外省新闻（自然更没有外国新闻，因为太与读者们的头脑不生关系的原故），比较还更要简单些；既没有无头无脑，残篇断简式的专电，又没有不负责任，捕风捉影式的通讯，我们可以说说它这一张纸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报上剪下，叫排字匠拿去照样翻印一次的。谁料得定已经这样简单，还有风波。

但是这也要怪编辑外省新闻的钱先生。因为钱先生很想用力把这一张纸编好一点，所以分明都是从剪刀上得来的新闻，他偏喜欢改头换面硬做来像是日日报自己生产的新闻；又

因外省事件牵涉本省的地方不多，历来招灾惹祸，使得赵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闻，因而赵先生对于这一张纸才视为不足轻重，一任钱先生去掉花头。

他们绝对不料在恭维教育联合会月多天气之后，编辑室忽接到一封口气极为严厉的信，查究「该报某日所载浙江孙传芳占领无锡，张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从何而来」并且说：「迹近造谣，居心可恶。」原来这是军部副官处称奉谕查考，立等答复的公函。

赵先生把信看后，立刻就蹙起眉头，像是很不舒服的说道：「他妈的，又在外省新闻上来搜寻我们的不是了！钱先生，你看……我们这条新闻是从那里转载来的？」

钱先生站在当面道：「这可大怪了！这一条原是他那机关报上汉口专电，我转载时还加了几句按语，就怕弄出事来，像天顾报那次载吴佩孚败退，弄来自己停版一样，你先生请看，我原说恐是传闻之误，姑志之以待证实的。」

他们正在商量着要回信时，一个杂役进来，手上持着一张名片说：「有客来会赵先生。」名片上印着两个大字：易平，官衔是军部副官。赵先生还未说请，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进来，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脱的，大刺刺给赵先生点了一点头，便向一张大藤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贵姓就是赵！日日报的总编辑就是你吗？」

赵先生道：「不错的。你先生惠临，想来一定是因为浙江那条新闻来查询敝报的了？我们正要回信哩。」接着，赵先生就委婉曲折把这条新闻的来源说明，并说：「敝报登载新闻，素来就很谨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总是搁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发表，也必加以按语；我们岂不知道在目前和平运动的时候，是不应该转载这类不实在的新闻？就因为这条既是军

部机关报的专电，我们相信必有来历，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们才敢大胆转载，却不料果然发生了误会。」

易副官的态度，方比较和平一点道：「哦！原来是我们报纸上的专电！可也难怪，虽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倒不常看它。上峰事多，那里有看报的时候，所以才生了误会。起初上峰很生气，说你们有意捣乱，叫务必彻底查办，我们的副官长因才发了公函，又叫我亲身来问问。我虽是随着上峰东奔西驰的，但我生长本城，早知道你们贵报是不捣乱的；至于别的那些报馆可就难说了。说起来原也叫人生气，比如去年天天顾报，明晓得我们接近直系，它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吴佩孚大败，奉天飞机已到天津的恶消息，难道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过叫别人看见，我们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们属下的报纸这样不争气，好像我们有心希望吴大帅打败的一样。这几天中国新报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说萧耀南怎样的和孙传芳联合，奉天内部怎样的不协，明晓得我们正在和张作霖段合肥携手，却故意造出这些谣言，赵先生，你说像这样不懂事体的报馆该不该封呢？我们的机关不料也这样胡闹起来，等我回去报告，管他那编辑是秘书也好，参事也好，拉到军法处，先捶他几百军棍再说……赵先生，把你们打扰了，我即刻回去报告，这回没有你们的事。不过以后你们仍得谨慎些好！」

赵先生一面答应着，一面又把他们的上峰和他们恭维了一番，并说改日还要请他上馆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拍顺了，方低声请问这回的事是怎么突然发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轻人，便直爽的说道：「我们军部的人同你们并无丝毫恶感，老实说，我们只晓得枪炮，什么

报纸不报纸，干我们屁事，恭维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谁来管你们的闲事。只是几个在教育界的红秘书，连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们有什么怨恨，常常在上峰跟前毁你们；就如这一回，也是他们把你们的报纸指给上峰看，说你们是敌党，那会儿，若不是参谋长在旁边骂他们是小老婆的嘴时，你们真不免要吃大亏。总之，你们留心着，以后别再惹他们，倒是同我们常常打着交道，于你们有益多了！」

赵先生送客回来，不禁叹道：「我看除非在外国旗子之下，只好闭着口当哑巴的了！」

周先生的头脑简单一点，因就恍然若以为可的说：「老实话，我们也学各商轮租一面外国旗子来挂起，就可吐气扬眉了。」

钱先生道：「不行罢？我们这里是省会，不是商埠，不能挂外国旗的。依我说，倒是关门不干的好。」

关门不干是报馆的总收场，在旁人看来，像这样受气办报，岂不深表同情于钱先生的见解？其实他们总是敝帚自珍，谁也不愿当真弄到关门，凡不得已而关门的，不是因本身的经济，就是因外界的压力；内部的人虽在愤慨之际常常发出此种言语，但也不过用来从反面鼓励自己的勇气而已。所以日日报依然毫无生气的发行着，直到末了这一天，因为一句极不相干的笑话又将一位马弁不如的人触怒了，硬说这笑话是对他而发的，影响于他的前程甚大。他遂拿着这张报纸到他上峰跟前，哭说日日报的不是，求他的上峰替他作主。他的上峰果然大怒，就叫身边一位秘书开条子给城防司令项必达叫把日日报给我封了。

封报馆原本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过按照往例，总得加个罪名，以见赏罚之公，可是这

位秘书出身于高小毕业，凭着浑身本领，博得他上峰的欢心，赐了他一个专门学校校长，对于公事，历来就主张革命的；因才提笔写道：「着城防司令项必达即将日日报馆封闭，编辑人等逮捕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于是当天午后三点钟，某街中日日报馆的大门上便交叉着贴了两张城防司令部只用朱笔填过日月而无所谓朱语的封条。编辑室待整理的机会虽不意的到来，但赵先生却拘到城防司令部里静等重笞去了，蛛网尘埃，被剪裁后的废报依然堆积在其间。

日日报封了，同城五六家报馆好像简直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披露。肠肥脑满的人们只忙着吃，亲爱的读者们虽接到了日日报发行部的通知：「本报于某月某日无故被封……」也不过把头摆上两摆，横竖是芜菁之类，不吃也没有大关系。

（民国十四年四月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 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

## 序言

一、兵的别号甚多，丘八两字大约是顶通行的了。至于在兵字之下而加以大伯的尊称，似乎只成都才如此。不过，大伯之称诚哉像是一个尊敬的名词，有如大叔大爷等等一样，但是在成都人的油滑口中喊起来时，它的涵义就大不相同，任凭你是什么人，那听得出它那轻蔑的意思，较之单是喊丘八两个字时更为利害；所以这个称呼在字面子写出来看看像是很恭敬。但你切不可拿在口头去向丘八们当恭维。不然，慎防他转敬你。

二、月谱者是套年谱而作的。何以这个谱不系以年而系以月呢？因为陈大丘八虽蠢长了二十三岁，然而他的军营生活却很简短，他的一生除了数月的军营生活略生了一点起伏外，其余若干年中实无替他作谱的必要。既然要为他作军营生活的谱，那便不能系之以年，只好计之以月。独惜陈大丘八又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要不然，他一定有一部什么从军日记来供我们欣赏，不则，也可以供给我一些踏实材料，不致单凭着他一番口述，往往在

有些地方不能替他写得很详细。

三、本篇所系的年月日概以阴历为主，这不是作者故意笃旧的原因，实因陈大丘八的脑袋当中自始至终仅装了一本依着月亮编制的阴历。他固然也知道什么『公历』『西历』『阳历』『新历』这个东西，只是他说的「罗罗嗦嗦的太难记了。我们向来就用惯正月便是正月的这个皇历，哪个再去记他那冬月当做正月的皇历，」所以他口头所说的日月，通通是『正月便是正月』的阴历，作者未尝不可以翻开对照表替他察一察，他所说的某月某日当于那年阳历的某月某日，但是一改之下，岂不失真？倒不如仍存其旧的好。

## 八　月

陈老三二十三岁零三个月。

陈老三生于红灯教闹事的前二年八月初七日，据说他出世时正是他妈刚要上毛厕去的时候。

本年周遭二十六县皆大闹饥荒，据陈老三说来，第一个原因是种鸦片烟的地方太多。——种鸦片烟自然是获利的事，所以从前官府不准种，察出了就要拉去砍头的时候，许多人还要偷偷的种；何况近七八年来，不但官府准人种了，并且驻防的军队尚提倡着要人种：「你没有本钱买罂粟吗？我这里有，拿去用了，以后加十倍还我就是了。你害怕别人同你为难吗？更不要紧，我有队伍给你保镖，看哪个不要狗命的只管来！如此一来，谁不希

图发财，一样的扒土卖气力，做正经庄稼哪里有种鸦片烟算得过帐。不料种了几年烟，才知并没有似妄想中的那等好处：第一，下种之时，便得出一次罚款；第二，栽插之时，又有所谓窝捐，便是照烟苗一窝一窝的出钱，一点也不容人含混的；第三，收烟之时，又有罚款，第四，运烟上市得交一笔保险费；第五，……第六，……此外还有若干出钱的机会。而且栽烟的多了，大家都想发财，以致烟价大跌，算来一年之中扒土卖气力通通是替别人变了牛了。那吗，不再种烟就是了。却不行。地方官与驻防军官的告示贴出来了，大意说要种烟的赶快来交罚款，不种烟的也须按照罚款的例，徵取一次懒捐。啊哟！这可一网打尽了，反对，反对，大家都起来反对！然而又是空费气力的事，何以言之？因为城里的绅士们早答应了，说军食要紧，这是不能不忍痛为之的；各乡的团总甲长们也答应了，说我们有什么力量，敢与军队抵抗，况且各乡都缴了罚款，下了烟种了，若只是我们这一片地方独异，你们想罢……倒不如大家匀几亩田来种下，只要有几千块钱的罚款拿去挡住，那懒捐也就可以希望豁免，而大家到底也能捡几个本钱回来呀。这话原是对的，于是你也匀几亩去种烟，我也匀几亩去种烟，自然种烟的地方就比上几年来得更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天旱。陈老三说：「种鸦片烟把地方占去，弄得出的少，吃的多，不够，这可以说是大家自己造的孽。可是天干呢？三几个月不下雨……城里大老爷也算尽了心了：天天到城隍庙求雨，没影响；又请了四十八个和尚，四十八个道士，搭起高台念经求雨，也没影响；禁屠禁到四十天，大老爷吩咐把南门也关了，出入都走北门，又恭恭敬敬往灌县去请龙王，又贴着告示说他业已修表告天，甘愿把他自己来替代全县人民的罪孽，请上天

把所有的处罚都降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仍然没有影响，后来听见说道尹大人也把自己当作祭品，剥洗得干干净净的，叫人把他抬到龙王庙，说愿意拿他的身体来赎这各县人民的什么过，到底还是没有影响……这自然是天老爷有意处罚我们，我们还敢说什么呢？不过我说句良心话，天老爷的意思是一半，人的做作也占一半，全县的收成固然不好，东搭西搭下来，到底也得了三成半，只因为大树坪彭旅长的家里，水田坳张团总的家里，城内陆翰林何道尹……许多阔人家因为鸦片烟卖得好，便把钱来囤谷子，你几千石，我一万石，挺大的仓房封起，一直等到市上的米卖至一角钱一斤，他们还要等高价，勒着不卖……唉！大家把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都是阔人呀！……」

是时，陈老三的职业，是大路旁边的加班匠。何谓加班匠？细述之不免稍稍要费点词语，可是也不得不费。

要是你们到我们这四塞之邦的四川来行走，我告诉你们罢，除了重庆以东的扬子江得有几百里的轮船可坐，在洪水天气，重庆至嘉定，重庆至合川也还有几百里，数十里的浅水轮船做你们的代步外，至于陆地上便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看惯坐惯的火车么？没有。汽车么？没有。马车么？没有。中国所独有的骡车么？也没有。那吗，拿来做代步的是什么？说来你们别诧异，还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抬一个人的轿子。假设不是你们自己的轿子和自己雇定的轿夫，那你们要走五十里的近路或五十里的远路时，都得到轿行去旋雇，而这旋雇来抬你们的轿夫，便不能称之为大班，而普通皆呼之为夫子（好尊贵的名字啊！）夫子大抵是骨瘦如柴，鸦片烟瘾绝大的苦人，他们一天能够抬着八九十斤走八十里至一百二十里。

但是，一连走上三天时，你们的夫子总不免有点疲倦，那他们总在走了数十里，吃过早饭或午饭后，必定要短雇一程的零班轿夫，替一替他们的气力。

这般零班轿夫大抵都是左近百十里内的乡人们，或者因为一时的农隙，出来找几文零碎钱用的，或也因为无职业可寻，而又离去故里，一样的卖气力，却不欲漂流在他乡外县去当旱螺子（普通骂轿夫的名词），于是便群聚在沿大路的各乡场上，每见一乘轿子过来，必迎着夫子道：「弟兄，放加班么？」于是这般人的通称便叫作『抬加班的』，而夫子们嫌这名词累赘，遂把四个字减为三个字曰：加班匠。夫子是坐轿的人旋雇的轿夫，其工价按站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八十里得付大洋一元至一元二三角不等；加班匠是夫子旋雇来替力的轿夫，其工价按里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里得付小钱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不等（但你们须知现在四川的洋价，在重庆每洋一元换上五千文，在成都换上五千五百文），不过，加班匠向没有一肩头抬上六十里而不回去的，其原因就在吃这项饭的苦朋友多了，逐程之间，隐隐都有一个地界，任凭气力再大，总没有自己吃饱了而不顾别人肚皮的；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大约只有从这些所在去探讨罢了。

陈老三本有一肩头蛮力，身材也高大，又不吃鸦片烟，所以这项职业倒颇不辜负他，有时竟找得到二千多文一天，他说比去当散工长年好多了。可是他家累甚重，所以天天挣来的钱全没有一个剩的，要是一天没生意，或生意不好，差不多一天就只好吃三顿小菜煮饭，而且还不敢吃饱。

中秋前后，米价越发高起来。首先闹饥荒，比乡下苦人们闹得还扎实的便是几千保国

安民的驻防军队。师长旅长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本师的火饷本来就有限，今当如此的荒年，米价飞涨三四倍，出入更自不敷，非请本县绅商设法救济不可。」于是一纸公文送给商会与县知事征收局长，叫他们赶于三天之内共筹军饷三十万元，以免饥兵鼓噪，事出不测。陈老三说，究竟筹出了多少，他不大清楚，只风闻师长说还是不够，遂把几千兄弟分驻到各乡场中，下了个自由证发的命令叫大家各自去找吃的。

弟兄们何幸得了这个自由，自然他们就尽量的把这两个字发挥起来，第一个受了影响的便是陈老三。姑且不说时势大变，大路上加班生意一天难得找上两趟，纵然就抬得几百钱，也没处去买米；稍微藏有几斗米的人家，都被丘八大爷占领了，你敢问上门去买吗？藏米顶多的人家，又是顶有势力，还藉着丘八的保护一船一船运到别处去卖顶高的价钱，他能分点余沥来示惠于本境的人吗？所以到八月二十三这一天，他看见形势不佳，心想蹲在家里，只有饿死的一条路，倒不如出去闯去。再一看身边的一个老娘和两个半成人的妹妹，都饿得神魂不定的，寻思：「到底顾不得她们了……就把我饿死，她们也没有一点好处……不如悄悄的溜他娘的，免得大家难过。」

## 九月

陈老三之走，其名就叫逃荒。凡逃荒的自然没有一定的地方，只是一味的逃而已矣，走

而已矣。

九月初五日，陈老三不知不觉的就逃到了成都省城的北门外。他出门之时，身上没有半文钱的，脸上是黄皮寡瘦的，他走到北门外时，荷包里虽没有许多钱，但到底还剩有两枚当二百文的黄沙铜钱，脸上并不见得比出门时更瘦，或许多还稍稍丰润了一点。他在途中究竟得了什么机会，什么遇合？乃能致此？却因陈老三咬着牙巴不肯说，问急了，他只是红着脸皮笑道：「说不得……」

成都省城，这个名字之在一般从未进过省城来的乡下人的耳里，向来就不知道有如何的响亮。大家往往在豆棚底下谈起天来，一下谈到成都省，众人便各自把他从别人口中辗转听得来的「说成都」放大加重六七倍的谈出，好像临潼赛宝一般，越来越多，越多越不像样，其结果，成都简直不是成都，简直就是天上的宫阙，而天上宫阙是如何样的，这可只好想想，却说不出口啦！

所以陈老三一到成都北门外，早就睁起一双大眼睛沿街细瞧了去。也不见得有甚出奇的地方：街面诚然要宽些，但铺街的石板十块之中就有七块是滥的，远远不如他们乡场上的街面平坦整齐；铺店诚然是高大些，还不是那样东倒西歪，又邋遢又难看的；仔细看来，觉得比外县不同而出众的，无非卖洋广杂货的铺子和买酒卖肉的铺子到底要多些，干净些，好看些，而在街上走的人也到底要多些，整齐些，斯文些罢了。据陈老三说，他是早晨到北门外，只半天把几条热闹的大街通走了一个遍，他虽尚未进城，而心里早蔑视起这个地方来，觉得也不过如此，到底是「听景不如见景」，反不如在乡里，大家口头提说的成都还

觉得有趣得多。但他后来却说：「我那时真没有想到城里果自不同，后来才晓得成都省虽不一概像我们以前所猜的，到底气派上堂皇得多，首先那个少城公园就不是容易找得出的，何况总府街东大街一带也真正的阔气。」

成都北门外虽未能如陈老三的意，但与他的出处却是很有关的，何以言之？因为陈老三说：「那时我荷包里虽说还剩了四百钱，但我到饭铺子里，一个帽儿头（白米饭一大品碗之称）就吃掉了三百，搭上五十个钱的小菜，出了铺子时，身边只剩了十个大青铜钱（四川历年滥铸当二百的大铜元，以致弄到钱荒，大家遂无意的把以前的制钱价格提高，一枚制钱当名义上的五枚制钱，从此，所谓一文钱两文钱便只存名而已，与法兰西的生丁相似）。到一家小菜铺里花八个小钱泡了一碗茶，荷包里便只存了两个小钱了。我不由就愁了起来，心想打个什么主意呢？况我乍到此地，人生面不熟的，就要卖气力，也找不到买主；难道几百里地奔到成都省，还是来当伸手大将军（乞丐）不成？

「我闷了好一会，无意的看见就是这家茶馆门外的柱头上，插了一杆尖角旗，写了几个字；我也无意的问堂倌——因为他刚刚过来给我冲开水——『你们宝铺中扎的是那一师，怎么不见一个弟兄？』他说：『我们这里并没有扎军队，只有一个招兵委员住在柜房隔壁的房里，说什么队的，我也弄不清楚，你看那旗子上不是写得有吗？』悖他妈的时！那堂倌头是同我一样，两眼墨黑。不过我当下却动了心了。想我横竖是没处吃饭的，管他是啥子（啥子犹言什么）队，吃粮当兵去。好在眼前当兵又不要啥子十八般武艺，也不考啥子文墨，有气力就行。气力我是有的……」

于是乎九月初五日的下午，陈老三遂由逃荒的加班匠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正式的丘八大爷。至于中间的经过如何，因为他语焉不详，只好阙疑待考。

他不但变成了兵，而且还更易了名字。这因为招兵委员提笔写他的名字时，说：「陈老三这个名字太土俗，不像一个军人的称呼，你还有别的名字不？」「只有一个小名叫狗儿。」「这更不成话了！等着，我替你改一个……也好，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也姓陈，打死了，他的名字叫陈振武。这不是又威风又好听的吗？现在我就给你写上：陈振武……威武的武字，记清楚！今夜点名叫陈振武，就是你了。」

陈振武岂但名字威风，就是在全般新招的丘八当中，他的身材气概也要算是顶威风的。何以言之？因为四川近来招兵很不容易，差不多的人都不愿去，陈老三要不是逃荒，也绝不会这样轻巧的，就改名叫陈振武了；又因为一般当军官的极恨老兵调皮，喜欢的便是新兵，新兵当中尤其喜欢小孩子，这也不知是哪个发明的，一般人都说，小孩子不但容易驾御，并且打起仗来也行，十几岁的浑头子，不知天高，不知地厚，喊声上前，他断不会退后的。大约以前军中也曾有过这样几个十七八岁大胆的浑虫，于是到柳和当四川什么督理时代，一般军官都迷信这个定理——尤其是柳和手下的人——更从而扩张之，所招的新兵不但十成当中照例要搭六成乃至七成的小孩子，而且十成小孩子当中年龄达到十六岁，身材长够三尺二寸，手上提得起十斤重量的，又不过一二成而已。你们若不信我的话，尽管去问在那个时代到过成都的人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时凡是抱着破土碗在街上喊：「善人老爷，锅巴剩饭」的小乞讨通没有了，通穿起三尺五寸又长又大的灰布军服当丘八大爷

去了。这绝不是笑话！这是风气如此，所以在陈振武所投的这一伙新兵当中，陈振武真要充当第一个真正的大人。那般小伙伴要同他说话时，都很吃力的仰起头来。也就因为这个原故，陈振武就成了一伙新兵当中顶拜得客的盖面菜，而大受长官们的青睐，到九月十七他们在北门外金绳寺大院子中正式受编时，他站了全队的第一名，编为一等兵，招兵委员当了连长，曾告诉他不久可以升他做下士。

编制之后，各个新兵的胸前便带了一个标记，巴掌大一块长方形的白洋布，顶上横着写一行什么队第几连第几排几个小字，竖起一行几等兵某某几个较大的字，字上又盖一颗鲜红的图章。带上标记之后，便当受兵法部勒，新名词叫军事训练。这也是容易的事，无非关在一个大院落当中，一百多人都不准随便出去进来，院落门前，无明无夜的轮班派着两个人对面站在那里，名叫执卫，因为是新兵，每逢执卫时，连长总要选几个上士中士的老兵照料着；其余就是早晨起来站在一排等长官点名，两点钟的徒手操，走走正步，喊喊一二三四（然而竟有弄不来，被老兵们左一个耳巴右一个耳巴打得哭的）；过后便吃早饭，饭后随便起居，到时候又吃午饭，下午又是两点钟的徒手操，跟着便吃晚饭；傍晚又站成一排等长官点名，其后就听长官教规矩：要怎样的对长官行礼，要怎样的服从长官……其后就睡觉，并没有床，只是拿起稻草厚厚的铺在地上，再铺一条草席，上面一条稀滥极脏的棉被，有时要亭匀盖三个人。

就是如此，而在陈振武已算是大享其福了。当他在当散工长年和加班匠时，何曾这样的清闲过，何曾每日亭亭匀匀的吃了三顿白米饱饭而绝不卖气力的！在他只想得这样无灾

无害的过上几年，却断不想伙伴当中还居然有抱怨说太苦了的。他亲耳听见述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当过四年半正式的兵，并且打过几次仗的，上月才被人解散，把四块钱的退伍费吃完，不甘心去改行，现在仍旧跑来投军；他自己说是潼川人，名字叫作张金山，目前充当着上士；他最以为苦的就是只有饭吃，而无钱使。他常暗地里向别的人说：「连长的算盘也打得太凶了。他招我们一个人在上头领六块钱；论起来这钱本应该我们得的，你就要吃，也得平半分三块钱给我们才是。但他拖到上星期只给了半块钱，还说是他挖腰包贴出的。弄得老子们要想喝杯酒也通挪不出，你说，这可不是悖时吗？……」

陈振武方晓得他们投军原是别人拿他们来卖钱的。他们的价格每人六块钱，而本人可以得半块钱，可是他名下应得的半块钱呢？他遂插口问道：「你们都得了半块钱吗？我们的呢？」张金山和其他几个老兵都笑了起来道：「你们的？在帐簿子上……弟兄，告诉你，像你们这般新毛猴，想拿铜元还早哩！不过你一个人不同一点，你要使钱，可悄悄的去同司务长商量，也许还拿得到几百文。」

第二个述苦的是一个十三岁的瘦弱小孩子，看那样儿好像在害虚弱症似的：颈项细得同葛藤一般，叫陈振武来，一把就可给他捏断。他之所谓苦，就在一天几点钟的操场，什么正步，快步，跑步……实在有些弄不来。因为弄不来，挨耳巴子最多的也是他。往往毕了操场，他总是一个人抱着脚躲在房里又哭又摸的道：「呸，呸！……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一百多人中以他一个人的衣服穿得还整齐，皮色也生得白嫩些，陈振武心里想这一定是哪家粮户的老少罢？不错，硬是的。在他扒院墙逃跑的前一天，他曾告诉陈振武说他父亲是

温江县的粮户，他在城里进学堂，约同几个同学的出来进烟馆烧鸦片烟，无意中碰见一位极有趣的朋友，两个人谈得合式，便一块去喝酒看戏，都是这老少出的钱。后来学堂工课逼得紧，老子又不给他寄钱，知道他在城里胡闹，便请人到学堂重托先生们严加管束他。他晓得消息，知道后来的日子不好过，遂同这有趣的朋友商量改行干别的事。这朋友遂一再劝他当兵，说了多少好处：什么吃烟不给钱啦，喝酒，可以赊帐啦，这些本又是他看见过的陈例，于是收拾一包行李便同这朋友溜出来。这朋友把他身上的钱通取了去，还连同一包行李，说等他入伍后再给他送来；其实把他送与这连长后，早就不知他的去向了。他曾去问过连长，连长说：「那不是你的哥哥吗？他早回去了，还把你的入伍费领了四块钱去哩。」

他知道受了骗，本想在营盘中熬下去的，可是如今熬不得了，这样的苦！而张金山们昨天又来把他一件新洋缎夹紧身估着剥了去，说不日发下军装，这些普通衣服便不中用，不如早点送给他们拿去卖了倒好。若再不逃走，怕他的皮还会被人剥了去哩。他遂哀求陈振武帮他翻过院子墙去，这因为围墙本不算高，陈振武只要一伸手就搭得着墙帽子的。陈振武算是还有义气，公然答应了他。

早晨点名时，大家方察觉逃跑了一个新兵；这一下便大大搜索起来。连长很是生气，口口声声说：「这还了得！目无军法了，要是捉住，立刻枪毙。」并一面把手枪拿出来迎着太阳乱舞，一面吆吆喝喝督着一般老兵们搜。陈振武倒为那老少提心吊胆了一天，一直到傍晚点名以后，尚没有影响，他方安心睡下，临睡时还叹息了一声道：「就打死我，我也不愿意逃走啊……」

# 十月

直到十月初一日军装才领下来，都是旧的。连长说：「单军装穿不上好多日子，现在队上已新做棉军装去了；权且把这旧的穿着，日后开进城去穿棉的。」

无论什么人，到他第一次把那不常见的衣服穿在身上时，总要变一个样子的，陈振武当然也在例中。那般小伙伴看他穿整齐了，都绕着他笑说他正像军官。其实全川军队中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滑稽军官来的：衣袖甚短，光裸裸的露着两只长手腕，裤子又小又窄，一顶军帽则颤巍巍的顶在脑前，按不下去。张金山说：「没有再大的衣帽了，将就穿罢。」他并教新兵们打裹腿，整理衣服，果然在行得很，老兵到底不同。

至于那一般小孩子也都变了样儿：苦于衣服裤子都太长太大，差不多衣服不必动，他们的小身子尽可以在中间自由自在的旋转。张金山又有主意，教他们系上腰带，沿腰将衣服打上些细褶子；又将袖管向里卷起，裤管翻上，再打以裹腿，虽然臃肿得好像一个衣包，到底也只好将就穿着，等换新的。

编制以后，因为军装尚未领下，虽然便衣胸前系有一张标记，但连长说，出去被普通人看见，到底有失军人的尊严；所以不但平日不准请假出去——老兵们是可以的——就在星期日放例假这一天，也不许一个人走。及至军装穿上，军人的尊严可以保住了，然而在早晨，连长却冠冕堂皇的向弟兄们演说了一篇仍然不准出去的理由：第一，弟兄们才入伍，

应该练习服从的时候，长官们怎样的说，就得怎样的做，不许追究什么原故；第二，现在城内城外的军人很多，星期日出来往往打架生事，弟兄们才入了伍，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所以不愿他们去吃暗亏；此外还说了许多，其实据张金山们说来，那里为的这些，只怕新兵们借此逃走罢咧。所以连长虽如此演说，而特别准假出去游玩的仍有好些人，这中间就有陈振武。

陈振武本同张金山们几个老兵一道进城，说是要往商业场去看热闹的；然而大约才到半途，张金山们便走没见了，只剩陈振武一个人在那里踽踽独行。这绝不能怪张金山们有意撇开他，因为当晚回到金绳寺时，张金山们就闹着说：「怎么半路上就不见你了，我们今天在新化街闹得好不畅快！……」于此，就见得陈振武之未能参与盛会而返转吃了一个小亏的，全是他自己的过失。

这事是这么样的：当陈振武甫进北门城门洞时，他吃了一惊，啊哟！好宽，好平，好直的街咯！街面全是三合泥筑成的，光滑得就如镜面上又抹了油的一样！他心里顿时就联想：「像我这双烂底草鞋走上去，一定会滑倒的。」这一来就把他的精神提起来了，立时，把他以前蔑视成都省的念头便转过了，心想，成都省定还有格外不同的地方，倒要细细的看一看。是呀，成都省不同的地方果然多：才笔直走了两条街，忽听得一阵令令的响声，只见远远的从对面飞奔来了几个为陈振武有生以来——简直可以说自他乃祖乃父以来——没有看见过的怪东西。两个高大轮子中间架了一只黑漆箱子，前面伸出两只把手，横起联了一根细杠子，一个人坐在黑箱子当中，一个人穿了身蓝布镶红边的号褂裤，钻在把手中间，

拉着把手飞跑过来，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他听见张金山们说：「这几天，东洋车更多了……听说有一二百驾，那东西坐着倒还舒服，橡皮轮子，滚走得平平稳稳的，又没有声音……哪天，花几百钱跑他妈的一趟，也不枉了……」陈振武真算聪明，登时就晓得这叫东洋车，橡皮做的轮子，跑得又平又快，是新近才有的。他心里不由就赞叹：「洋人真巧啦！这也除非成都省才配有，外州县首先就没有这样的路！」

越走，街上越见热闹，两边的房屋越见齐整高大；甚至还有全用火砖修造的。铺子也越阔大，越好看，家家门前，都摆得花花绿绿的。成都省到底是有名气的地方！因为这个原故，陈振武忙于观赏去了，及至在一家洋广杂货铺子跟前，耳朵不管事，被一乘东洋车从侧面冲来，砰訇的把他死狗般撞倒在街面上时，他方觉得张金山们原来已不知去向。

东洋车把人撞倒，这未必完全就算是车夫的罪过，此情独有陈振武知之甚深。他以前抬加班时，也曾在热闹的乡场上用轿竿头撞倒过好些人；他说这些不带耳朵的东西，是应该吃撞的：「凭你一路喊破了喉咙，他还是呆呆立在街当中。」所以他此刻躺下之后，便回想起从前，觉得是自己不对，可是天性中又不由不要骂一声：「你妈的……」不料那车夫把他撞倒，才跑了两步，早被当面两个丘八抓住，一家一掌，口里还在骂：「跑！把人撞跌了，你敢跑！」坐在车上的是一个穿长衫马褂带大眼镜的斯文人，忙说：「瞎眼的东西，快陪礼，快陪礼！」

陈振武已自己爬起来了，那车夫便跪在他跟前，连说：「先生，得罪，得罪，我错了，先生！」那两个丘八还不依，硬说他把陈振武撞伤了，要拉他回营部去处理。陈振武把这

两个丘八一看，并不认识，疑心他们定把自己看错了，看成他们的伙伴，自己又并未伤着哪里，况人家又陪了礼，喊了先生（这是他蠢长了二十三岁，平生第一次被人尊为先生的地方，所以他早心气平和，很感谢那车夫的），才打算去奉劝几句，因为围着看热闹的闲人一大堆，都开了口，说：「算了，算了，先生，罚他几个汤药钱就是啦！」

还闹了一会，车夫拿出一吊钱，坐车的拿出一吊钱，说了多少好话，那两个丘八方把陈振武肩头一拍，说：「也罢，弟兄，看众人面上，饶了他罢！」于是三个人便分开人众走有半条多街，那两个丘八中的一个才笑着向陈振武道：「你这个人真蠢呀！财喜到了跟前，连腔（口也）也不开，亏你还穿了这身衣服。你是那部分的？」

「补充队第二连……」

「无怪乎，原来还是个新毛猴……好，我们也不欺你，大家都是穿二尺五的，分六百钱去。记好，以后有这些事，别再傻了，普通人都容易说话的，不要把你这身军装涴污了！……」

军装是老虎皮，令人看见了就生畏，陈振武是知道的，然而今日之下，才明白这中间还有如许其多的玄妙，还是一件『生财有道』的法宝，那，这东西真可贵了，若污涴了它，简直不算人了。

当晚他就把这番意外的事，详细的告诉了张金山们，他们都大笑说把坐车的放松了，若要找财喜总得向有油水的动手；跟着便把他们以前的许多故事说了好些，于是便断定那两个丘八也是出窝不久的雀儿。至于张金山们同日在新化街为甚么事闹得畅快，因陈振武彼

时尚不晓得这就是成都土娼荟萃之区，所以没有留心去问，到底不知何事，况又难于补订，只好付之阙和。

十月十三日，补充队全队移住城内西校场，第二连自然也移去了的。补充队全队仅仅四连，连官长夫子才四百四五十人，而营房甚大，除他们外，尚容了工兵营和辎重营的全部

移营以后第三天，补充队全队都武装起来。每人新造步枪一枝，刺刀一柄，子弹三围，一天两次操场便都是枪操了。这一来，一般小孩子都不住口的喊苦，有些说宁可去讨口，这王法可受不下来。所以到十月底，便陆陆续续的逃走了六七个人，好在逃的虽多，招补的也颇能足额。这中间仍只有陈振武一个人最行，依然行所无事的吃得肌肉充实。

## 冬月

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即令把甲种的欲到如愿而偿了，而乙种的欲遂也应运而生，我们只看陈振武近来的心情，便晓得这个例了。

陈振武在八月底逃荒的时候，只求的有饭可吃，及至一吃可饱，饱而常饱，算他第一个目的已达，所以他在前总以为自己在享福，而暗笑别人之不知足。不想仅仅两个月，这知足的人也会发生了不足之感，这是如何的？其实可以不必词费，一句成语就给他分析出来，所谓『饱暖思淫欲』者是也。

这事来得很突兀。大约在他们移营入城的第一个星期，放了例假出来。一出营门，就沿着两岸极为整齐的金河走去。这地方又是陈振武所最叹赏的：平平的沙岸，夹河都是树子，只惜不是夏天，现在仅看得见两排枯枝败叶；平岸两畔便是一些带着花园，全用砖石，各式各样，又有楼又有台的房屋，这些自然是阔人们的公馆。走完这段河岸，再穿过督理署的辕门，走半条街就看得见那座十几丈高的保路纪念碑；碑脚下一片大坝，陈振武估量来，怕不有七八十亩大，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用白石灰画出了许多疆界，据人说这是脚球场。西边两只角隅还安设了好些玩意，据说是甚么杠架，平台，浪桥，秋千；和纪念碑相对，坐北朝南一片很雄壮的洋房子，认得字的人说是通俗教育馆；不穿军服的人进去，要花五十文钱买一张二寸大的票子，可是军人就随便出入。这里面好曲折，好讲究，草是剪得齐齐的，花是堆出字来的，一座一座的房子，不知道有好多。房子里什么都摆得有，成都省的人说起来是见多识广，其实也不见得，连山脚下一块碰破的石头也拿来放在玻璃匣子里，还叫人出了钱去看。但馆后一片大池塘，周围种了许多大树，树下安了些石桌石凳，倒还雅致。还有池塘隔墙的动物园也有趣：一头大老虎，很少见的，只是懒得很，带着头号大铁链睡在木头地板上动也不动，任你拿石头去掷它；它那豹子邻居就不同了，只要七八个人向它齐声一喊，它就很吓人的朝你们跟前的木栅栏扑上来。此外还有好些难得看见的东西，亏他们都弄了来看，到会享福啊！

通俗教育馆隔壁，便是少城公园，这又是一个好地位：有河，有池塘，有亭子，有假山，有七八家茶铺，有照像馆，门边还有一个戏园；树木很多，只是没有花台，靠池边一

大堆楼台亭阁的房子，说是一家大酒馆，好阔呀！

这一天，陈振武同张金山四五个人在这几处地方跑了一遍，其中有一个要去看戏，因为戏园里锣鼓打得正响，陈振武也要去。

张金山道：「这里的戏没看头，尽是瘟猪子脚色，我们倒是吃碗茶，看看那般花花哨哨的婆娘们……哪，哪！那里不是来了一群吗？快走！」

看婆娘……陈振武在当加班匠时，一天也要看好些婆娘。原来他当散工长年时，天天都和一般大娘小娘在一块的，吃也一块，做活也一块，更不仅是看而已矣。来省之后，只要一到街上，便有好些老的年轻的婆娘映到眼里，又何须这样张张致致的在这里赶着过去看呢？所以他跟着张金山们抢上前去时，心里犹然很平静，大有无可无不可的意思。

他蠢长了二十三岁半，至今才晓得看婆娘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张金山说：「你看，那个年轻的虽不很白净，可是身材多么窈窕，衣裳也做得别致……哈！大约也有十八岁了，正好的时候。那个三十来岁的，你看，就是左边穿黑花缎皮衣的……看，看，正掉过头来了，好安逸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的，真要命！赫！那两个也不错，又白又嫩，……胖吗？你不晓得，要胖才好呢！棉花包子一样，抱在身上，多安逸！……」

张金山的批评很有趣，第一个感受得心领神会的便是这个方知人事的陈振武。他问张金山：「这些婆娘，你看她们是做什么的？」

「这些大概都是大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动不得的，看看就好了。……你有意思吗？等我告诉你看私窝子的方法，包管一点也不差。」

从这一天起，陈振武对于张金山更加亲密，每逢一出营门，他一定要闹着他同去看婆娘。到底看了婆娘之后，于他有什么好处，他说不出。久而久之，他就不仅仅看，往往看见好看的，他还要前前后后跟着跑一程，心里总在寻思：「成都省的女人真比外乡好得多，从前也看过多少女人，总觉得同我们一样，不过会生儿子罢了；如今才晓得女人原来是这样的。怎样得摸她一把，我才甘心……」

这是冬月二十几罢，记不清日子了，陈振武得了机会，居然遂了心愿，他说：「那天是年假，什么阳历正月初一的年假。早饭午饭一连吃了两顿肥肉——一个人差不多摊到半斤多。算来自我吃粮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吃肉。据张金山他们说，以前他们吃粮时，每星期要打两回牙祭，后来说是没有钱，每星期打一回，不晓得现在为什么，饷银领不到，连牙祭也不打，三四个月，才给回把肉吃，那天不但吃肉，一个人还发了八百钱，说是督理赏给我们过年的。小孩子们拿着钱没用处，我们便一个向他借二百，单是我一个人的荷包里，那天就装了四吊钱，张金山说，我们吃馆子去。甚么叫馆子，就是在通顺街一家小酒店里，我们吃了好几样菜，每人喝上六七两河酒，我出来时，脑壳早有点晕了——本来半年多不见酒的面，多一点就不大撑持得住。我说，我回去睡觉去。张金山们不依，一定要拉做一路到那条街的私窝子家中闹去，这本是我愿意的，我早就向张金山说过，叫他同我去，他不肯。

「偏偏那天我们去时，却没找着一个人，一连走了几家都只一个老婆子出来支吾说，哪

个叫去了，哪个叫去了；末后走到一家，又是啥子营长在里头摆酒，我们才进二门，就被几个带连槽的勤务兵把我们哄出来，说再不走就捆了送往宪兵部去。」

「张金山只抱怨运气不好，说改日再来，难道那舅子营长就回回都在那里。我们正走走出街口，靠城墙那面的街口，本来清静，忽迎面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走来，手上还牵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子。那女人也还穿得讲究：头上的金簪子，手上的金戒指，玉圈子，本不是什么下等人家的女人。也不见得长得顶好，不过脸上搽得有红有白，大大一对眼睛，走过来香扑扑的，比起乡下女人就不晓得好看到哪里去了。张金山当下就悄悄向我们说：『这个也对，此处又没有人……』他头一个就上去，伸手在那女人的白脸上摸了一把，跟着就是我，不只是摸脸，还摸她的奶奶，摸她的肚皮，摸……她自然不依，但她哪有我们力大。她又哭又叫起来，小娃子也哭叫连天的，大喊我们在打抢她。」

「单是哭叫，我们倒不害怕，只因左近几家公馆里，都出来了好些人，男的女的。我们怕他们一齐上前，我们身边都没有家伙，他们好几个人的手却都拿了一根挺大的木棒，若是他们肯上前来，只要横起一扫，我们中间定有三四个被打倒的。幸得他们也害怕我们，只远远的站着，张金山借此，就说：『我们同你闹着玩的，别叫唤。弟兄，放了她罢！』我们才走了。我一路走一路只想她皮肤是怎样的嫩，脸上颈项上是怎样的香，真安逸，要是再把她抱着摸几下，就死了也值得！一直回到营里，我才觉得那女人的金簪子，金戒指，玉圈子，还有一个叫作手表的东西，和她身上的几块钱，那小娃子头上一顶绽有银打十八罗汉的帽子都到了他们的手上，难怪我把那女人放开时，她油光的黑头发披了一背！我倒老

老实实的摸人家，他们当真的抢人，你说好不好笑……」

## 腊月

腊月是陈振武他们顶不舒服而又顶得意的一个月。他说：「我离乡别井，本为的是逃荒，我吃粮当兵也为的是吃饱饭。那个晓得才吃了三个月的饱饭，如今又要挨饿了。成都省说起来是产米的地方，一年收成，五年也吃不完的；我一到川西坝看见吃杂粮的就不多，越是近省的人，吃的越是白米饭。不想现在也闹起米荒来。我们的队长早就下了命令，说目前不但米贵，往往还买不出来；大家只好吃点苦，耐磨着，待米价稍跌，仍旧恢复原状：一天三顿乾饭，目前只好改为早晚两顿稀饭，午间一顿乾饭。这种情形，倒也不只我们这一队是这样的，就是别部份的人都如此。不过别部份的火饷领得多点，有减为两顿乾的，有改为两乾一稀的，有饭少菜多的，有搭着吃红苕玉麦的。我当下就想：莫非我命中注定没有饱饭吃吗？在前看见普通人只管挨饿，当兵的总可吃饱，就使米价昂贵，大家尽可以照我们本县防军的办法，开到四乡去找吃的。却不知成都省的军队才不这样，普通人倒吃得饱，反转叫我们当兵的吃稀饭受饿。照这样，我不如仍旧去抬轿子的好，我亲眼看见城里那般抬过街轿子的，身上只管穿得褴褛，但人家却顿顿的帽儿头，总要把肚子捞饱算事。不过这件老虎皮，穿在身上，虽也有它许多好处，却也有不好的地方：第一就是不容易脱得下来。几个弟兄去请长假，说甘愿改行不当兵，不但假不曾准，倒一个捱上八百军棍，两

腿打个稀烂，还关在重禁闭室里，没有放出来。开小差逃走吗？也不行；现在管束得好不紧，一捉回来，起码打个半死，何况像我这个道路生疏，又没有别的衣服来换替，一逃出去，怕不立刻就捉了回来，哪里还能舒舒服服的去抬过街轿子呢？所以这番念头也只好在自己心头转转，就连张金山们也不好告诉的。幸好，没有吃上十天的稀饭，事情就有了转机，我们几个人反借此得了不少的好处。……」

陈振武之所谓转机，原来有一天，连长下了个命令，大意说：顷奉队长面谕；现在四乡运米来城者更少，即令持银上市亦难买得，而本队四连之米食，又经上峰责令本官统筹，本官家无洛仓，从何筹画？惟有责成该连长等慎选部下精悍得力之军士各数名，分赴西南各门之外，见运米来城者，除系他部所购之军米，有旗帜封条以资辨识者外，其余无论何人之米，皆准该军士等迫其直运某街本公馆中，以凭本官平均分与各连。事关全队军食，该连长等不得玩忽；但所遣派之军士除刺刀外，不得携带其他武器，亦不得借故磕索，倘有不遵，一经查出，定依军法从事，因为这原因，连长又责成各排长慎选得力士兵四名，迅速呈报，以凭本连长调用。

在第一排中被选的四个中间既有张金山，又有陈振武。陈振武起初很不愿意，说肚皮没有装饱，还要当这苦差事，一天不晓得要跑多少路！

张金山哈哈一笑：「蠢东西！这是天老爷念我们可怜，暗中叫队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去扬和扬和（开心之谓），你还抱怨哩，走咯！」

头一天，他们出南门，才走到青羊宫，就碰见八匹小马，驼了好几袋米，正向城里面

来。他们便走上去，拉的拉马捉的捉人。三个乡下的米贩子，被捉住，说了多少好话，暗地里说了六块钱的手续，才放了一个人三匹马，赶着五匹马，押着两个人，一直走到队长公馆里，是时，别连派出的人也赶了几匹驼米的马回来，队长把米收下，掂也不掂，估量着每斗米给军价五角。米贩子起初还争说：「这如何能够！照市价，每斗米得二元八角，你官长名下，我们让些，也得给我们二元五，怎么给五角钱就算了！何况分明三担七斗米，你官长才给了二担八的价，还差得多哩。」米贩子的话何尝不是，无如队长也有理由，他说：「放狗屁！你还敢同我争长论短吗？告诉你，就是这五角钱，还是我自己挖腰包的。我们弟兄们几年没有开饷了，现在连饭都吃不饱，难道你们当百姓的就不该帮补一点吗？五角钱也不算亏你们，你们平日也把别人的钱赚够了，若是在别的军队，一个小钱还不给你们哩！」其中一个米贩子又道：「那你官长不是估买我们的吗？」

「估买？好利嘴！给我押起来，带往司令部去办他个藐视军令，贻误军食的罪。不枪毙你，也要你坐三年的牢狱！」

押起一个，那几个才骇住了，赶快鞭着空马低头出去。陈振武等遂又出城去了。

据陈振武说，那时什么督理的告示啦，宪兵司令的告示啦，城防司令的告示啦，乃至师长旅长都出了告示，把城洞门两面的砖墙都贴满了，尽管说不准军人沿途拦米，违者枪决，其实哪个瞅睬。好在他们也只在纸上说说，告示贴出就完了，谁敢当真遣派一个人出来禁止。「单拿我们这一队来说罢。当其告示出得热闹时，我们几个人便向连长请示，连长向队长请示。队长吩咐，以后出城，不必单携刺刀，尽管全武装去，有来禁止的，若其也

是武装兵，多哩，便让他一手；少哩，就说是本部出钱购米，不许他人来干涉。若其是团防，是警察，是普通人，便以武力对付，出了事尽管回来报告。我们得了这番言语，自然更不怕了。不过，米贩子都害怕了，不敢向城里来，我们便不得不多跑几里，有时竟跑至三四十里。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见米就拦，只要他们舍得几块银，我们还背着枪把他们好好生生的一直保护进城，因为那时派队出城拦米的很多，就是那般出告示的官长，也都派有人在外面，这是张金山出的主意，他说：「我们队长公馆的米也不少了，算起来也有好几百担，还说不够，除了我们几个外，众弟兄仅仅改成两乾一稀。他的官大，应该他的贪心也要重些；但我们出力的也得借此生发一点小财，不要太对不住自己了。」所以我们后来拦得的米，总是得了钱就保护进城，好吗，间或给他送担把去，就说近来拦米的多，米贩子都不来了，他也不敢说啥了。可是我们倒名利双收，米贩子出了钱还恭维我们是好人，不把他们的米抢去廉价赏与别的人，像别一般弟兄干的一样；因此，有好多米贩子还特意来结认我们，要我们天天去保护；约定地方，护送一次，出了钱还请我们吃肉喝酒；一个月下来，我竟积了三十几块钱，你说，张金山的主意好不好呢？」

怎么不好！不过陈振武他们算是得鸡肉而大吃之的偷鸡贼，却不知也有鸡肉未得吃而反遭毒打的偷鸡贼哩！这因为川西坝内本年原是丰收而米价却弄来日涨一日，涨得比往年荒欠的时候还利害，大家探讨确起来：囤米居奇是一因，贩米外去也是一因。然而沿途拦米以致米贩裹足，确是大原因。因为这无关乎军事，以及关乎什么褒贬的事，于是报纸也才略略发了一点言，负盛名的绅耆们也才联名上了一呈，不过措词都巧，并不直言这是正

式军队们干的，只说是流氓无赖勾结滥军们干的，啼泣满纸的恳求当事长官俯念民食之艰，派队缉拿。这等惠而不费的恩德，当事长官乐得要做，并也知道一般军队沿途拦米，实在闹得有点不像样子，而自己素来又号称能治军的，于是便把宪兵队长叫去，扳起面孔，当面申斥了一顿，饬他下去，赶紧派队缉拿这般滥军流氓，有不服的，不管是哪一部的，立刻就地正法。

在理，既打了雷，理应该下点雨才对啦；不过其卒也，也只把几个招安队伍和一般抢粮食的穷人砍掉一些，拿来示威塞责，而如张金山陈振武们还是行所无事，直到队长命令下来，叫略停几天他们才罢了手。

# 正　月

陈振武行年二十四岁。

自他有知识以来，试问他何曾过过像今年这样的新年：腰包里满满实实的装着三四十块洋钱，身上穿着暖暖和和的棉衣，无忧无虑，吃酒吃肉，闲了，便同着张金山们去嫖嫖娼，街头巷尾的赌博摊上去掷掷骰子（因为新年放假一星期，而他们又是拦米有功的，所以他们更得了特殊的自由）。他们消遣的事本来不少，然而他们最喜欢，并且是共同都喜欢的，仍只是末了这一项：赌钱。平日没有机会，就有机会而大家腰包都是空的，纵然想赌也赌不成功。至于新年，这在习俗上差不多完全是一个吃喝穿赌的佳节，由来从初一到初

五，称为「金吾不禁」之时，所以一般丘八们也借此时机，来同普通人乐一乐。不过他们头脑比较的简单，什么麻雀啦，勃克啦，都不是他们的对头，最合他们口味的，第一是押红黑宝，第二是掷骰子；前一项不是街头巷尾所宜的，倒是后一项顶好，只要一张方桌，摆上一只土碗，碗里盛六颗骰子，便可吆吆喝喝的同乐半天，又热闹，又方便。

初一那天，陈振武赢了半块钱，觉得还对。但从初二起，就糟了，每赌必输，每输必大，腊月间积得的钱竟有四分之三搬家到别人的腰包里去了。张金山输得更凶。于是到了夜里，张金山输起了气，便在桌上一巴掌，说，骰子里有讲究（意若曰骰子有弊），陈振武几个便附和起来，要伸手去抓打那摆赌的。不幸他们赌的这一桌上，普通人不多，而摆赌与赢钱的都是别一部的丘八，大家披的都是老虎皮，谁害怕谁。其结果尽可想得到：先是骂，后是打，不但打，并且带有刺刀的便拔出刀来互砍。这种举动，在陈振武算是第一次参与，看见动了武器，头一个开脚逃跑的就是他。

他跑不上半条街，就听见演武的那地方砰訇几声：「啊呀！还开了枪了！」不但他大吃了一骇，就连通街的人都骇得乱奔起来。

及至他进了营门，看见张金山老早就在那里。他道：「我猜你还在那里哩。……」

「我没有那么笨！」

「你听见枪声没有？」

「听？我还看见哩。……原来他们不留心，正要刀时，宪兵队就来的。向天开了几枪。我登时就溜脱了，那几个笨猪都被宪兵抓走了……」

陈振武垂头丧气的道：「只可惜我的三十几块钱，都输光了！」

张金山道：「岂但你。难道我就赢了吗？赌钱本是两抢的事，输了算什么，况且钱这东西，本是国宝源流，这面去了，那面必有来的，你等着好了。」

督理先生正在公馆里同着几位太太打麻雀消遣的时候，忽听见街上远远的人声大震，闹得实在有点不像样子，便打发人去看，回来报告说是一般军士同好些普通人因为赌钱的事在那里耍刀。督理便勃然大怒，跳起来带了十来个携手枪的卫兵，急急的赶去。赌场就在督理公馆的门口；他去得威风，耍刀的早都纷纷的逃跑了，叫卫兵追去只捉了两个普通人过来，跪在当街。一个说他是木匠，一个说他是轿夫，都说耍刀的不是他们。督理说：「不管是不是你们，总之，赌博滋事，便不是好东西，且拿你两个做个榜样。」登时，乒乓手枪两响，这两个榜样便长伏在街上，到第三天，因为都无家属领尸，才由警察署派人在慈善会要了两具棺材来收拾了。

但是督理余怒未息，还下了个条子给宪兵队长，叫他从严禁赌，无论军民人等，但有犯的，准其就地枪决。督理说：「治乱国，用重典，这就是用重典之一，不如此，这些东西是不知畏惧的。」

然而督理绝没有料到他的重典只算给张金山陈振武辈做了生财的工具。因为陈振武张金山们的钱是告别而去的了，赌既不能，终日只好在街上闲逛，听见宪兵抓赌果是利害：三桥街一个摆赌的流氓枪毙了；西御街一家鞋铺的徒弟们，趁着师付出去，躲在楼下掷骰子，也被宪兵调查出来，把三个徒弟一齐抓去，把铺子也加封充公了；东门外四个在田埂上打

纸牌的乡下人，被宪兵巡查队碰见，立刻就杖毙了两个，其余两个抓去押起了；甚至连一个旅长的公馆里也去惠顾了一次，虽是第二天宪兵队长曾亲身去陪了礼，把抓去的赌具恭恭敬敬的送还，并把滋事的谍查员押了两个在公馆门前各打了一千板子，但大家终觉得旅长的面孔是被宪兵抓伤了，纵然溥了粉，到底是不好看的。张金山于是就打了一个主意，笑着向陈振武们说道：「生意又来了，有胆子的跟老子抓钱去。」

这是正月初十的一天，傍晚的时候，龙灯早已上了街。这年街上的灯火极热闹，其故因督理曾出有告示，叫大家只管放花炮耍龙灯，说目前是太平世道，本人极愿与民同乐，但是不准生事，生事的立刻枪决，「本督理言出法随，其各凛遵。」就是一般丘八也能仰体宪意，各部队中都极力准备，有造花炮的，有扎灯笼的，安心从上九到元宵结结实实的给督理凑个大趣；至于人民，本把这个旧新年看得重，往年因为给步枪大炮占去了，不能让他们来热闹，今年既得了这个光明正大的机会，他们岂有不想方设计预先弄几个钱来乐一乐的（与官同乐）。大家都忙着快乐，而张金山们却另自走往一条僻静街中，住家人户极多，而又为宪兵巡查队所不曾来的地方。

他们一行八九个人，中间一个穿了一件大氅，打了一个青纱包头，腰间带了一柄手枪，其余的都带着刺刀。走到一家小公馆门前——大约张金山早注过意的——他就指派陈振武同另一个兵守在门外，教他们道：「若是巡查队走来，你们赶紧进来报告！若是门里有人跑出，不管是男是女，总须拦住，不许他们走出去！耳目放瞭亮一点，要紧得很！」

陈振武到门前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是要借抓赌为名来打起发的（起发者抢人之雅名

也），因为他此刻方隐隐听见里面有骰子掷在磁碗里的响声。

不错，他猜的恰好。只见张金山几个人一扑进去之后，里面忽然的就闹声大震起来。中间断断续续传来了几句极响亮的：「⋯⋯⋯⋯就算家庭娱乐，总之是赌！⋯⋯抓起走，抓起走！⋯⋯到宪兵司令部去！⋯⋯连女的一齐起！⋯⋯西御街，东门外有例在先，你们不晓得么！⋯⋯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也是奉了命令的，⋯⋯认罚也对，自己说，罚多少呢？⋯⋯」到这上面，闹声才渐渐的平静下去，便听见有人喊：「拿烟来！倒茶来！先生们请坐下好说话⋯⋯」其后，忽听见张金山的声音陡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们不是同你讲生意经的！难得说，还是请你往宪兵司令部去自己说罢！」同时又听见有人在劝和。好一会，才听见洋钱声响；陈振武便向那一个把门的同伴道：「得手了！」那一个也说：「得手了！」果然，就这时候，只听见人声脚步声一路响了出来，一个穿皮袍子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盏洋油手照，满面挂着若笑的将张金山们引至大门口，张金山也笑嘻嘻的说：「不送了。这一次算你们的运气好，碰着我们，都是肯通方的（通方为言好说话），——跟着，又悄悄的说——你们还是可以要钱，不过先得把大门关上，不要大呼小叫的，弄得街上都听见了，才行啦。」那少年连说：「承教，承教。」

他们静悄悄的走出了街口，看见正街上龙灯玩得正在兴头上，夹街的花炮，放成了一带火林，硫磺气浓得刺鼻子；中间又夹着无数的锣鼓铙钹，把满街的欢呼声全压了下去，张金山们无心凑这热闹，便联做一团，直从人丛中挤过，又走到一条略静的街上，陈振武实在忍不住了，才问：「到底弄得了多少钱？」

那个穿大氅冒充谍查员的回说：「大约一个人可以分得三四十块……不要忙，到前面一个酒馆子里，偏僻点的地方再分好了。」

陈振武后来说：「正月里我们还做了几桩生意，都是这一类的。前几次我还有点害怕，后来我们的排长司务长都入了伙，我便胆大了。我想有这样的好处，当兵倒也不辜负人，原打算弄百十块钱，便回去看看老娘们饿死了不曾，若是还在，我就在家乡正正经经讨上一个老婆，安安逸逸玩他几年，把钱使完了，再出来当兵，怕没有钱使么！我想的倒对，却是二月间就打起仗来……」

## 二月

二月初间，成都南门外的花会（官称为劝业会的）就动了手了。督理说：「我是提倡实业最力的一个人，现在我又当着权，世道又正太平，正月间的娱乐我尚且加以鼓励，何况劝业会又是正当提倡实业的事情：你们大家都须体贴我这意思，替我结结实实的办热闹一点。」

所以本届的劝业会果比上一年热闹——可是，也不过卖茶卖酒的馆子多些，洋广杂货铺子陈设得华美些，除川戏而外，加了一种电影，繁城大路上除了破滥的轿子，与小如大狗的溜溜马外，加了一种人力车而已，而真正由外县送来比赛的工业品，却因战谣甚盛，都不肯远道送来，弄得楠木林中为各县搭盖的实业所赴赛馆，竟空了十之五六，比上年还要

寥落得多。——去游的士女虽不倾城空巷；却天天总有上千数的人。

会场如此热闹，然于陈振武等却没有好处，因什么呢？他说：「口里说是优待我们，叫我们星期日整着队伍，由长官率领着去游耍，吃茶不要钱，有他们特设的招待所，看戏看电影不要钱，他们包了园的；其实把我们管得好严，一个都不准离开队伍乱走。平日要去，须穿着普通衣服才行。会场里宪兵同警察都仗恃上头的威风，看见我们总是很留心的，只要在女人后面跟走上几十步，他就来把你抓了去，硬说你是軃神（軃读若妥字音，軃神者川中指拆白党人之类也），在你脸上写两个啥子字，把你锁在路旁一根石桩上。这不是安心搔皮吗（搔皮，伤面子之谓）？在会场里的女人们也格外可恶，只要你在她们身上动一下，不管你有心无心，她立刻就把你揪着，大喊你是軃神，在调戏她。这更糟糕，不但要锁在石桩上，并且还要挨军棍，若查出你是军人，起码总是六百，比普通人挨得更重更凶。我们连上一个上士就吃了这个大亏来的，所以我们都不敢再去犯这个险事了。花会一直办到二十八，我们开差去打仗时，通没有私下里去过，花会真不干我们军人的事，若我做了师长，我第一个命令，就是不准办花会！」

原来就在花会期间，四川内战之机，业已酝酿成熟，无论什么人，都觉得督理口中的太平实在万分的靠不住，倒是军队中间，不甚清楚，一直到二月二十七日夜里一个紧急命令下来，叫补充四大队合成一支队，交参谋长贺什么统率，限明日开拔（并不晓得开拔何处），然后大家才知道了。一般孩子兵听说要开去打仗，便都骇住了；就是陈振武也好半天才呼出气来说：「什么！就要我去打仗了么！」

张金山们却不同，倒大为高兴起来：第一，听说明天早晨每人可以领取开拔费一元；第二，明早就要上街拉夫，这中间是很有油水的，若运气好，多碰得见几个胆小没势力的斯文人，倒是一笔好财喜；其实最有望的还是在第三，若真上了火线，打冲锋有奖赏，照成例总是二十块钱一个人，攻下了一个地方，可以尽情尽兴的搜索，征发，运气好，立刻就发财。他们是老兵，这些故事熟得很，并且都得过成绩来的，他们便各把以往与未来，笑着说了大半夜。官长们好满意他们这样做，因为借此既可把一般新兵与小孩子们的胆量与雄心鼓舞得起，并使得一般从未领过军饷的饥兵也甘愿上阵去拚死，只要几个胜仗，他们的官便有升迁的希望。

不是吗？陈振武岂非第一个就受了影响了？我们但看他第二天在街上拉夫，那样的奋勇：把一条步枪（上了刺刀的）横起握在两手上，雄纠纠的站在街当中，只要有人走过来，管你是老的，年轻的，斯文人，卖气力的，除了妇女小孩外，没一个不先捱他两枪托，然后才抓去交与一个孩子兵把右手拴在一条棕绳上——就如贯鱼一样，一条棕绳至少也要拴十几二十个，绳之两头由两个孩子兵握住。这般被拉的人，都比绵羊还驯，只要中间有一个稍微说一二句不愿意的话，那怕孩子兵就比他矮，并且极微弱无力，他只好低下头去，听孩子兵跳起来打他的耳巴。此刻陈振武的心里大抵复仇的成分也占了一半：报复以前被人拉他的仇，报复当散工长年及加班匠时，被一般比他有身分的人蔑视他的仇，报复在军营里向官长们低首服从的仇；并且借此显一显丘八的威风，以便自己咀嚼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滋味。

夫子拉齐了，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陈振武等便由西校场军营开拔出来，即便开出新西门，至此，他们方知道是去进攻南路四十里远处的双流县城的。守城的听说只一团人，而且是素不能战的兵，攻城的除他们一支队新兵外，打头队的是三团新招安来的队伍，据说都勇猛得很，业已打过簇桥场（距成都与双流皆二十里，一个很大的场）去了，所以那夜陈振武等一支队就止宿在这个场上，等支队长到了，再定前进的日期。

## 三　月

三月初五日，支队长仍不曾到部，只发了个命令来叫开往双流县去。就在这几天的等待中间，所拉的夫子和孩子兵等纷纷逃走的颇不少；营长大怒说，行军之初，不能不严办几个示威，于是就派出好些得力的老兵，四路去捉拿。夫子不曾捉住，因为是穿着普通衣服，难于辨认，只捉了两名逃兵，都只十五岁的孩子。营长立刻就叫站队，全营人都集合在一片广场上，然后把两个逃兵提出来，问也不问，每人倒地一千军棍。两个孩子拼命的号哭起来，营长更是大怒，打到三百上，便叫不打了，用刺刀给我戳死罢，「他两个怕死，我偏要他们先死！」

行刑之后，营长又向众人演说了几句，把一般孩子兵都骇得大睁着眼睛。陈振武是第一次看见活人流血，而这头幕戏又演得如此的不悲不壮，只是惨毒：四五把上在枪尖上的刺刀，高举起来，一齐戳下去；那惨呼的声音——还未成人的孩子声音，陡然传在空气中，

比杀牛杀猪的时候，猪嗥牛鸣的声音还难听，直到第四次刺刀下去时，才默无声息，那两具用烂军服包裹的幼年躯体方不动了，十几个刀孔中都在冒血。哈！陈振武以前只说杀人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却不想初次入眼才怎的不好看！他虽不致逃出行列之中，但一身的肉却都震跳起来，简直不由自己作主，他拿眼去看张金山们一般老兵同那几个正用稻草拭去刀上之血的别连伙伴们，都不见他们脸上有某种不同的神情，其后，听他们笑谈起来，才晓得这原是军中的家常便饭，据说还有比这个更惨的死法哩。

逃兵既多，营长便吩咐在所拉来的夫子中选一些来补上，这在营长未常不是照顾劳动家的盛意。却不想这般绵羊，宁肯一天吃一碗饭，半饥半饱的当他的兵差，一听说要叫他们去变老虎，转而啼哭起来，十二分不愿意；不过这也由不得他们，老虎皮硬给他们披上，杀人的家伙硬递到他们手中，他们也只好夹在大队当中，一同开拔到双流县城。

弟兄们一到双流，看见理想中的财喜全然被打前锋的搜刮乾净，只剩了些没肉的骨头给他们；又听说别的什么温江县，崇庆县，又都有人分头进攻去了，他们遂愤慨起来。营连长们也知道军心甚愤，遂连番的电话打到成都，向支队长告奋勇，愿当先进攻新津县。新津是敌人的老巢，当然是很富有的，告奋勇去向这地方打主意的岂只他们这些人？不过敌人的重兵也在新津，要想攻进去，也不是容易的事。经省城决定各部队分途进行，驻双流的这一支队担任正面攻击，于是三月十七日，支队长便亲身前来指挥，一般老兵们好生欢喜。

陈振武说：「说来你不肯信，打仗原来是这样的！我头一次放枪，在双流南门外十几里

的地方，我们正走的时候，忽听前面二三里处放出的尖兵砰砰訇訇开了几枪，营长在后面马上便大叫散开！我们都慌了，也有向左跑的，也有向右跑的，把平日操练的都忘了。乱了好一会，算是散开了。连长们又在后面催着前进，我们的枪都上好了红槽，便提着枪向前跑去，不过才跑了一里多路，前面的枪声就像爆竹一样的响起来，一阵阵的子弹嘘嘘嘘的直从脑壳上飞过。一般小孩子便哭的哭，叫的叫，大闹起来。连排长们连叫卧下，快放！我们的枪也哔哔剥剥的放得好不热闹。其实我们何尝看见什么敌人，只是别人的枪从何处打来，我们也就向何处打去。胡里胡涂打了好一会，张金山们几个老家伙，便站起来，挺着刺刀，大叫弟兄们，要得财喜的跟我们冲呀！我们遂也跳起来，一齐大喊着冲了半里多路，又卧下打了一阵枪，这样几次，有人说敌人败走了；我们慢慢停了枪，听了听，里然四下里都清静了。」营连长们都喜喜欢欢的说：「我们这一次功劳真不小，断不想头一仗就把几团的敌人打败。弟兄们努力，前面花园场吃饭去……」当夜支队长赶来，很夸奖了我们一番，说这都是平日我们操练得好的原故。跟手又叫宰四只猪给我们吃。我们经了这一战，胆子的确大了好些，心想像这样的仗火，一个人也打不死的，就打上一百仗，不过多花些子弹，有什么稀奇！可是第二天在花桥子的仗火，就扎实得多。我们也看见了敌人，敌人也看见我们，但大家的枪都打得不好，打了半天，我们这边才打伤了七八个人，就是如此，我们也害怕起来。幸而我们这面打抄击的队伍拢了，敌人才退了下去，我们队遂驻在花桥子，一直到新津县城快要攻下时，我们才开到大河边。

「啊呀，机关枪大炮打得真热闹。一会便起了火，说是敌人退走时放的。一会传说我们

的手枪队已进了城了，我们都焦急起来，生恐我们又落了后，恰好，支队长命令飞来，叫我们渡河进城。到底落了后，等我们进城去打搜索时，到处都被前去的人搜索过了好几次了。我们分头搜索了几家大公馆，只看见一些破烂的家俱，后来，在一条小巷子当中碰见别部的一个娃娃兵，肩头上掮了一个大包袱。张金山好生发气说：「老子们一样都得不到，你龟子倒抢了这么多！老子们是沿山打猎，见者有份，放下来，大家分些。」我们此刻一共五个人，便不由他的分说，估着把包袱给他抢过来，那娃娃还要来争，张金山一刺刀背磕下他的手去说：「来！……」他的势孤，毕竟让我们把他哄走了。我们打开包袱，几件衣裳，没用，不想中间却包了七八只金戒指，三个表，还有些别的东西。我分了两只戒指，太小，连么指头都套不上去，只好拿来塞在衣裳里，唉！万不想当夜败退时，胡里胡涂，不晓得怎样竟弄掉了，你说哩！」

原来当攻城的队伍扑进城去时，只忙着搜索（搂抢的别名）去了，司令指挥不动团长，团长指挥不动营长，至于兵士们更加一群野马，此时你若强迫他归队，强迫他追击，不但他不睬你，他还有本事枪毙你哩。好在司令等也正忙着打电报报功请赏，商量如何的筹款，也全未想到这上面去。所以到半夜三更时，退去的队伍便在城外十来里地方整顿妥当，一个反攻，就轰到城里。这里全无准备，一下听见反攻，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一个个翻起来，提着枪就向城外逃跑。所有日里搜索来的东西，一概顾不得，娃娃们甚至连枪支子弹都拿不及便跑了的。这个损失真不小，连陈振武衣袋里的金戒指也损失了，你说哩！

他们这一败，直败至双流才把队伍收容住了。娃娃兵同夫子兵趁乱跑了的，不知有多

少，军械更不消说——尤其以第一支队第二营，就是陈振武张金山们的这一营，损失最大，兵额缺至八十多名，除了一般老兵，新兵中能如陈振武一样稍可振作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支队长也察觉了这种情形，便令调第二营回省休养补充。于是在三月底，陈振武们仍然打从新西门而入，驻扎在西校场；大家的腰包比上月开拔时还为轻巧。

## 四　月

他们虽说在省城休息了半个月，其实除了才回省的头一天算是真正休息外，到第二天，就被营长督着一天六点钟的操练起来，并又加了两点钟的讲堂，讲什么射击学，兵事学，一早一晚还有一点钟的精神训话。这因为营长回来被督理传去大大责备了一顿，说他平日教练不力，以致败至这个样儿，限他一个月把队伍整顿好，缺额暂不必补。督理的脾气，他们是知道的，所以一个硬钉子碰下来，营长果就一变平日的行为，连公馆也有四五天不回去，住在营里，连排长等纵不值日，也不准穿便衣，也不准出营门。这样一来，叫苦的就不只一般孩子兵了。陈振武张金山们在前几个月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舒服，两次操场他们能够只下一场，营门是随意出入，不惟不受一丝军营的苦楚，并且还仗恃这个资格，弄取许多分外的银钱来挥霍。然而如今都作罢了。张金山们便天天希望开差，因为这种束缚，非开差以以后是不容易摆脱的。

到四月十六日，他们果然开差了。这一次他们全营开赴眉山县。

原来当他们受束缚之时，新津，邛崃，雅安，天全，大邑，名山，蒲江，彭山各县早被这方抢过来，算是把南路占了一小半，打倒了一个对头，如今又移兵过来另打一个对头，眉山县便是必争的地方。守的虽只一团多人，进攻的虽有三四旅，攻了二十几天，还是没有攻下，省城的大兵开赴东大路去了，无兵增援南路，所以才调遣到陈振武他们这一营。他们闻命之下，喜欢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不过他们开去，并未一径的就加上攻城的火线，也只驻扎在彭山眉山交界处一个小场上。场上房屋不多，如何能扎得下一营人，于是便各连各排的分驻在左近各田家各院落中。当他们去驻扎时，绝不问房主姓什名谁，到底有空屋没有。他们只是一涌的抢进门去，一片声喊：「把房子腾出来给我们！」陈振武张金山一排三十几人占了一个大四合头的瓦院子，主人是一个老头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前一个月才讨了老婆，当陈振武打头进去，看见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穿一件新蓝洋布衫子桃红洋布挑青棉线花的裤子，正抱了一捆柴往厨下去的，正是那新媳妇。那老头儿虽迎着排长苦苦说他没有闲房空舍，又说他家里女眷甚多，恐有不便，求排长另外找一个院子驻扎，可是谁睬他的，弟兄们早已穿房入室看了一个遍。都说新媳妇房里还整齐，可以做官长室，让给排长住，其余某班长住某间，某一班弟兄住某几间，都指派出来，并且说厨房很大，柴米也多，本连的给养也就在这里办了罢。老头儿听他们说完，才说：「先生们，你们倒住下了，我们呢？还有我们这几个女眷呢？」弟兄们便发了气说：「那个管你这些！你家里这些婆娘要不愿意同我们住在一块，你就把她们送往别处去罢！……房里要用的东西，给我们留下，什么衣裳啦，裤子啦，我们没用，赶

快收拾了走！……快点，快点！我们安了卫兵，就不准你们随便出入的了，我们营规是很严的！……」

不到一刻钟，凡这院子中的女眷都惊惊惶惶的各挟着一个小包裹，携着孩子，由几个长年送走了，主人留下的除了那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外，还有他那三十几岁才讨了老婆的大儿。他们没有地方安身，便在牛栏上随便铺了一些草，同排长商量了好一会，才取得一床薄棉被出来，打睡觉的主意。

陈振武他们温温和和很安适的睡了一夜，到次日他们还更高兴，这因为他们在这院子中除柴米油盐而外，还发现了一大群鸡，一大群鸭，四头半肥的猪；他们都说：「我们的口腹运来了！」不客气，一顿早饭就杀了四只鸡两只鸭，说晌午再宰一头猪。老头儿心痛不过，来向众人求了一句饶，众弟兄便一齐骂了起来：「不看见你有了几岁年纪，便赏你老家伙一顿！老子们打仗，命都舍得，你就连这点东西也心痛！说得好，老子们还让你两父子在这里容身吃饭，说得不好，赶了你不算，等老子们开拔时，还要放一把火，把你这龟壳烧个精光，看你怎样！」这些并不是骇人的空言，原是穿二尺五的人们所优为的，老头儿知之甚深，便低了头，连气也不敢叹一口。

既然一时还不上火线，住在乡间又再没有什么操场讲堂，肉腻饭饱之余，无所事事，他们便挂着枪出来，三五成群的向左近一带去闲逛。他们并不是无目的的乱逛，实在具有正副两种目的。正目的在图财，副目的在行淫，陈振武说的：「当着这兵荒马乱，没有王法的时候，大家的命都是提在手上玩的，为什么不趁机图个开心乐意呢？我们就干了坏事，受害

的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要同我们动武吗，我们有军器，并且我们都不是单身一个，凭你什么人都不行；要去告诉官长吗，他们既认不清我们，又不晓得我们到底是那一部的，那时的部队复杂得很，就连我们自已也分不清楚，何况长官们就晓得了也断不敢把我们怎样，第一，他们得不承认他部下的人干了坏事，第二，害怕得罪了弟兄，到火线上翻过来同他为难。我们纵然守法不干坏事，却是那时候的军队那个不是这样的，早已成了风气，即使你是好人，但在别人眼里，还不是一律的看待，并没有啥子分别。好在那几县的人也都受惯了，你就糟踏了他们，他还是笑嘻嘻的向着你，所以我们更是放心大胆去干。只有一次，一个婆娘吃我们骚凶了，求我们说：人之姊妹，己之姊妹，你们也摸着良心想想你们的姊妹……这话倒把我说动了一下。可是我回头一想，处此世道，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姊妹！我的姊妹说不定早被别人抢了，干了，或是饿死了，这更与我无关，唉！这不过是那个时候的想头，及至事后，倒也失悔……」

## 五　月

眉山城内的守兵早已退往嘉定犍为一带，这面攻城的军队以及散驻在各乡场的队伍遂都纷纷的扑进城去。初进城时，当然有几天的搜索，及至各个丘八的欲望稍稍得偿而城内的住家和商店都分任了损失以后，长官们才发出禁止骚扰的命令。

陈振武的一连人进城之后，驻扎在一家大公馆中，据说是一位阔绅士的房子。房主人

胆小，一家人早都躲得不知去向，只留了几个下人在那里看房子。他们扎进去时，一查各住屋中的箱子并没有几只，打开一检看，只是一些粗布棉衣，就卖了，也值不到几文；原来主人善于见机，早就把些值钱的东西搬运走了，至于银钱更是没有。好在他们腰包中都得了几文，没有倒也罢了。

陈振武们一班人分住在那阔气的花厅中，这花厅的确阔气，为陈振武有生以来没有看见过一眼的：大穿衣镜就有几架，还有几张黑色木头雕花的桌子，有圆的，有方的，有长的，通是黑白花纹石头的桌面，椅子也阔气，并且还有几把洋椅子，坐下去又软和又舒服。你看，铺地的也是花毡子，陈振武心里便想：「狗东西的，真阔呀！我们一辈子想坐一张靠背椅都不可得，他们还要玩洋式的。这毡子若是一块铺在我们的床上，恐怕做梦都是安逸的，他们却拿来铺在地下垫脚。我们乡下讨老婆，要是有巴掌大两面镜子，还不平整哩，照起人来，总是嘴歪鼻斜，耳朵长在额头上的哩，可是已经算是讲究的嫁妆了，却那里想到别人家还有这么大，这么平整，这么照人硬像人的大镜子；怎的多，怎的不同样！看起来，真有点令人生气！」于是他就出了主意，叫弟兄们把铺地的毡子拿来裁成若干小块，一人得一块，用来垫着睡觉也使得；穿衣镜也可以照办，桌椅等没用，打来当柴烧。他的意思只是弄破了，大家玩不成。别的人虽不像他这心思，却总觉得把个好好的东西故意弄坏，把片乾净地方故意弄脏，把件有用的器皿故意弄来没用甚至把有的故意弄成无，原是顶好玩的，顶好消遣的事，所以到五月二十边，因为事情突变，致令他们仓皇开走时，这好好的一个阔公馆直变得成了一座破瓦窖，而且粪尿遍地，臭不可言。

事情之突变，是怎么样的呢？陈振武等在当时只听见同驻一城的某部大队，忽然派人把某部小队围着，将所有的枪支提去，将弟兄们的东西衣装都刮剥净尽，驱逐出城，这本是实事；而这一天，营长忽来一个命令将他们调到城外，他们正从容收拾之际，营长早亲身来到，仓仓皇皇的向众人说：「事情不好，快走，别人要来提我们的枪支了！」这如何迟得，于是他们便急急忙忙的开到城外，别的三连人也同来集合在一处，营长遂叫向丹陵这条路上开，有个连长诧异说：「现在丹陵县还在敌人手上，我们纵然要避免冲突，尽可以移住乡间，或开往彭山，为什么倒开往敌人那面去？」营长说：「这不用你们研究，我自有道理。」直到夜里，宿了营，众了方渐渐的晓得，原来营长已投降了敌人，要把他们拖过敌人那面去，据说一到那面，官长们都照例超升一步，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弟兄们哩，照例发三个月的饷，也可以超升官长，大家都没有违言，因为本是当兵拿钱的，管他主人家是那个。倒是陈振武稍微觉得有点不合式，便问张金山这可行吗？张金山笑说：「这是常有的事，大家看也看惯了；有啥子行不得！若是行不得，你看现在这些师旅团长，是因啥子功劳升起来的？就说眼前这几位大老板，那一个又不是这样出身的？我们倒也不望当官长，只要趁浑水捞些银钱到手上，快快活活的使他妈的一些时，就完了。」

不幸，他们运气太坏。中间有个连长是督理的卫兵升起来的，——就是质问营长的那个第四连连长，偏不同意，到半夜竟自率领起全连的人悄悄逃了回去。营长大怒，遂停住在那里，指派陈振武张金山他们这第二连去追赶第四连。陈振武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饭碗会这样的砸碎！原来我们走后，城里早派出一团人来追我们，路中遇见第四连，便

合在一处，迎着我们追来。所以我们这一连才追了十几里，两下就碰见了。这一场仗火真烈害，算是我会见机，看见我们这边的弟兄死伤得太多时——也由于那般娃娃太笨，一开火，只晓得埋头打枪，还以为同前两次的仗火一样；却不想这一次人家多我们十几倍，差不多三面都有人在攻打我们，我们又没有掩护，怎样不吃亏呢！不过我见机却早，到那时，我便把枪支丢了，子弹也丢了，恰巧我又伏在极左一个小山坡脚下，所以我就趁势爬上山坡，因为子弹来得凶，我晓得他们看见了我的军服，一到山坡那面，我就连忙把军衣脱了，只穿一件汗衣。把包袱挂在背上，军帽也丢了，只是军裤脱不下。因为我只穿了这一条裤，脱了便没有穿的，却不想后来竟自从这上面害得我几乎送了命。

「原来，我包袱里很有一些东西，坠得重沉沉的。我直向没有枪声的地方逃跑，心想还是回成都省去罢，当兵是险事，我身上有了钱，不如去做个小生意，倒还安稳。我一直跑了二十几里，到一个场分上吃了一顿出钱的饭，起身又走，问清楚上省的路，一口气跑到青龙场，天气黑了，我便落了店——一家流差店。不想刚进店房，就走来四个带刀的团丁，来盘问我从那里来，向那里去，姓名叫啥子，是做啥子事的。这就糟了，我想拉几句诳，也拉不出口，他们早一口说出：『看你穿一条军裤，脑壳上一条军帽痕迹，你不是逃兵吗？把包袱拿出来我们检察！』唉！俗语真说得好：叫化子丢了棍子便要被狗咬，我当了几个月的兵，只有人家怕我的，啥子团防，何曾在我们的意中！如今却没法了，该他们凶了，若果有张金山一路，他的法子多，说不定躲得过这一关，只我一个老实人，真只有让他们检察了。」

「你要晓得，团防同我们军队本一样的。口里说的检察，其实就是在想你的东西。不过我这一次，让他们把辛苦挣来的东西拿去，还几乎脱不了手，因为他们说是奉了命令专拿逃兵，一定要把我送到新津兵营去。你想，处理逃兵的刑法，我难道忘记了？说我不但是逃兵，并且是叛兵，只要审问出来，包管砍脑壳。当兵时，觉得死算啥子，一颗子弹打来，呼一声就算了；可是一脱了那老虎皮，就觉得怕死起来，你说怪不怪哩。所以我那时，只好把拉夫同占住民房之时听来的一些好话，都拿来向他们说了一遍，不行，下个跪，还是不行，哭着哀求他们，方放了我，叫我明早就走，不准在场逗留。」

「我这时身无半文，店老板不要我歇，我只好把汗衣脱下来向他押二百钱，又好好同他商量了一会，才拿了条破裤子出来给我把军裤换下来拿与他。到第二天清早出店，我那里还是陈振武，就比九个月前逃荒上省的陈老三还不如些，说起来真可怜！……」

## 尾声

作者以何因缘，竟能与陈振武在乡间一个野店中间，作了竟夕之谈，承他的厚意，居然把他数月的军中生活，不虚饰不矜夸的这样告诉了我一遍！照例我应该极详细的叙述一段，以便对读者表示，我这篇东西绝不是向壁虚构的。无如我把他的月谱作毕，业已手懒，而且也不愿再把这种底面的人生多污我快乐的读者们，兼之我的思维也不敏锐，陈振武如何告诉我，我便如何写，算来只写出了他几个月里的呆板行动，而一点没有从他的语言中

去作一番心理解剖的工夫，这犹之画了一个人形，绝未赋与它一点儿灵魂，使人见了，只感乏味，而不感兴趣，是一样的笨法。便这却限于作者的艺术与天分，没法求好的事，所以我也就不必再效西施之颦，于这尾声之中多所忸怩，来讨读者的厌。

不过有一事我须告诉读者，就是陈振武次日与作者作别时，作者问他以后打算做什么，他老实不客气，一口就答应：「还不是去当兵！」我从社会安宁与人道上着想，何尝没有苦口劝过他改行去干别的事，而不必当兵，我并且还替他指了许多路，然而他的主意已定，说：「我觉得到底还是当兵的好，虽说是苦，比起当加班匠就好得多。第一，穿吃两个字不焦心，第二，在营门以内受点长官的气，一出营门便只有别人受我的气，第三，找钱容易，单就我以往的几个月中而言，若我不胡使，不遭损失，好几百块是存着的了……你先生尽管说些道理，可是如今的世道如此，越守道理，越是吃亏，我们是粗人，只晓得趁着年纪快活他几年，以后的是非好歹，哪个管得……」

他是决意再去当兵的了，以后出处的情形如何，且等我有机会碰见他时再问，问了再写于诸公浏览。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 市民的自卫

张家公馆在这一条街中算是极有身份的地方，虽然张老爷在民国五年做了涪陵县知事，又做了一任开县征收局长之后，才回省买的这个公馆，论起资格还远不如罗家大公馆之老。但是罗家大公馆是著名的穷家，在街坊上并无特殊势力，每逢本街上有甚么应兴应办的事，在财神庙中开起阖街会议来，罗家公馆诚然也有人来参与，却多半说不起话，而在会议场中能够指挥舆论的，差不多只有张家公馆的人。

这一天，张老爷吃过早饭，正躺在鸦片烟盘子旁，展着一张报纸，随随便便的浏览长江南北混战的纪事时，猛听见街面上当当几下锣声，接着那打更匠遂高声叫喊起来，叫喊的什么，却因市声嚣杂，听不清楚。

这本是成都近来最常有的事：什么旅长要进城了，警察厅便发下一道命令，各街坊正奉着，遂叫那保存国粹的打更匠，沿街敲着更锣大喊：「警厅有命！今天某旅长进城！各位街坊把国旗挂出来欢迎！」或是某师长要出城了，也照样的要叫街坊把国旗撑出来晾一天。最近几个月，那国旗的光荣确乎发挥尽致了！

但是这一天，打更匠传锣之后，不多久复走到张家公馆的二门上大喊：「张大老爷！街

坊公请到财神庙会议！」

因为看门的顾老头儿给二少奶奶买东西去了，没有人传话，打更匠因才跑到二门上自己通传。这几句话也才能偶然直接的递到张老爷的耳里。张老爷把眉头一皱，将报纸放下，好一会才高叫了一声：「老三！」

老三者，张老爷之堂侄张小舟是也。现在充当着张老爷家里的帐房，又因张老爷自己懒得应酬，他的长子又在某师部充当秘书，不曾在省，次子年轻，还在学校读书，每逢有什么对外的事，总是叫老三去做代表。老三自从二十几岁就跟着他么叔在外面当书记，当科员；他么叔做县知事时，他就当庶务，在征收局中，他就当出纳科长，回省时，也不另自寻事，只在他么叔家每月拿二三十块钱劳薪。如今他已三十多岁，凡他幺叔的脾气，他差不多可以背诵出来，所以每逢出去当代表回来，总令他么叔满意得了不得。

张小舟抱着水烟袋急急跨进房来道：「今天街坊不知又因什么要会议了。这一晌的事也真多！……么叔有什么话说吗？」

「就是为会议的事。你去看看，若果会议的还是因为挖街沟的话，你告诉他们，多一文我也不出，许他们挖到我的地界上为止。我这房子的地基比别家要高三尺多，我还怕水淹吗！他们害怕，叫他们多出点。又要讲卫生，又舍不得出钱，还要议论我不顾公益！就作兴我不顾公益，看他们把我怎样！」

张小舟把烟蒂吹了，一面用铜夹子去挟圆盒子里的烟丝，一面摇头说：「怕不是罢！挖沟的事早已弄停当了，罗家多认一丈的钱，唐木匠多认五尺，就把我们这里不足的补够了。

今天的会议怕是因为别的事……」

「别的什么事？若不因为派钱，他们何必来请我们！如今这些也太不成话，做官不得清静是应该的，居家吃家也偏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来打扰你，动辄就会议，你不去还不行，三催五请的，把脑壳都闹痛了。」

彼此又说了几句别的话。张小舟又吃了几筒烟，将烟袋放在条桌上，从他么叔身旁把报纸拿过去道：「今天载了些什么事？」

他么叔烧着鸦片烟道：「还不是那些你抢我夺的文章！倒是城里近来越不像了，你看前天夜里，北门上又抢了两家，某条街上行人的衣服又被几个滥兵剥了去，妙在这么多的大人物都在省城，偏把这些滥兵没奈何……」

「那里是没奈何，不过他们都不想管，不敢管罢了！本来半年八个月的不发饷，每天只有几碗饭吃，他们怎么不出来乱想钱呢？」

「总之，现在越弄越不成世道！为什么要招这许多兵，口口声声说没有钱，但他们一买起田来，动辄就是一千亩两千亩！想我们在外面奔波了这么多年，印把子也摸过，什么事也做过，闹到如今，不过才积了这一点小家当，得一碗不焦心的茶饭吃，比起他们，真使人惭愧万分！」

他们的谈论要不是被那打更匠来打断时，一定还有点把钟的继续性。因为看门的顾老汉进来说打更匠又来请了，说众人都在财神庙专候这里的人去，便好开议。于是张小舟方慢吞吞的出来，回到他的帐房里，又喝了两口茶，才出门往财神庙去。

张老爷依然烧他的鸦片烟，一直把老瘾过足，方抱着水烟袋踱到后面厨房去做他每日必做的功课：察点炭烧了好多，柴烧了好多，油盐用去了好多，早饭吃的小菜还有没有剩的，毫不惮烦，就是顶细小的地方，也不必亲眼看到：只要有半点不对，必要打起以前坐二堂审贼的调子，一板三眼的吵半天。他那二媳妇的父亲也曾劝过他说：「亲家，你何必把有用的精神费在这些小事上哩！交把他孩子们管去，你也落得享享清福啦！」

他却一本孔孟之道的拒绝道：「不然，亲家，你我都是学优而仕的人。若果世道清平，你我一定出去做兼善的事业，虽不能说治国平天下，然而抚一县的黎庶，总还不负所学。如今既处在如此的世道，正是人欲横流之际，你我既不能出挽狂澜，作一个中流砥柱，而修身齐家这点工夫，又安可废！并且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又是我们幼而习之的。你亲家哩，有你这位贤内助在，自然落得享福，然而我却是老鳏，孩子们都年轻，底下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若再不亲自留心，我这点薄产，恐真撑不到闭眼睛的时候。那时，后人哩，叫他们以什么来做春秋祭祀之资？……」

及至他把齐家的工夫做毕，便又回到房里来做修身的功夫：再吃两筒鸦片烟，叫小丫头将烟行头收拾过去，他自己遂盘腿坐在床上，凝神闭目，做起在龙教门中所受的坐工来。据他自己告诉人，这也是圣贤仙佛明心见性之理，绝不可以邪说视之的；他现在已做到第二步，颇能见效，大约以后纵不能白日飞升，而长生却病，总可以操券而得。

修身既毕，他方咳嗽一声，伸腿下床问：「三少爷回来了不曾？」

早回来了，便进来向他么叔说：「原来今天会议的，就是因为近来城里滥兵滋扰，官厅

方面既然不管，大家便提议仍然将街团办起来自卫……」

「是吗？我就晓得是叫人出钱的事！办团！团有什么力量！不过每条街多钻几个借名敛钱的坏人出来罢咧！」

张小舟便也顺着他的口气道：「我也是这样说，他们刚一开口，我便说，办团是可以的，不过现在大家都是民穷财困的时候，若其要派多少多少的团费，这件事我首先就不赞成。我们的公馆，墙高门厚，底下人也有四五个，任凭他什么滥兵走来，我们并不怕。何况这里许多师部旅部，我们都有熟人，滥兵们难道没有耳朵？所以说到办团，横竖与我们无干，不过为大众的公益起见，只要派费不多，我们倒也可以尽力相助的……」

「你的话还得体。本来守望相助，也是圣贤之道，若一味的不睬人家，倒不是好事；少出几个钱，本可以的。但到底该出多少？」

「会议下来，都说出钱雇用团丁，是顶不可靠的，现在滥兵滋事都在夜里，倒是每晚挨家派一人出来守夜，并各把门灯点上，使街面通夜都看得见，滥兵一定不敢来的。其后，谭街正又提议，仿照去年的办法，各家多备猫儿棍一根，木梆一个，若是有警，一家打梆，全街齐应，除了守夜的专丁而外，每家再出一个，就把所备猫儿棍做武器，即使滥兵有家伙，我们人多势众也不怕他。我想这事倒是惠而不费的，便也答应了。从今夜起，大家就照办。」

张老爷道：「这个你却没有看清楚，依我想，倒是斟酌出几文钱的好，因为出了钱，我们便可闭门不管了。如今还得夜夜点灯，夜夜派人，我们的大门又雄壮触目，夜里不点灯，倒还不甚看得清楚，如今既照得通明，而派人出去守夜，大门又不能关锁，岂非更多事了！」

学优而仕的张老爷的思虑到底要比那当书记出身的张小舟绵密得多，张小舟起初只以为这种惠而不费的事，一定会被他么叔所嘉纳的，何曾料到此中乃有这么多的曲折，不禁就为难起来，迟迟疑疑的道：「这怎样好呢？早不答应倒好，偏偏那时又没有想到这一层上……」

张老爷道：「既已经众议定，我们也不好立异，只有照办就是，不过大家留心些。你这几天就不必回去，横竖有侄媳在家，你那两个孩子虽小，也还听招呼。我这里的人太靠不住，我又上了点岁数，照应不到，且等过两天，风潮稍平定一点，你再照常回去。」

张小舟岂不知道他自己的那个小家更须有个男子照料，况他妇人近来感冒病，还不曾十分好。所雇用的那个老妈，又太老了，尤其是他住的那条街又僻静，又杂，烟馆有三四家，平日就是一般丘八们麇聚的地方，在目前这个风头上，自然更加烂疮见酒一样，可是他么叔是他的东家，是他的饭碗，他历来又是言出法随的，纵然二十分不愿，也只好放在心里，所以从这晚起，他便留住在帐房里，仅仅写了个字条叫人送回去，说事忙，大概有几夜不能回来，叫他妇人去把丈母接到家里作伴，夜里早关门户，叮咛复叮咛了一番而已。

到星期六的下午，张老爷的次子，从学校中回来——二少爷的年纪已经二十有三了，并已娶妻五年，给他父亲添了两个小孙了，此时才在中学校第一年级读书。何以如此？这因为张老爷向来就看不起学校的教法，说太不注重国学；他的儿子须要多读几年的圣经贤传，以免将来变为礼教罪人。所以二少爷从八岁发蒙之后，便请起明师在自己家里教，一直读到十八岁，十三经毕卷了，御批通鉴点了两遍，时务策论也读得不少，提起笔来做富国强

兵论，或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经义，或汉高光优劣论，都斐然可观。他父亲便甚为满意，但是儿子是读通了，却做什么呢？从政吗？似乎还早，并且这孩子又稍稍中了一点书毒，不像是仕途中的人。他父亲因才决意要等他学学新学，他大哥早就颇以为然，曾力向他父亲说，现在世运如此，新学是不可菲薄的，学校是不可不进的，不然将来做起事情，处处吃亏。所以到十八岁，给他完婚之后，才叫他先去补习一点英文，数学，不料这两桩新东西竟自与他脑壳里的经啦史啦策啦论啦，大大的冲突起来；一连几次都被经史等打败，赶出脑界，不准去占一席之地。直到第二次细胞分裂之时，努了许大的力，那经史等旧势力才稍稍让了一点步，许外人进去辟港通商，而这位二十三岁业已娶妻生子的二少爷才于第六次投考上，侥幸考入一个中学校的新班，惊惶不可名状的同着小他十岁的一般同学们，去领受公民常识的新滋味。他因为要求学业的猛进，便坚持着去住校寄食，每星期六的下午才回家宿一夜——然后张小舟才得了许可回他的小家去。

就在这一夜，——后来张老爷曾慨然说是好像鬼神所定的一样，张家公馆派出去当值守夜的正是看门的顾老汉。顾老汉今年行年七十有五，比张老爷大十八岁的光景，虽然是扒土出身的，但七十五年的辛苦日月早把他的精力吸尽，到这时只给他剩了一张粗皮，几根硬骨头。这在前三年，张老爷出城扫墓时，看见他在路边捡狗屎。偶尔问起来，晓得他是一个孤人，不觉起了一点恻隐之心，遂把他叫来看门，每天有两顿停停匀匀的白米饭吃，每月还有一吊钱的工钱，三节还可得些赏赐，所以顾老汉常自己赞叹他老来运气好，而张老爷做了这件大功德后，居然就添了两个孙儿，也常自叹「报施不爽！」

入夜不久，街上还有行人，二更以后，便只有一派门灯，同三十来个守夜的专丁。他们都静悄悄的坐在财神庙的大门外，那里有七八个大灯笼，写着某街团防，桌上一座亮纱桌灯，写着严拿奸宄。他们中间年纪在五十以上的有七八个，都是各家公馆里派出的，年纪在十六以下有十几个，都是各家铺子里的学徒。这两种人在白昼都是极辛苦的，而且早晨照例天明就要起来工作，所以到这时，无论如何是要磕睡的。纵然为主人与师父所派，不能不离开温和的被窝，出来「自卫」，但是坐而假寐，是情理之所许。不过他们也并未完全把职务忘记，有时也睁着朦胧的眼睛左右看一看，把手缩到胸前的衣服里，耸耸肩头，把猫儿棍倚在桌子后的壁上。然而中间也有六七个中年人，大抵是一般做手艺的，既无徒弟可派，又没钱来雇人，只好自己熬着出来奉陪那老小两种人假寐。

快要三更的时候，顾老汉被夜风所袭，头一个便呛咳起来。咳嗽原也可以传染，尤其是在老年人丛中；所以应声而起的遂有好几个人。孩子们睡眠要沉着些，被咳声扰醒的，只有那几个中年人；他们遂伸了个懒腰，各把叶子烟摸出，凑在竹子的短烟竿上，就团灯的火接燃，聊以消遣一时的岑寂。

中间一个人忽然的愤慨起来，吐了一把口痰道：「他妈的；守夜！只是振我们的冤枉罢了！（振冤枉犹言设法陷害）白日要挣钱吃饭，天黑了还要弄来熬夜，再熬十天半月，就是铁打的好汉，也熬不住了。」

于是大家的言语便应运而生。大家都归罪于谭街正，说是他兴的这件事，「明天去问他个岂有此理！把我们弄来熬寒受冷的守夜，他龟子倒安安逸逸的搂着小老婆在房里睡觉！

他说的自卫，怎么他自己不出来呢！大家都是街坊，难道我们是他的卫队么！……」

要不是隔街的木梆声很骇人的敲起，他们这一番愤懑，恐防等不到明天就要爆发出来，酿成无产阶级的革命。

哔哔剥剥的木梆声中又夹着一派大喊「捉住呀！捉住呀！」的人声。财神庙前的磕睡与不平刚刚告退之时，本街上的木梆也应声而起。然而自卫的公约却不见实行，满街之上惟闻梆鸣人喊，什么猫儿棍啦，每家再出一个人啦，却或者因为准备不及，连影子也没有看见。财神庙前的老幼两派人早骇得四散；顾老汉战抖抖的拖着木棒奔到公馆门前时，大门业已关上，推也推不开，叫哩，里面的梆声打得比别家的还响，而且八九个人的声音，喊得似乎连喉咙都快要喊破了。顾老汉只好拿起木棒在大门上一阵打，这更不行，里面的梆声人声闹得越是厉害。

末后，顾老汉似乎觉得要进公馆躲避是不可能的，而性命又得顾全，他遂回头又向财神庙门前奔去，打算到庙里去躲。但是他走到街心，两头一望，依然除了各家的门灯通明外，并不见有什么危险，而且也没有一个人，都躲了。他慢慢才放大了胆，拖着棒走到街口，只见隔街的街坊都出来了。吵吵嚷嚷有说是滥兵抢人的，有说是捉贼的，到底不晓得为的什么，也不晓得第一下敲梆的是那家。顾老汉再回身走到本街，梆声已止，拿着猫儿棍出来的人也有了，并且也多了。众人见他从街口走来，遂都好奇的过来把他围着，七嘴八舌的问他到底看见什么。顾老汉本不是撒诳的，却觉得平平淡淡的说出，实在不足以满足众人的心意，于是他就闪烁其词的说道：「怕不是抢人的吗？」

一个小孩子插嘴道：「硬是抢人的，我从门缝中亲眼看见三四个滥兵，拖着枪从我们这条街跑过。」

「不错，似乎还开了枪来……」

四更以后，全街的言语便集合成功，都肯定的说：「滥兵在别街抢人，刚才进门，就被主人惊觉，爬上屋去，打起梆来。滥兵害怕了，遂四散而逃，其间有三个曾从本街上跑过，被本街守夜的打了一棒，这一棒是张家公馆的顾大爷打的。并且顾大爷还追了一条街，因为追不上，才回来了……」

舆论一成功，大家遂都向着顾老汉恭颂起来，顾老汉即便良心大现，想发一番辩正，说这是由众人心造的，然而亦势不可能。顾老汉行年七十有五，从未在众人之前受过这种光荣，现在遂也不辞不辩，一直到平明时，张家公馆开了大门，他迈步跨进之际，仿佛觉得果是自己曾打了滥兵一棒，而今是凯旋而归的了。

张老爷与二少爷皆一夜未眠，骇得了不得，及至听见顾老汉把他虚构成的功勋述了一遍之后，张老爷更添了一层证实说：「岂不是真的么！昨夜正打梆时，那般滥兵不是也来打过我们的大门！要不是我早吩咐，将大门顶上，大家在门里呐喊了一阵，怕不大吃其亏！」

张二少爷近来肯看报纸，知道昨夜这件大事，报上一定要登载的，恐防传闻失实，自已既是事中人，不妨亲自编一篇纪实寄去。于是费了三点钟的工夫，写了一篇市民自卫之成绩；不消说，在这篇纪实中还是用着流行的新闻笔调，街名是隐去了用的是某街，顾老汉的姓名更不好照实写出，怕的是滥兵们晓得了要来寻仇报复，自然更只是一个「某公馆

之司阍」一句代了过去。不过二少爷做议论文做惯了，临笔总不免有点煊染过度的地方；比如滥兵三个人，他一定要写十余人，本没有开枪，他一定要写鸣枪十余响，这也是文章的气势使然，要写顾老汉的勇概，在前就不能不把滥兵的声势格外写大些；所以一写到顾老汉舞棒而前时，那顾老汉的鸣咽咤叱，真有廉将军的声色：「连下数棍，皆中要害，滥兵等虽有犀利之武器，亦不得其用，加以阖街之木梆声及人众之呼号，势若山崩，故滥兵等亦只有负创而逃耳！」

这篇纪实，再次日便在本城几家报纸上披露出来。不到六天，外处的报纸上也转载了去，还撰了一条时评，说这种自卫法实在是顶好的，若各城市都能采行，「真足以寒匪胆而振民气，」甚至还说「民权之立，其以此为始基乎！」

差不多这竟成为风行一时的舆论，而造成这舆论之因子的顾老汉也得了他相当的报酬：便是张老爷叫帐房张小舟特提了两吊钱赏他，并免了他值夜的差事。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于成都状元街）

# 对门

石太太的丈夫在前曾奔走过好几省，似乎并未干过较大的事，携眷回到成都，不到三年便死了，这是前二年的事。

石先生辛苦一生，遗留给与他老婆的，除了自住的那个小独院——很小，只有五六间房子，及三十来亩薄田，以及放在亲戚处用一分二厘月息的六百块洋钱而外，便只有一些衣服古董。然而剩下的活口却多：一个十七岁业已成人的大女，一个十六岁也将要成人的二女，一个还在高等小学校读书的十四岁的儿子，叫大娃子，一个满九岁的三女，还有一个五岁已过的儿子，叫老二。产业如彼的菲薄，活口如此的众多，并且都是在分利的时候，所以石太太便往往在闹饥荒。

以前闹饥荒的时候，还有石先生的衣服古董变卖了来贴补，到这一年，凡值钱的东西已没有多少，而田上的收入几几乎连纳粮上税等等都还不够——近年来的世道不比从前，一年的正经粮税至少要上四次，而非正经的粮税，更月月都有。生活费用又比从前加高了三四倍，月间所入，哪里够敷衍，所以石太太到拮据过甚之际，往往就想到对门那一家，总是气忿忿的向她的小儿女咒骂：「就是你这些小杂种害人！不是你们，老娘也享福去了！」

石太太虽然行年三十有六，虽然随着石先生吃了许多辛苦，受过许多风霜，虽然从身上分泌出了五个孩子，但是你们看见她，总不能说她老了。一点也不，漆黑的头发依然可以梳大鬅头，梳时装的什么爱斯头，眼睛还是像清水碗里的两朵黑绒花，眼角上并没有起鱼尾，脸颊与牙齿自然还是当年的那样细腻，那样洁白齐整，虽是说比从前瘦些，黄些。至于她的身材本就颀长婀娜，谁说生过孩子的女人，身材就变坏了，以石太太来为例，可见那说话的人不是疯子，一定是中了洋人的毒的！她比不赢别人的或者就是那一双脚太小，然而端正玲珑，走起路来也得力，她自以为顶小的脚比那放得倒大不小的还好看。并且石先生也说过：「小脚走起来实在比大脚窈窕得多！」

她既有如此其佳的本质，而她自己也很明白，要是石先生不死，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处今之时与境，她又未尝学问过，你们又安能不体谅她每一想到对门那一家，而就要咒骂她小儿女一顿的行为哩！

本来，对门那位颜太太哪一样比得上她：虽然别人才二十几岁，但她也没有什么老像；虽然别人生得白胖些，但这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只要有那么好的境遇，她也未尝不可以胖；此外更不能比了，她的脸上可有那块钱大的疤痕吗，连粉都掩不住的？她的鼻子有那么又平又塌吗？她的嘴唇有那么厚吗？说到身子，那更是绍酒坛子底下长了两只猪脚！然而别人竟做了旅长的太太，还非常得宠哩！

听说颜太太的出身本不高，不但嫁过三次人，并且还当过两年的私窝子；可是旅长把她讨去做三太太还不到两个月，她就悄悄告诉旅长，说那个二太太的确同一个勤务兵不对

相，每逢旅长出门之后，那个勤务兵便溜回来，一迳到二太太房里，简直不避别人耳目胡闹。

你们想，旅长听了这番话气不气？二太太竟自偷起勤务兵来，这还成什么话！就说二太太不是旅长心爱的，把她舍与了勤务兵也罢，但是外人说起来，旅长的声名岂不糟糕；大概旅长也顾念到这上头，有一天，竟不动声色的叫这二太太收拾齐整，同他往南门外一个什么庙上去逛。到了庙里，二太太是遇神即拜的，刚刚向着一位不认识的泥菩萨磕下头去，旅长便把手枪摸出，向那云髻高耸，还剪着后刘海的后脑上只一枪，他的心事完毕了。然后，走出庙来，叫把那犯上的勤务兵捆上，气忿忿的只说了一句：「你好！」立刻就叫拉到田坝里枪毙了。据那旅长的老妈子向石太太说来，「真惨啦！连二太太的尸也没有收，任凭庙上的道士化了一副薄棺材，随便掩埋就是了！」

从此，那位三太太便独霸为王，因为大太太还在家乡没有来，于是她就自己封赠为大太太；把当私窝时所拜记的干妈认了亲娘，随时接来走动，尊之为外老太太，外老太太的一个十六岁亲生女，也照例称为姨小姐。在石太太的眼中看来，姨小姐还不如她大女体面，并且身材也萎琐，假使同那又高又大的旅长站在一块，怕还只齐到他的心口；不过很风骚，一到门口，总是同那几个年轻的勤务兵打打狂狂，两只眼睛总是同走盘珠一样的活动，听说不久就要变作旅长的四太太了。

颜太太天天都要出门，甚至晌午出去一趟回来，下午又走，或是夜晚又走。起初只是坐的是三个大班抬的拱竿藤轿，那轿竿真拱，颜太太坐在里头，差不多略矮的屋檐，还不

及她高。颜太太直挺挺的靠着藤轿的轿背，两手搭在两边靠手上，左顾右盼的实在威风；何况穿得又好，一天出三次门，就要换三次衣服，戴得也好，挂在胸前的珍珠项圈足有二尺多长，手上的金钢石戒指也有好几只，据她老妈子说，月月还要添新的。颜太太每次出门尤其令石太太心羡不已的，除此之外，还在那几个跟着轿子飞跑，大都十八九岁，又白净，又体面，腰挂手枪的勤务兵的身上哩。太太而带勤务兵，这是何等动人的事，而颜太太的勤务兵又都是特选出来的！听说其中有两个勤务兵，还能睡在床上替颜太太烧鸦片烟，旅长不但不敢干涉，有时回家来，还故意站在院子当中，高声大气的说一阵话，好让那烧烟的勤务兵得有迴避的时候。对于这件事，石太太又嫉妒，又替旅长不平道：「到底是贱货，那怕外面做得正经，转过眼，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是要偷人，也该悄悄的，何况她既拿这事害了二太太，自己就该正经些才对呀！旅长也太懦弱了，这个丑婆娘就把他制服下了，是我来，就不枪毙，也打你个半死，看你还敢在我眼皮下偷不偷人！」

是时，督理先生是讲究英雄的，不但自己讲究，并连他的几个太太也英雄起来，犹之贾宝玉先生所咏的「桓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一样，各位太太美虽不美，骑却是能骑的，射哩，现在不用了，所以督理先生有时骑马出游，几位太太也都驰骋以从。不但太太们能骑，就连丫头也从没有「上得马时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的怯态。一时流风所被，军官们的太太先就受了影响，所以颜太太便也养了一匹肥马，一天几趟，叫马夫牵到街上，由两个清俊的勤务兵把她扶上去，左右拥着大腿，从这头街口，到那头街口的习骑。起初自然骑不来，嗣后习了半个多月，颜太太就胆敢于独自骑着马走七八条街了。妇

人骑马，在成都实在算是创见，而且她们的骑法，又并不像西洋女人只斜坐在鞍子上的那样，她们硬是不客气的分开两条腿在骑，岂特一般讲风化的老先生们要议论为非法诲淫之举，就在石太太的眼里也颇颇不以为然，说是太不好看；但这是督理先生兴的，而实行的又是一般军官太太，老先生们敢出来哼一声吗，还不是同石太太一样，见了颜太太的老妈子还得稍赞一番说骑马果然比坐轿威风，好看，只有关了大门之后，悄悄的叽喳几句，使自己听得见就是了！

其后，成都的市政因督理先生叫办，委了个有力量的旅长当市政督办，又委了个自己说是在美国市政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当会办，于是就风行雷厉的办起来。其间最著成绩的便是所谓马路——国制三合泥刷平的马路。颜旅长公馆所在的这街，在几个月后，也修成了；刚成未成之时，有一个常在旅部走动的商人，便体贴旅长的意思，送了旅长两辆新从上海运到的家用胶皮车。这一来，颜太太出门御用的东西又多了一种：一会儿轿，一会儿马，一会儿车，比起来，坐车的时候似乎要多些。

颜太太坐轿骑马，都是在公馆里骑坐好了才出来，车，因为有几道门槛的原故，便只好先把空车抬出，到街心才坐。颜太太好像也喜欢这样办，或者因为一般寻常没有见过世面的百姓，每每当空车子抬出时，总要簸箕圈似的绕着呆看，而她能在众人极注意的眼光之下，带着勤务兵出来，跳上车去，高叱一声「走！」车夫便拉着车把，冲风奔去，使看的人都不胜其羡慕之情，足以增高她的荣华的原故。然而在石太太看来，却觉得颜太太只是特为显来给她一个人称羡似的，她说：「你看她上车时，总要把我们看几眼……好稀奇！

东洋车都没有看过吗，人家连马车还坐过哩！」这样，似乎石太太心里是不甚看得起颜太太的了，然而不然，石太太几几乎没有一次同人谈话时，一下谈到颜太太，她总要这样说的：「虽说人家出身不高，嫁给旅长是小老婆，可是人家也真享了一些福，死了也值得。」

石太太羡慕颜太太到十二万分，恨不得自已也去嫁给一个旅长，凭着自已的本事，包管比颜太太还高贵些，这是不消说了；纵说要替石先生守节抚孤，那吗，外老太太不是也够光荣了，颜太太的妈，就是一个好榜样！

颜太太的妈，是成都颇颇有点小声名的私娼，少年时候，很颠倒过好些人，那时名字叫罗蝴蝶；现在已是四十开外的妇人，因为三十以后便发了体，她的绰号遂也由罗蝴蝶变为罗胖婆。自她易名之时起，自已便不大应酬客人了，只替人当牵头，把自已的房子做成合欢之所。据说在六七年前，颜旅长还在当差遣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曾做过罗胖婆三四年的外宠．那时罗胖婆本不晓得他是英雄，所以赏识他的原故，绝说不上什么风尘巨眼，无非因为他是北边人，又正当年轻力壮之时，所以看待他，的确比别的面首不同。到上年，他忽然做了旅长以后，罗胖婆自已觉得岁数实在大了点，虽然还白嫩如昔，兴会也还好，到底不好去配他；但又怕他势迁情移，把将来的好处，送与别人去享受，因而才同她干女商量，自已愿升上去做外太太。这个办法，他干女同颜旅长自然很高兴赞同，不过颜旅长得陇望蜀，便也提了一个条件出来：一年之后，须将罗胖婆的亲女大姑儿拿与他做四太太，这何消说，自然也是恰如人意的要求，若是不同意，除非不是人。因此，外老太太与姨小姐所以在颜旅长公馆中，才有如此的威势：一出一入也是拱竿轿，人力车——外

老太太年老体胖，不能骑马，自是情理中事，姨小姐偏偏也不会骑马，纵然叫几个勤务兵拥护着她，但她总是一到马鞍上就狂叫起来，好几次把一街的人都惹笑了。——也有带手枪的勤务兵跟着。并且有一次成都的军政绅商各界开了一次很大的什么会，男女都有，去赴会的人不知有多少，督理先生演说，几位旅长演说，什么老绅士新学者演说，督理太太演说之后，颜旅长的太太也公然登台演说了一篇什么「女教与家政」，这不为奇，而最令石太太称怪的，就是颜旅长的外老太太罗胖婆也演说了来。石太太不禁叹息道：「亏这胖婆娘的脸皮厚，叫我来，真是没有那胆量。也怪了，那般人偏肯去听她说！」

外老太太既然也有如此的地位与光荣，所以石太太心里便常想：「能够当一天这样的外老太太也值得！」可是她丈夫的家声，与各方面的关系，偏如铁索一样把她绊着，不许她向这条路上走，所以她有时牢骚起来，不禁的总是这样说：「啥子亲戚朋友，真正你求起他来时，他连正眼也不瞅睬你，可是，与他们无干的事，他们偏又出起嘴来！要不是为着这般人，我早就把女儿们嫁给人家当小老婆去了。……其实当小老婆又有哪点不好，还不是那样又出得面，又气派，又享福的？」

总而言之，要不是下面就要叙述的这件奇灾飞来时，石太太希荣羡富的心情真有点忍耐不住了。

算起来，石太太羡慕对门颜太太的日子，仅仅达到九个月上，那红得像太阳，好看得像万花筒的颜太太忽然一天就不见了；外老太太，姨小姐，那个伶俐透骨的老妈子，以及那两个上下不离而最得宠的清俊勤务兵们都不见了。岂但人不见，并且若干的华美家俱也

白看见搬了许多新东西进去，而颜旅长依然在这公馆中出入。石太太诧异已极，用了许多方法，然后才从对门那个看门人口中辗转探听清楚。原来颜旅长的家乡太太早已来到成都，因为三太太不许大太太来同住，颜旅长只好另自佃了所公馆，把大太太同三个儿子安顿下来。却因三太太平日恃宠而骄，凡旅部中的下级军官以及旅长身边所用的一般差遣勤务兵等，若其因事来到公馆，必得先给三太太请安，若其不然，当面就要领受一顿臭训的。部中有些想升迁，想得好差事的人，因就特意的来巴结三太太，的确靠得住，于是在旅部中早就分了两派，而三太太一派的人遂成了众人的眼中之钉。又逢三太太极想给旅长生个儿子，到正月上九那一天，凡巴结她的一派人遂提议这夜给三太太送个偷来的檐灯去预祝，然而排场很大，费用很多，又不肯多挖腰包，却大锅下面，在旅部中派了一个均匀，早令众人大不愿意了；偏偏最近旅部中出了一个排长的缺额，许多差遣都在希望，然而获得的正又是为三太太所最宠爱的那个入伍不到一年，毫无功劳的勤务兵，这更把众人的不平激了起来。恰好大太太来了，这般非三太太党的人，便蜂涌而去附在这边。这中间的文章，更何消说，无如大太太是老实人，年纪也有了，绝非三太太的对手，自己愤气得很，于是商量之下，遂由大太太出名替旅长讨了一个年轻体面的四太太，顺便也带来一个候补五太太的小姨妹，比罗家那个更活泼有趣。不上半个月，旅长的心思早已改了方向然后三太太的劣迹才显著出来。据说就在这一天，旅长刚在大太太公馆的四太太房里起身之时，忽然一个勤务兵进来说，三太太得了急病，危险得很，请旅长即刻就过那边去；四太太毫不阻拦，

大太太也催他快走，马匹早已配好系在门前。但颜旅长刚进三太太公馆的院子，那个伶俐老妈子早在院子里慌慌张张高喊一声：「旅长回来了！」接连就说：「太太还没有起来哩！……」旅长已经诧异，及至走进房去，看见三太太正坐在床上穿汗衣——钢丝床，没有挂蚊帐的——而衣架上却挂了一件崭新的哔叽军服，绝不是自己的，再一看肩章，是排长阶级。旅长岂有不了然的道理？所以登时就变了脸色喊一声：「把手枪拿来！」但是勤务兵的手枪虽然送得快，而三太太的举动来得更其敏捷，早已扑到旅长怀中，把他的两只手都给他抱住。……

其下是如何的交涉，却因传言不详，看门的人只说：「手枪没有放成，三太太的头发齐根的剪了下来——大约是自剪的，旅长答应每月给她八十块钱，叫她当天就要搬往那条街新佃的房子里去住，有些家俱许她搬去，有些应该留着等大太太四太太来使用。」

哈！对门的这番变化，真无异督理先生一战而败，变为下野的总司令一样的大！这变化在身受的颜太太那面，不知有些什么感觉，即是在旁观的石太太这面，却觉得在心上损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事隔数日，她到底叹了一声：「总还值得！」

是时，四川情形大变，颜旅长早已带队出发，听说一连几个败仗，正不晓得是生是死。成都也正在赶办着旧的去，新的来的老把戏。城里乱得很，做生意的都关着铺门看热闹，而诸种热闹之中，再无过比石太太对门的新戏更热闹的了。

这一天，不过才吃了早饭的时候，天气暴热得很，火一样的太阳笔直射在三合泥刷平的马路上，又没有一点树荫篾棚来遮蔽，简直就像烈火地狱一般。石太太的院子门也人云

亦云的掩了半边，还留着半边，以便她一家人坐在那里看街。忽然的，眼睛一亮，她诧异的向她大女儿道：「你看，那不是罗胖婆颜三太太同她的小姨妹吗，她们来做啥子的？」其实还不只她们三个人，还有那个伶俐透骨的老妈子，还有两个面生的年轻勤务兵，还有一个穿青绸长衫戴草帽的男子，约有三十几岁，也是以前不曾看见过的。一群七个人，都从街口上走来，毫无犹豫的就向对门公馆中进去了。

石太太母女莫明其妙，还正在猜度之际，早见留守公馆的颜旅长的大儿子——才十四岁——哭哭啼啼从里面奔出，口里一面骂：「你抢我们！你打我！咱们瞧着罢……」遂飞一般的跑了，接着就见那个穿青绸长衫的出来，在一家木匠铺里叫了几个背东西的苦力进去，据他向围在公馆看热闹的闲人们说，颜旅长的确打死了，城里的兵都已开完，别人的队伍业经开到东门，颜家已经家败人亡，他的三太太来搬家俱的。然而这番话并不很确。何以见得呢？因为两个背子，一根挑子，才把许多粗笨家俱运出来，由一个勤务兵押着，不过才走得十来丈远处，就见那头街口上飞跑过来二十几个全武装的兵，声势汹汹的一迳奔入颜旅长的公馆而去。颜大少爷也带了几个穿便衣的大汉，手里拿着马棒跟踪奔来，首先就把背子挑子挡住，将那押东西的勤务兵抓来用麻绳将两只手反剪在背上，因为那勤务兵的口很硬，便被大少爷一路马棒打着，连同背子挑子依然押进公馆里去了。街上看热闹的人真多，都说：「原来颜旅长留守部的兵还没有走完啦……三太太也过于贪心了，这些破烂家伙拿来做什么！这次怕不免要吃点小亏了。……」

小亏么！我们看罢。

那时颜公馆里人声闹震了，最初只见那个穿青绸长衫的，草帽已不在头上，满脸的鲜血，从里面飞跑出来，后面两个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也追跑出来，口里吆喝着道：「还想逃脱吗！」一直追过街口，后来听说那穿青绸长衫的终于被刺刀戮死在别条街上。

接着，罗胖婆一群人都被兵队押出来。罗胖婆左腮上被戮了一刺刀，那伶俐透骨的老妈子右膀上染遍了血，小姨妹的右边颈项上也通红的；其中以三太太的伤受得最重：后脑上一伤，血把剪短的头发粘成了一片，肩膀上一伤，那血染在白沙衫子上格外的明显，大约有品碗大一团；因为她走路很吃力的，有人说她下部也带了一伤，但她穿的是青裙子，却不清楚，一到大门口，兵队便站成了两行，都在说：「就在这里枪毙了罢！」似乎三太太还在说什么，因为人声嘈杂，只听见她干妈带哭的声音大喊：「我的儿，你还要说呀！快跪倒，给各位求求恩罢！」

石太太从站在她门前的人隙中，果见三太太顶着太阳，跪在热得可以烫脚的街心上，一面作揖，一面磕头说：「我错了，我错了！」

假如你们只记得二十天以前的颜三太太，此时你们断不会认得这个跪在她以前上马乘车那地方的妇人原来就是她。因为，第一，她的头发剪去，梳得同男子们一般，这已变了个大样儿；其次头上，项上，手指上，手腕上又没有一点装饰，而衣裳也大不相同；再次，便是脸上不但没有脂粉，并且此时更青黄不定；而最大的差别，尤其是以前的那种得意万分的态度。而此时哀语求命的可怜样子。然而只听见那带兵的排长说：「不行，不行，非就地正法不可！」于是一个兵便扳开机柄，把子弹装进枪膛去。

石太太到底受不住这种激刺，便连忙把门关了，同她的儿女们躲到顶后面厨房里，大家用手把耳朵掩住。好半天，并未听见枪声，把手取开，外面业已静悄悄了。

后来，石太太才从左右邻居的口中听说，颜三太太到底被兵队押着走了，还有那两个勤务兵也押在一路；罗胖婆，小姨妹，以及那个老妈子，没人注意，大概是偷着回去了。至于颜三太太确实下落，那便成了问题，有人说那排长就是从前被枪毙的那位二太太的堂兄弟，那天替他妹妹报仇，把三太太押出城用乱刀戮死了；又有人说她并没有被杀死，是用了一千块钱赎出，回家去后因伤重而死的；又有人说她伤是医好了，因为颜旅长不但不替她报仇雪恨，反把大太太四太太大少爷等接到重庆，将侮辱她的排长升了连长，并且还写了一封信来骂她，她气不过便一索子吊死了。事情到底是如何的，石太太至今还没有打听清楚，只好成为疑案。

不过到现在，石太太咒骂起她的小儿女们来，口吻已经不像从前，有人说她心里那一点「值得」的念头似乎是改了样儿了。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脱稿于成都状元街）

# 程太太的奇遇

程太太之为程太太，不过是两年的事。当她二十五岁，和我们的程老爷在海国春大餐馆举行新式结婚之际，她差不多还是一个极天真，极活泼，而身材也是那样玲珑窈窕得简直像是一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小姑娘；一直到结婚后第九个月，他们的崇义出世以来，她才十分的发育了，似乎也高大了些，而瘦削的脸颊也凸了出来，并且也有了光彩，「丰艳」这个形容词，恰好用在她的身上。

程太太的生理生了变化，充实了，丰艳了，程太太的心理也生了变化，灰色了，颓丧了。

她是一个中途辍学的中等女学生，她看得懂日报和一些不大专门的杂志，她又有女同学的往还，彼此常常谈论着为二十年前的妇女们一点也不明白的事情和名物。所以她每次在高谈阔论之余，看见她那位那着两眼，完全表暴着不懂和惶惑模样的老祖母，她总不禁非常得意她是受了新潮流的洗礼，她是新时代的新人物，她有了崭新的知识，而旧日的规范自然是腐烂了的绳索。

但是不幸，她生长在成都，成都虽是一个极能迎受新潮的西僻都会，但凡上海北京有

一个什么新的运动，她几乎能从自然电波中把那新鲜的什么吸收过来，照样表演，而绝不要等轮船火车慢慢的给它运来，如像十年前的情形。不过在成都，最能迎受新潮，最能实验它的，多半是一般外州县到成都住寄宿舍的男女学生，而生长住居在成都的，终苦于那腐烂绳索的缚束，除非有绝大胆识的人，是不容易从他那不便的环境当中，挣扎出来。程太太自然不是这样想到那里，便能做到那里的人。所以她有时极度兴奋着，要拼着一切，步一步她那被人侧目，公然把头发剪了，毫无惭怍的携着男朋友的手，到公园里去吃茶喝酒的女友的后尘，而结果，还是被顾虑亲友们非议的心思战胜，只有怯懦的把那种欲望寄托到「等我将来嫁得一个合心合意的丈夫之后，再尽量的来享受那种自由幸福！」她蓄着这种似乎是极有把握的希望，所以只管家境不好：祖母是个老腐败，父亲偕着继母远在天津另立家门，而她弄到不能不中途辍学，甚至要做一件时兴的布衣裳，也得力费经营，她偏是无忧无虑，一有机会，她总要把她一得的新知识炫露出来骇她的祖母。

她虽然蓄有这个希望，但是一直过了三年，仍旧出于媒妁之言，才从祖母的口中，听到程老爷的姓名，说这就是她行将「仰望而终身者」。幸亏祖母还是一位懂事的老婆婆，不曾拒绝她的要求，慨然允许她先同程老爷成一个每天必会一面的朋友，让她自由去实验她的新知识：「先有友谊而后发生恋爱，先有恋爱而后结为夫妇。」她是反对包办婚姻制度的！

后来，她自己思索，只好怪她自己太没有经验，太容易动情，只管说是有新知识，到底和那没有新知识的姑娘们一样：着一个陌生男子一恭维，一诱惑，便不能自主了，自已拟定的步骤，等于一张白纸：友谊仅仅维持了七天，便超过恋爱的极峰，竟和程老爷偷偷

摸摸，实行了应该在一年以后才许可的夫妇的义务。这一来，就明知程老爷并不足以寄托三年前的希望，到底走上了这条绝路，还由自己怂恿祖母，把婚期提前举办。稍稍使她心安的，是打破了旧式婚姻的形式，而是坐着花汽车，在马路上驰行一遍之后，才到成都惟一的大餐馆海国春的新式礼堂中，当着一群男女来宾，和程老爷交换订婚戒指，并将各人的私章，印在五彩的新式婚书上。

程老爷是雅安县一个小小的粮户，早年住过学堂，和她结婚时，比她大十五岁，刚刚做过四十整寿。性情很是温和，没有一点上川南人的戆性，自己并不拿大，对什么人都是小小心心的。尤其对于妇女，百说百顺，并能体会妇女们的心情。举例来说，他和他太太刚认识的第三天，便约她到电影院看电影，出来同游商业场时，就送了她一瓶顶贵的巴黎香水；第四天同去看川戏，出来同游春熙路，又送了她一只新式手表，第五天同游公园，吃了晋龄餐馆后，又到马裕隆代她买了两双上海新到的金丝袜子；第六天同游望江楼，进城后又请她到一家大洋货铺去，看了一件时兴的印度绸衣料。而几天以来的谈话当中，不知说了好几百：「像你这样又聪明，又伶俐，又能干，又有学问，又热情的姑娘，我走遍三省，实实还没有看见过哩！」而态度又是落落大方的，没有半点寒伧卑鄙的样子。模样儿也并不丑陋，很红润的一张圆脸，配着一撇流行的小黑胡子；两只眼睛虽不怎样的活泼有威，可是注视着你时，终可以使你感到他的情意；薄薄嘴唇，常常噙着承迎的笑意，无论如何看法，也看不出他是个中年男子，得这样一个丈夫，本可以满足的了！程太太为什么在结婚之后，不到三个月，竟自有了颦损蛾眉的时候呢？

第一，使她颦眉的是丈夫欺诳了她，原来她并不是他的原配夫人！他的雅安老家中，现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前头太太，据说是有什么毛病，离了婚的。

「离了婚，有啥子把柄呢？」

「有有有！雅安县衙门里立了案的！」

「为啥还有来往？」

「这是她父母的要求，说，到底开了一次亲，准许她每月回家一次，来看看儿女。也是人情啦，所以我们也才答应了。不过我从没准她在家里歇宿过。」

「这些且不必辩，我只问你，为啥在我们结婚以前，你竟自把我瞒着？」

程老爷有意无意的一笑道：「你那时又何曾细问过我家里的情形！你不问，我咋说好哩！」

她何以在那时竟胡涂到连他的家事也不仔仔细细的问一番呢？她有理由，这也是她的新知识之一：「恋爱要纯洁，是不容有别的杂念渗入其中的，否则这恋爱便成为假的了。而且恋爱是超乎一切的，只有恋爱的对象，对象以外的一切，都应该打在计开之外，不许多所留心，否则恋爱就不诚笃，还会受不好的影响。结婚既基于恋爱，便只是两个人的事，除了夫妇本体外，还要问及其他的人与事，这不是太违反恋爱至上主义了吗？」

然而「我虽是不问，如其你真个爱我，你就该坦坦白白，把你家中的一切，完全告诉我呀！你既是外县人，我们又非亲非友，谁生来就晓得你家庭中的情形？如其我此刻不看见你家信，追问起来，你不是永远把我装在黑漆桶中去了？夫妻间连这种大事尚不使我知

道，你是啥子好人呀，我上了你的大当了！」

她到底这样抱怨出来，而程老爷的为人，自此，她便有点不信任了。

第二使她不得不颦眉的，程老爷并不是媒人口中所说的什么官，而只是财政厅一个中等科员。照当时一般的行市说起来，在许多待价而沽的女郎的帐簿上，军长师长是头等货，旅长司令是二等货，团长处长是三等货，参谋副官以及在军师部中顶有一个长字头衔的，也在二三等货中计算；至于所谓政界，县知事局长等，已是备考中的货色，厅长或许可以列在末等，科长以下的长衫人物，真如吴季子观乐，「自侩以下无讥焉」了。除非是真有见解的人家和女子本身，或者为环境和其他所限制的人们，庶乎待嫁的对象不是那些货色，而是平常的正经人。但这却不足语于程太太。

程太太因为看得太多，听得太多，曾经同过学的好些女人，以及亲戚当中三四个耳鬓厮磨过的姊妹，四五年间，几何不被一般有高大洋房，有雪佛兰汽车，——至低限度也是有全金什件的家庭包车的，——有成群的漂亮勤务兵的穿短装的朋友们收括了去。程太太以为：虽然名义上不好听，把娘家的姓冠上去，称为某太太，而其实是三姨太太，四姨太太，五姨太太，乃至第十几姨太太，但是「管他妈的！别人到底实受了！住的高房大屋，用的贵重器具，吃的珍羞美味，穿的绫罗纱缎，一出门，汽车包车，勤务兵簇拥着，是啥子威风！啥子气派！没事时，打场牌，千把块钱的输赢。大戏园影戏院随便出入，喜欢那个戏子，点折戏，出手一赏，二三百元，不在意下。当女子的，横竖要嫁人，像这样嫁一场人，也才值得呀！」

举眼四下一看，自己所住的只是坐西朝东三间简陋的厢房，——还算是好的哩，是一个比较考究的旧公馆的厢房，上有楼板，下有地板，雕花窗格，黑漆柱头，坚固的泥壁，年年刷得粉白，退一步的宽阶檐之外，还有两株西府海棠，几个盆景，靠着隔为独院的梅花砖墙，还有一排疏密有致的京竹。——房间里的家俱，虽是程老爷花了相当的钱，在锣锅巷买的楠木上等东西，到底不是洋式的。穿与吃说不上怎样阔，三元多钱一尺的料子，只能看见别人买；上馆子是难得以极的事，每天不见得便有四两肉，偶尔弄点好菜，总要自己动手；只用了一个老妈子，一个跑街打杂的小孩子，许多精细点的事。全要自己去做。只这些，一想着就气人了。嫁了人，几乎和没有嫁的一样！……

「唉！嫁人真不犯着！当姑娘时，管过啥子事？从早到晚，只顾得打扮自己，做自己的事。如今嫁了人，反而惹出多少事来，这样也找太太，那样也找太太，自己累死了，还要搭个老爷，要你来当心。像这样嫁人，到底为的是啥？有啥子好处？只图有个男人陪着睡吗？那些嫁跟军人的，不也有人陪睡。但是人家又做过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只要得了宠，男子还生怕你多做了事，把人累坏了，光是搓搓洗脸帕，还连忙说：「太太放下，叫他们搓罢！莫把你的手搓起了茧！」这不是我亲耳听见说的？别人就这么有福气，像我这样的嫁人，唉！……」

尤其使她丧气的，就是有时为了什么事，不能不上街。自己很委屈的穿着一身价值不高的衣服，——只管自出心裁的指导着大门外那个手艺有限的裁缝做得很时兴，很熨贴，在家里穿起来，颇觉称意，同院住居的几位太太小姐，也曾欣羡夸奖过。——坐在一辆寻常

人力车上，萎萎琐琐，凭着无力的车夫，低声下气的打着道歉的招呼，从人丛中，从车丛中，靠着街边走去，一点不惹人注意。而不远，必碰见一些光华灿烂的家庭包车，踏铃叮当的响着，车夫是健步如飞，跟着车跑的至少是四个年轻、壮健、标致的，带着盒子炮的勤务兵，而车上的太太，总是年轻妖娆，穿得出奇的华丽，半坐半躺，光看那气焰，就令人惭怍到了不得。倒是汽车还好点，只管气派更十足，挺立在两畔踏脚板上，耀武扬威，执着手枪，做出一种待放姿势的勤务兵，虽比跟包车的更多更横豪，但是汽车快得多，一冲就过，作兴里面就有什么入目刺心的女人，做着入目刺心的举动，到底看不十分清楚，而且汽车阶级，也到底太高了点，不是一蹴而跻的，反而不大使人羡慕得难过。

像这些享受举动，百不如人之处，犹可退一万步着想：「各人有各人的命！……命中注定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斗，一如祖母常常说的。」那便不必说了。或许也如祖母所说：「穷通否泰，都有定数，数来了，该你富贵，就门板也挡不住。瓦片尚有翻身日，一个人那里有不得意的时候！」那时，还不是可以照样来一套，说不定比目前那些被欣羡的还要加倍哩！「只要他运气好，一步升科长，二步升厅长，再一转转到军部当财务处长，可以委局长时。……」虽然看清楚了程老爷断乎不是那种材料，以他那言不惊人，貌不出众的样子来说，能够当一辈子科员，已算是他祖宗积德了，所以她才有第三种的颦眉。

程太太有中等女子学校未毕业的程度，自然除了日报和一些不专门的杂志，可以看得懂，即是带文学性的翻译小说，如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所出版的，她也大致懂得。尤其关于描写男女爱情的，除了细致的抒写心理部分，她有些弄不清楚之外，而行动部分，她

却完全了解。她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有新知识的女子，对于男女恋爱的方式，自然不是以前的红楼梦式，而是西洋式了。

西洋式是如何的？在她脑中具体的想来：两个人如其不见面时，该你一封情书来，我一封情书去，开头不是「买底儿」，就是「买搭铃」。一见面，该拉手接吻，行啦坐啦，都该拥抱在一块，彼此口头所说，自然是箩筐都装不了的情话。——照老年人和不懂情趣的人说来，便是肉麻话——一到街上，该我抱着你的肩头，你搂着我的腰肢，无论走到何处，公园也好，戏园也好，该紧挨着坐。如其在月夜，更该同到幽僻处，搂抱着谈心，女人把男子当成一条爱狗，男子对于女人则随时都要如疯如狂，听她的眉语，伺候她的眼波。这种情形，在他们未结婚前，倒仿佛有过。所以在与程老爷同游第三天，在电影院的包厢座中，当电影映到正热闹时，程老爷不揣冒昧的伸过手去摸她的手，她竟老实不客气的，把他的手紧紧还捏了几下。又当在馆子里吃酒时，程老爷借着给她点纸烟，趁势去吻她的嘴唇，她也并不躲闪，还把嘴唇撮成了一点，让他吸舐。他们曾这样疯魔似的，一切不顾，经过了一个多月打了折扣的西洋式的恋爱生活。是时，程老爷每天下了厅后，两个人总是在一处，说不完，道不尽，看戏游玩，买东买西，程老爷确也舍得使钱。并且每到夜里，应该走的时节，——不是他在她家里告别，就是她在他寓所告别。——两个人总是恋恋不舍，常常这样说：「等到结了婚，不再这样分手就好了！」

她从而想到西洋式的恋爱结婚以后的生活，一定更甜蜜了。至少也比结婚以前加上两倍，至少也可畅心快意恋爱一个淋漓尽致，总不像结婚以前那样多所顾忌。只管自己是新

人物，而所处的环境到底还带着腐败性，稍为太西洋式一点，个个都不免目笑存之。例如一天，程老爷来拜访，见过了祖母，便钻进自己的房间，将所买的一盒花手巾放在床前条桌上，叫自己去看，自己一走去，着他顺手一抱，恰就坐在他膝头上；他忘乎其形，勾着自己的项脖，便接一个响吻。这本寻常极了的事，而两个老妈子，混帐以极，公然在窗子外大笑起来。后来，又在左邻右舍，议论自己太不庄重；后来，当自己穿着婚服，披着白纱，同他上汽车时，门外看热闹的一般没见识的女人们，竟敢于窃窃私议是先奸后娶。

不想这些全是兑不了现的空头支票，程老爷根本不是西洋人，甚至不配是受过新潮洗礼的时髦人，才一结婚，便向她一本正经的数说起家务来。尤其混帐的，说是在结婚前同她玩耍，以及买东西送她，用的钱太多了；说是结婚时，因为她的面子，不免铺张过度一点；说是他的薪水七折八扣之下，实在有限，每年都要望家里兑来接济；说是他父亲是个老牛精，年来因为尽在接济儿子，已经有闲话了，况弟兄五人，田地收成有限，而苛捐杂税如此其重，要望家里大量兑钱，实在已难。一句话说完，就是现在已经拖了帐，此后的用度，不能不努力的节俭。还说是成都省城长大的姑娘不能吃苦，一礼拜吃两次肉好了，「在我们雅安，除非是顶大的大粮户，才能一个月打两回牙祭哩！」

这已经是劈头一棒了，以下自然全是折穿西洋镜的言行。老实说一句，假使程老爷稍为年轻几岁，他在新婚当中，至少也会发生一些自然的情趣；假使不是再婚，他也绝不是这样一个只在实际着眼和只为自己打算的人。他在物质的享受上，既不能使他的太太感觉满足，如其他有都市男子的聪明，他也应该想方法在精神方面，在情趣方面，在别的方面，

来使她快活，以弥补她力有未逮的地方。他到底是过了时的人物，到底田家的气性没有净化！所以到如愿以偿之后，真不能再昧却良心，继续他结婚前的那种连自己想着尚不免脸红的期骗手段，——他自己名之曰觯术，即吊膀子之土名，他的脚迹走过三省，关于骗女人他是精通的。——他的信念：凡是没有上手的女人，都是观音菩萨，她的神光，可以使你精神恍惚，你要得到她的垂青，势非至诚顶礼，香花供奉不可。在此期间，你切不可把你当作是你，至于身外之物，更不能计及了。但是，你只管放心，你花费了，是可以收回本钱的，如其好，还有三分以上的利息。这因为只要上手之后，女人便是你的了，那时，观音菩萨不尊不严，她的肉，她的心，她的灵魂，任便你要。如其不给你，仁慈点，丢了便是。即便是真正的观音菩萨，一入怀抱已是寻常的人间女人，何况本底子就是寻常的人间女人？鲜味儿尝过了还有什么可以流连？

两方面的思想行动，如此不侔，自无怪他们结婚以后，一个越热，一个越冷。冷的倒还是那么样吃了早饭就走了，纵然下厅得早，也要往朋友处竹战四八圈，或到茶馆里坐上一回，点灯之后，方施施而归；于是正正经经谈点家务，或则谈一点太上感应篇之类的故事；上床一觉，非到大天明是不醒的。而程太太则思前想后的只有叹气，只有颦眉！

她还有希望，她还不灰心，因为她在结婚之初已经有了身孕了。——她之怂恿祖母，提前举办结婚，也为的是此。——果然，天从人愿，可爱的儿子崇义，居然很顺遂的生了下来，多白多胖多么乖好的一个孩子啊！

小孩子虽不一定是爱情的果，然而的确是家庭的花：小孩子虽然能够分去父母间的爱，

但也能作为父母间爱情的锁链。即如程老爷之为人，一自崇义出世，对于他的太太，竟自有说有笑了，一下厅，也不大尽在外面了；雅安的钱，也说是常有兑来了。于太太的饮食，很是当心，看见太太亲乳的劳累，常说得用一个奶母。程太太因此不但得以生活下去，而且在第二年，还渐渐肌肤充盈，血脉荣华，好像花朵一样，孕育既久，忽然得到良好的气候，不由的盛开起来；脸颊之丰而且艳不说了，连眼睛也觉得更其明媚。程老爷有时忍不住的说道：「你真怪啦！别一些女人，生了小孩，就衰了，首先身体就要吃亏。我听见一些留洋学生说，洋婆子所以不大愿意生小孩的原故，就怕把身体弄坏。偏生你不同，生了小孩，反而无一处不比以前好看。啧啧啧！真怪！」

可是程太太的心境，不惟得不到安慰，反而更烦恼起来：「我既是这样的人，为啥前年会嫁跟他！」

一切都怪不着，连媒人，连祖母，都无责任，是她自己太无经验。她感觉她的新知识还不大够。

这是他们结婚以后，两年当中的第一回。程老爷从昨天晚上就说起了，说今天要带她到智育电影院去看卓伯林的淘金记。只管她近来对什么都不大起劲，都觉得是灰色，到底因为他说得闹热，而且又邀请得那么殷勤，似乎不便过于扫他的兴，自己也朝宽处一想，年纪轻轻的正好寻开心的时候，为啥这样抱着肚皮呕哑气？倒是乐一天算一天罢！

程老爷是回来吃的午饭，吃了饭还老早的时候，就催促他太太打扮换衣裳，说听朋友讲来，这片子太好了，看的人实在多，连外国人都有，今天是末了一天，如其去迟了，恐

怕没有座位。

程太太于是洗了脸，漱了口，就刻意打扮起来。

她好久没有这样打扮了。把齐眉的短头发从脑后分开，梳得很光，并搽了些还是新婚时程老爷特为她买的白站人头油，然后梳成两个辫子，再用白绒线束住发稍，分搭在两个肩头前面。而脸颊上，则淡淡抹了一点雪花膏；盖了一点红粉，用软心铔笔把眉毛画得黑而且长；嘴唇是胭脂膏子涂的，因为两年前买的口红已经用完。就这样不但程老爷在旁边笑眯了眼连连赞美着道：「活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那里像二十七岁当了妈妈的！」便是自己从镜子里顾盼起来，也甚为得意的寻思：「果然不错！果然嫩腼得多！这打扮真抬色！」不禁微微一笑：「今夜回来，身上又不知要收搅到几斤眼睛了！」

然而美中到底不足，衣服过于朴素一点，而且是便宜料子做的，太不配相；脚上又是一双过了时的青绒尖头平底鞋。程老爷只管说是只要人材好，衣服鞋子的好歹是没有相干的，可是牡丹虽好，总要绿叶扶持呀！因此，她把儿子崇义交给老妈子，再三嘱咐当心带领之后，偕同程老爷出来，坐在街车上时，她的心情终有点怏怏，简直不像镜中顾影之际那样的愉快了。

今天，真把程老爷破了钞了，他走进大门，竟自无二无疑的花了一块洋钱，买了两张包厢票。但也得亏，就是包厢已经是那么多人，他们还算是去得早一点的，而前五六排已是没有空位。虽然凭中头二三排尚没有一个人，可是二三十张藤坐椅全是扑着的，除了一块大的白纸标写着某师长某旅长定，还有几个穿着漂亮，举止自如，腰间挂着盒子炮的勤

务兵，跨坐在别人的椅臂上，东张西望着，替他们的主子保守着这些地盘，大有要是被人侵了去，他们是不惜以性命相搏的神情。

程老爷寻到靠右第七排上的角落边，有两张空椅子。只这两张，而接连着虽有四张地位较好的，也被人定了，白纸上写的是胡团长定。团长太多了，姓胡的团长，起码可以数上十个，虽不晓得到底是胡什么，总之团长就足够骇人了，即使没有勤务兵看守，便借十一个胆子给程老爷，他也未必敢侵犯过去。

他坐在顶里边，她便坐在他的左手。电影快开了，人来得越多，声音越是嘈杂。所谓胡团长——一个身躯高大，派头极其雄壮，约有三十几岁，浓眉大眼，满脸横肉的汉子。——也于此时，带了三个年轻而不甚好看，只是打扮得极华丽，态度颇为妖娆的女人，劈开人众，一面高声大气的指挥着三个女人这边坐两个，那边坐一个，他就坐在中间，才坐下，勤务兵已把绿色铁罐的纸烟递来，团长咂燃了纸烟，坐舒服之后，便前后左右看了起来。恰一眼，从他那右手女人的肩头上，看见了程太太。程太太本是好奇的正在看他们，不经意的和他眼光一斗，觉得太奇特了一点，便赶快缩了回去。恰好电灯一灭，广告片子已映出了。

淘金记确乎是一张令人笑得合不拢口的好片子。可是正看到卓伯林做梦的时候，程太太忽然觉得左肩头被人碰了一下。掉眼一看，不知在什么时候，胡团长竟和他右手坐着的那个女人，互相换了位子。他那壮大的身躯，满满的塞在藤椅上，似乎还不够，而右肩右肘还铺了出来，大概是无意的罢，一直侵到右邻的身上。

程太太心里已是一震，她不相信二十七岁当了妈妈的人，还有被人调戏的资格。她想，胡团长一定因为坐处不好，看不清楚，所以才掉过来的，这是偶然。「他们当团长的，三妻四妾，还有通房丫头，哪里会调戏到我们这等平常人。何况我已是走下坡的人了，当了妈妈的？……」

但是卓伯林正喜欢得把枕头里的鸭绒打得满房间皆是时，她证明了胡团长绝非偶然，他拍着腿的笑，而好几下，竟拍在她的大腿上。末了，那只肥大滚热的右手，公然老老实实的停住在她的左膝盖上，一直误会成是他自己的膝头。

她的心不由不跳动了，她的神智不由不有点昏昏了，她如此年纪，如此穿着，自己看来平常极了的，何以竟能引动一个团长？她果然还有惑人的魔力吗？她果然还有勾人魂魄的姿容吗？她的脸自己觉得有点儿发烧，并且不自主的伸手下去，轻轻的把那只误会的肥大而滚热的手掀下膝头。

但是，一霎时，那手又照旧的误会起来，并且肩头更靠紧了，耳朵边还吹过一阵纸烟气息，似乎是这三句：「你莫怕！……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她更昏迷了，卓伯林是什么行动，她已看不清楚。她只在打算，借个什么口实，和程老爷把位子掉一掉。她虽然不免得意她尚没有衰老，犹然引得动男子的心情；虽然觉得团长是可羡慕的，起码也比一个科员高到百倍，「如其当真被团长调戏上了，可就阔了呀！好衣服是有得穿的，金首饰是有得戴的，家庭包车是有得坐的！……」但是一阵哗笑声把她惊醒了，忽然想着他们的崇义：「唉！我到底是一个正经母亲呀！！」

休息时间到了，电灯一开，她首先看见的，就是胡团长一双眼膛微微有点浮起的大眼睛。他那威武不能屈的眼神，那，明示着一种不许人拒绝他的意思，而那三个比她年轻比她妖娆的女人，也都抿嘴微笑的看着她在点头。

程老爷似乎一切不知，只是忘形的笑道：「卓伯林演得真好！」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写于成都桂花巷）

# 胡团长本领真大

胡团长无比的生气，生气到见人骂人，见东西就想打东西。甚至连吴太太——娘家姓吴，虽是以次第说起来，是胡团长第四位太太，正名哩，该称为三姨太太，然而风气已经如此，女的都平等了，只管有个先来后到，而在同一丈夫跟前，还不是一样的女人？为什么还要依着旧日不通的礼教，有大有小，有正有偏，有先有后？我们一位讲新文化的军爷，把这道理看明白了，所以才造成了这种良好的风气，便是八个（当时是八个，后来增加到十四个）太太，一律平等各姓着娘家的姓，以示区别，这是何等的维新呀！——亲手端去的一碗冰糖哈士蟆，也不高兴去接，并且定睛盯着她那刚满十九岁，有红有白，青春弥漫的娇嫩脸子时，两眼睛里也那样的蕴着一种郁怒的威光。

他这情形，据他身边一个服伺过他三年之久的伶俐勤务兵骆占春说，只有两年前，他那顶头上司张旅长故意同他捣蛋，当集团训练时，要他每天早晨，亲自到操场督操，并且要穿军装，并且要天天到旅部去作口头报告，而军长尚未赏识到他，不曾把他提为独立团时，他老不服气，而又不能不听旅长的命令，而又不能像别的文人些，竟自挂冠而去，不吃你这碗受气饭，因而老不得意，曾经有七天这样的生过气。

但是吴太太才嫁跟他不到一年，自然不晓得他的脾气，并且不晓得他今夜因何一回来便如此的生气。她误会了，以为团长是因为她昨夜在王师长家打牌，输了一千七百多块钱，一直打到四更，才坐着师长的汽车回来的原故。

她把那盛着冰糖哈士蟆的五彩洪宪磁的汤碗，向中间小圆桌上重重的一顿。幸而这间卧室里一切都现代化了：睡的是铜床，坐的是钢弦椅，踏的是三百块钱一张的天津地毡，而光照全室的是五十支烛光的电灯。如其不是悬着的电灯，而是洋油台灯，这样一顿，包有跳起滚倒的可能；如其不得亏圆桌上铺有五彩的厚绒桌毡，而这洪宪磁的汤碗也一定分成几块了。

她本着这不到一年的经验，不惟不害怕他，并且也把那张虽不怎样美丽，到底娇嫩得可以的脸子，马了起来，瞪着一双细长而光亮的眼睛，一直冲到团长所坐的那张钢弦沙发跟前，气势汹汹的吵道：「你在发哪个的气？……噢！一次输千多块，就把你输心疼了！那你以后不要我出去打牌好了！……告诉你，不要我出去打牌，我就不会请些人来打？我偏要请！请王师长太太，请牛军长太太！打五千块钱一底的！我看你有好大本事不准我打！……」

「你发了疯吗？」胡团长愕然的把她瞅着。看那神情，的确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她，而同时，那眼睛里所蕴的郁怒，也消散了好些。

然而她还是不让步的踏着八字脚，两手叉在腰间撑着眉头说道：「我倒不发疯！我并没有一回来就气吁吁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人家有心有肠的把哈士蟆亲自经由煨好，亲

自跟你端来，睬也不睬人家的。人家错了吗？就因为这一晌手气不好，摸着牌总是输，今夜牛军长太太那么留法，定要叫打八圈走，我也不打了，老早的便跑了回来。你不信，你问骆占春嘛，今天是他同李茂成邬老么四个跟我去的。……」

胡团长经她这么一轰，似乎把原来生气的根由都忘记了，眯起两眼，一抬身把她叉在腰间的两手拉了过去，捏在自己冷而有汁的大手中，笑道：「你才没道理哩！也不问问别人发气，为的啥子，没头没脑就朝自己身上拉。再说啦，你这一晌就说手气不好，肯输，共总也不过输了三千多块钱，还不够我在鑫昌祥银号一场牌九。我脾气再不好，再小见，也不会小见到我的吴太太的三千多块钱上，何况输把王师长太太们，又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没回的！」

胡团长话是如此甜，声调又那么谐和，态度又那么亲热，所以吴太太也就软了，软到屁股一扭，像往常样，直坐在他的怀里，还把春天似的脸偎在他的胸前，好像吟哦似的说道：「那你为啥气到这个样子，为啥连哈士蟆都不吃了？」

「当真！哈士蟆呢？我为啥不吃！……」

伺候在房门外的骆占春，不待呼唤，已走了进来，——房间只管是砖砌的道地洋房子，但是习惯老不能改：五色玻璃窗上既没有窗帘，又没有窗帷，而有洋锁有把手的房门，是有门以来，就不曾被人出入顺手关严过，总是闭着一半。似乎必要如此，才可以不用叫人铃的了。本来，我们大部人的私生活，根本就用不着秘密的。——对直就把那洪宪磁汤碗，从小圆桌上递将过来。

吴太太抢着接去道：「我喂你。你快告诉我，今夜为啥子一回来就是气吁吁的，是团部里有啥子事情吗？」

「笑话了，团部里再有啥子大不了的事情，也不会使我这样生气啦！」

他半搂着她，一面吃着她用银羹匙喂到口里的哈士蟆，一面就毫不隐讳的把他今夜生气的原由，详细的告诉了她一遍。

好几天没有到团部了，想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依然从黄旅长家散了席出来，便带着勤务兵，坐着自己的包车，一窝蜂跑到鑫昌祥。今夜恰很清静，没有红宝，没有牌九，只有三桌麻将。太寂寞！太无聊！

感觉无聊的，倒也不只他一个，还有一位何参谋，一位马处长。都是三十几岁，功成名就，家里有着高房大屋，妻娇艳妾，手边上又有着上万的现钱，足以供他们挥霍，而又只晓得寻找快活，一点不明白人世间还有所谓痛苦的人。

马处长在省外去当过代表，在上海花过大钱，比起别的人，到底新式得多。无论走那里，一只雪茄烟老是含在嘴里，而讲究的是要喝洋酒，喝白兰地，喝口里沙，喝鲁姆，至于香槟和波尔多，更无论矣。若夫中国酒，白的就好到贵州茅台，真正的绵竹大曲，黄的就好到浙江的女儿红，重庆绝陈的允丰正，他也一样的要摆着头，下一个全称否定道：「都不能吃！都不能吃！」

关于酒，他只管如此崇拜外国的，这似乎颇富有国际精神了，然而关于嫖女人，则因

了语言的原故，他不但反对嫖洋婆子，并且不赞成嫖省外的女人，他不惜受朋友的嘲笑，自认是维持土货的健将。就这一桩，他和胡团长便顶顶投合了，钻台基，走私门头，他们两个几乎老在一道。

「胡团长，」他斜躺在一张铺有狼皮的藤长椅上，一顶青缎瓜皮帽歪戴在额角边，懒懒的把雪茄烟灰向地上一弹，很斯文的道：「场合既搏不成功，倒早不晏的，不如到韩老四那里，看看有没有新下水的女学生。」

何参谋也是一个高个子，脾气和胡团长一样的爽快，先就一个哈哈道：「老马的口胃，我委实不懂得，总喜欢要女学生。据我看来，女学生中间，好的真少，并且一多半是那样死眉崖眼的。……」

胡团长抢着辩护道：「何参谋是外行，你哪里知道，在台基上做生意的，有几个是中等以下人家的女子。要来要去，老不过一些下流东西，言语举动，比起我们要枪杆的，还粗鲁得多。要想掉一掉口胃，得几个中等以上好人家的女子来尝尝，这岂容易？倒有，但你得有人介绍，至少也得碰着吊膀子的机会。不过这不是顽货，不能由你要一两回就丢了，只要一上了手，她就得生死撒赖的嫁跟你。你想，我们家里已有了几个了，怎能一个月又再讨上一个新的呢？不说不人道，就自已也太打麻烦了。这既不行，只好要女学生了。女学生里头，差不多好人家户的女子就占多数，年纪又轻，人又老实，若是遇着出山货，那种羞涩害怕的样子，就够你尝味儿了；又没有病，花钱也不多，顶好就是没牵绊，要上几回，各自撒手，你不找她，她也绝不找你的。你想想，这比起花钱，又打麻烦的，讨一个正经

人家女儿，不就又方便，又省俭？……」

他不但原理精明，而且实证也多。并说起韩老四勾引女学生的手段，真是神鬼莫测，巧妙绝伦，差不多每半个月，她那里都有新货上市。只要你舍得用钱，一年里头，要找上十二个好看的原封货，也非很艰难的事。

何参谋到底不算顶外行，只是对于嫖的兴趣，要不如对于吃鸦片烟的兴趣之浓而已。既然三个人里头，两个人都主张走那条路，他又为什么不呢？他不是这样矜奇立异的人！

马处长摸出表来一看道：「时间都还早，把我的洋酒喝两杯再去。」

他的白兰地很是方便，包车车箱里随时都带有几瓶。

何参谋仅仅吃了一小杯，胡团长也仅仅三杯，就觉得很有意思，兴致更为蓬勃起来。临到要走时，他忽然想起正府街别有一家秘密台基，主持其事的，是有名的温二公主。她那里的货色，很有些特别的。他曾去过两次，是一个大公馆，地方幽雅，布置得也好，又疏落，又隐密，比起韩老四那里，显有上下床之别。他遂建议，先走正府街，包他们二人另开一个眼界。

只要有新可尝，还有什么商量之处？

他只来过两次，——自然没有带勤务兵，就此刻，彼此的勤务兵也俱各自打发回去了。他们到底还有点顾忌，不是可怪的事吗？——门牌号数自然记不得，就记得，然而在这又无街灯，又无檐灯，黑魆魆的街上，也断乎看不见的。何况两次之来，又都在打二更时节，和现在差不多。

走到街口，他遂叫车子停下，打在一家茶铺外等着。只领着何马二人，向右手人行道上，挨家挨家的找去。

一家黑漆门枋公馆，从二门的门隙透出一条灯光，照见大门外两只小小的石鼓。

胡团长站住了，把门内门外一看道：「像是这里罢？」

马处长道：「管他的，对直撞进去，就说会姓温的，不是哩，退出来完事，谁还敢把我们当作了撞门贼了？」

一进二门，两厢各是一个用梅花砖墙砌出的独院。左边独院里，只玻璃窗上有一点微弱灯光，很是清静，右边，则堂屋门大启，一派雪亮的洋灯光，从竹木间直射出来，并且一阵麻将声，搓得哗刺哗刺的响。

胡团长道：「错了，不是这里。」

恰巧一片女人的清脆的笑声，传了出来，笔直的钻进三个人的耳朵。

马处长本已车转身了，忽然向二人说道：「光听这声气，好嫩呀！管他妈的，从花墙垛中睟她一眼，也过了瘾了！」

三个人果就轻脚轻手溜到梅花墙垛下，从京竹隙中，望了过去：堂屋里果安了一桌麻牌，上头点着良济灯，桌上又是两只洋烛，搓麻将的是两个男子，两个女人，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穿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站在桌子角上看牌。

胡团长才一看见坐在上手的那个女人，猛的就兴奋起来，拿手肘把马处长一碰道：「就是她！我跟你说过，在智育电影院，我吊过她膀子的。……」

「那就走了罢，既然是正经人家，她又不肯拿跟你吊的。」

「不行！……假绷正经，非进去臊她一回皮不可！」

何参谋马处长全阻不住他，他很气派的把独院门撞开，对直就向堂屋走了去。

一眼看见他，首先惊惶失措，霍的站起来的，就是坐在上手打牌的那个模样长得确乎不错的年轻女人，而首先迎着他走来的，就是捧着水烟袋看牌的男子。

「先生，你找哪个？」

「生意好啦！凭夜深了，还有牌局！」他下流的这样说。

其余的两个男子和一个中年女人全站了起来，很是惶惑的样子。

「先生，你到底找哪个？」

「还要跟老子装疯？问问那女人，她认得我不？……不要跟老子东枝西梧的，赶快把房间腾出来，老子要在这里过夜！」

男子也有点忿怒了：「你弄错了人了，先生！告诉你，我们是好人家户，我也是财政厅做事的，你去打探打探，程科员是不是乌七八糟的人！」

事情当然一直闹到住上房的，住对门独院的男男女女，都跑了出来，全很愤慨的，一面向他解释程家是正经人，打牌的男女都是他的亲戚，一面竟有大声喊说他是流氓痞子，要绑了他送军警团去惩处。

得亏程太太的确认得他是团长，得亏何参谋的拉劝，而后他们才平安无事的走了，但是……

他把哈士蟆吃完，犹然气朝上涌道：「他妈的，老子在省城胡闹了三四年，从没有像今夜这样着人阻过兴，臊过皮，走出门老远了，还听见后面许多人在讥笑。依得老子的脾气，立刻带十来个勤务兵去，把那狗日姓程的抓了，把那婆娘搂回来，鸩它个稀烂。偏偏何参谋不答应，他说都是面子上的人，不犯着下这样毒手，一则财政厅长是本军的人，再则也怕惹起长衫帮的公愤，使军长难处。可是老子的面子哩，他龟儿，那姓程的和他的老婆，又晓得我是胡某人。这个仇若是不报，真使我胡某人太丢脸了，以后还好再在成都撒豪吗？」

吴太太哈哈一笑道：「我说哩，是啥了不起的事，也值得这样呕气。我看来，程家那婆娘，到底不是她妈的一个正经东西，光看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就是个吃货。不过还没有见过啥子阵仗，所以着你毛脚毛手的一吊，就有点炸了。只要你不要心荒，用点心机，我想她终会下水的。但是先说一句话，却不准你弄进门来。我不是吃醋，只是那种怪物东西，弄进来，没把我的东西打脏了。」

胡团长至此方抒了一口大气，搂着她一连亲了好几个嘴道：「不错，你说得对，我的乖乖；不拿点本事出来，胡某人还算一条好汉吗？自然不会弄进门的，我只是报仇，又不要她长远在我身边，你放心！」

到次日，只在军部走了一转，团部里坐了坐，他便只带着骆占春，一直到正府街。程老爷住的地方，他是记清楚了的，车子走过时，他才发现温二公主的台基，就在程家一排过去的第三个门道。

温二公主也的确算是一个尤物，快五十岁了，而在脂粉掩映下，无论如何，只看得出三十来岁。并且也真有能耐，她于胡团长嘱托之后，公然毫无犹豫的笑道：「办，怎么办不到，不怕她烈女贞妇，只要二公主打了她的主意，她休想逃出二公主的手板心。何况程家的那个，我早就留心了，模样儿既长得那么好，偏偏嫁跟一个四十几岁当科员的汉子，要能守分哩，还罢了，但是长得好，又聪明的年轻女人，又有几个是守分的？你团长的眼力不错，亏你瞧到了眼里。只是一件，事情不能太着急，至快也得有一个月的工夫。事前，还得请你团长花费点本钱。……这钱，并不是我使，还不是花在她的身上，看戏打牌买东西，那一样不使钱。我并且不能出头，还要另找一两个高手哩。」

她送他出来时，复问道：「事情有了眉目，我怎样跟你通信？你府上……」

「不必，我叫我这个勤务兵隔一天到你这里来一次听信。……他叫骆占春，靠得住的，我叫他穿便衣来好了。」

在等待期间，胡团长都还罢了，而顶着急要知道曾在智育电影院看见过的那个比自己还长得好，长得柔媚的正派妇人，到底被拉下水了不曾的，反而是程太太同性的吴太太。吴太太自己是胡团长的第四个太太，而同时又相与了别的几个男子。在她，就十分觉得，妇女天生来就是给男子玩弄的，只要男子的本领大，有钱有势，无论玩多少，都应该。而妇女本身，同时也该放出本领，抓住机会，能够玩几个男子就玩几个。她的妇女观历来如是，所以她自出嫁以后，她就看清了妇女是不该从一而终，被人调情时，不该自尊自贵。她以本身为主，认为一个妇人同时能被几个男子注意，被几个男子调情，这妇人就可贵极

了，她之出于拒绝，全是假惺惺。因此之故，她在智育电影院看见胡团长同自己掉过位子，挨拢去调戏程太太，她认为极对。程太太那样漂亮的女人，怎么不该着男子调戏呢？而看见程太太红着脸拒而不受，公然同她的男子掉过坐位，移开去了时，她认为稀奇。然而她总不相信当今之世，风流漂亮的年轻女人，真还有贞操。「如其真有贞操，我就算是贱人了，那咱使得！」

她怀疑了许久，如今程太太正被拉进了实验室，所以她急于要知道结果如何，她希望她的见解不要失败。

大概有半个月了，那夜，她又在王师长家打牌，虽没有输到一千七百元，但仍在打到快四更了，才坐着师长的汽车回来。

进房间时，一眼看见胡团长已裹着锦被沉沉的睡在床上。她一面凭着一个老妈，给她脱衣裳，一面便照常问询胡团长：「今天信息怎样，程家的那个？……」

胡团长半睁着要睡的眼睛，向她一笑道：「没啥说的，睡过两觉了！」

「噢！……」她高兴极了，把些衣裳乱丢在沙发上，穿着一件粉红里衣，一条短裤，不等老妈子退出去，一下就跳到床上，钻进被窝，把胡团长紧紧抱着叹道：「正派人！正派人！到底也下了水了！好人，快告诉我，咱个就同她睡了两觉？」

她的见解真不错，程太太到底跳不出温二公主的手板心，才几场麻将，几场春熙舞台的戏，几身值钱的衣料，程太太就动摇了，直到今天，公然答应再到温家打牌消夜。但是据胡团长说，她真没有想到在房里等候她的，才是他。温二公主原先向她说的，是一个外

州县的公爷，只玩一两天就要下重庆去的。

胡团长笑道：「才搂着她时，她脸都骇青了，光是亲嘴，也不依。后来我生了气，扯出手枪，温二公主又来劝了一会，才皈依佛法的同我上床睡了。只是初上床时，愁眉泪眼的老不高兴，直到半点钟后，才欢喜了，问我这样，问我那样。……」

「你也高兴了，欢喜了，所以才接连着又同她睡一觉。他妈的，假正经！这下该快活了！你遂了意，心上自然更有了她，从此，不消说，天天都要去了。像这样的报仇，才好哩！说来说去，占魁头的到底是她！」

「哈哈！照你这样说来，胡某人既着她臊了皮，扫了面子，还劳神费钱，拿魁头她占，那胡某人不是变成善人了？你只管放心，我不是傻子，我一定要同她睡觉，是为的出气，并不是喜欢她。凭她长得再好，如其一下就让我吊上了，像别的那些，我还可以高兴十天半月，睡厌了，把那几套把戏要过了，多赏几个钱丢开：既然使我生过气，那我便不能这样办啦，顶多再睡三回，我自有我的办法，到那时，你才看得见胡团长的本领，着实大哩！我这个人不是可以随便得罪的！……」

「把你的办法先告诉一点跟我听听看，好不好？」

「天机不可泄漏。」胡团长狡猾的一笑。

「唔！你硬要告诉我！」吴太太直是这样撒娇的在他怀里扭来扭去。

胡团长毕竟忍不住，只好凑着她耳朵说了一番。

「噢！你这办法也太毒了点罢？只要把她的面子臊了，也够了，何苦还叫骆占春去干这

没良心的事。你就不怕报应吗？」

「哈哈！到底是婆娘家，心慈面软的。我们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怕啥子报应，要说报应，我带的过也多了，报应不到这一桩。要说专报应这一桩，我没儿没女的人，也只有你们几个吃亏，还不是和我没相干的。……」

胡团长本领真大！他说得出，做得出，这件事果就如其所欲的做了。而骆占春才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小伙子，居然见色不迷，不辱使命，无怪回来销差时，胡团长竟越级把他提拔到团部里的上尉副官。

这事，当时在成都传扬的，只晓得程科员的太太，因为不安本分，着一个坏人刁拐走了，连她的丈夫，连她的才满两岁的儿子都抛弃了。

事隔半年，有人从重庆上省，追说起来，方才知道程太太是被一个当勤务兵而假装营长的人，从成都把她拐到重庆，一直价卖在金沙岗的一个娼寮里。

说话的是程老爷一个朋友，曾经在他家里走动过，说，看见程太太的那种可怜憔悴的模样，你绝对不相信是她！

然而程老爷敢怎么样？还不是只好照样咬紧牙巴，从而否认说：「哪有此事！内人委实是病故了！」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写于成都桂花巷）

丛书选编/王 彬
责任编辑/奚跃华
总体设计/王 堃
封面设计/原 野
蔚 明